顏氏家藏尺牘

附氏姓考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顏氏家藏尺牘

附姓氏考

(一)

顏光敏輯

本館據海山仙館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顏氏家藏尺牘

顏氏家藏尺牘序

鱗鴻雅藻。自昔延芬。溯厥源流。或以書法傳。或以文字著。傳書法者。肇鍾元常。而極於二王。著文字者。昉李少卿。而盛於六朝。歷今二千年。世俗競尙。有選本。有專集。有駢儷。有散體。各臻超妙。如度木鄧林。販繒江市。美不勝收。此曲阜顏氏未信堂所藏尺牘。裝池凡三十四册。題跋一册。姓氏攷二册。皆一時名卿碩彥。英詞妙墨之所薈萃。蓋以書法傳者也。余藏之海珊山館。歷有年所。將持以贈友人。爰錄其全文。都爲四卷。附姓氏攷一卷。彙入叢書。以備一種。是向以書法傳者。今又以文字著矣。集內計二百餘人。當其含毫飛翰。結想停雲。或經緯文明。或商榷今古。或情致委婉。或寄託遙深。或旋斡而爲功。或剖析以見義。或掞張乎風月。或舒嘯乎煙霞。窺一時交際之隆。覘四海人文之盛。於以曠晤前賢。旁參故實。疏瀹靈性。蘧軒逸情。亦開卷之一助也。至諸公事迹。見於姓氏攷。裒輯始末。詳於題詞。披覽足悉。毋重贅焉。

道光二十七年歲次丁未春正穀日潘仕成謹識

顏氏家藏尺牘卷一

馮太傅溥

前承大翰。已有小札奉復。想久塵記室矣。不佞以耄年久病。復荷簡命。謬主文闈。惟恐負其任。當斯時。細心外出。慎重

注念。裁答稽遲。以無人索回字。且值不佞匆冗無暇。晷更衰老忘事也。惟照不一。賤名另具

遠承芳訊。足紉不忘。兼領大杯之惠。謝謝。衰病相仍。未能脫離塵鞅。日望鋒車至止。從吉在何時耶。近吳逆已亡。休甲有日。且海內人文。雲蒸霞蔚。鱗集京師。眞千古盛事。惟祈台駕速發。馳驅王路。共襄太平耳。冗次率復。不盡欲言。

龔尚書鼎孳

奉別經年。圖晤不遠。茲偶值程舍親回里。取道金陵。喜得藉爲鱗鴻以通芳訊。故跫然而治一函。舍親誼在水乳。倘蒙進而教之。弟與有榮施矣。馮池主臣名單具。

曹侍郎溶

歸讀大集。沉雄傑出。直欲囊括千古。壓倒時才。小巫爲之心悸。然疲懦有所激發。亦將力索枯槁。仰繪日月也。里人范成閒。從弟至此。書畫十數種。足充清玩。其人樸實無文。以法鑒定價值。當奉教惟謹耳。餘留

面罄。

近代史書邸鈔之外。以必家乘爲憑。昨誦雄文。甚爲忠烈生敬。完上附謝。弟溶頓首。

葉尙書方藹

終年碌碌。未獲時候孝履。忽辱大教。注念殷殷。媿荷交幷。曷可言喻。拙文鄙僿無似。深懼上玷名賢。有負仁人孝子之託。乃蒙不棄。採而用之。益不勝其悚仄也。使旋匆匆。率勒奉復。伏惟垂鑒不一。

比承老先生來訊。審知孝履安善。甚慰。委撰先公墓表。久不報命。非敢忘也。懼一時草率。無以副仁孝之意也。旣又思之。世之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爲之言。然後其言信。夫所謂能言者。非獨學問之博。而文詞之美也。惟其是非好惡。一本人心之公。而不狥時俗爲去取爾。藹之學問荒矣。文詞陋矣。獨其硜硜之鄙。不敢背公道而輕狥時俗。則幸自反而無愧焉。然能言之人。不常有。而可言之事。又不常遇。生平讀書。見古人忠孝大節。必爲咨嗟涕洟。稱道誦說。況同吾世有至行卓卓。如先公者。又辱其後人不棄。命操筆紀其事。豈非踊躍恐後者哉。竊有一言。不敢不奉陳者。昔年河間之破。實因王師再入關。而行述中。但云幾南亂而已。竟不言其亂爲何。則使後之傳忠孝獨行者。何所據以成信史也。從來兩國兵爭。仁人志士。舍生殉義者何限。前朝之節烈。獨非本朝之深嘉尙者乎。亦何所諱也。輒以鄙見摭實書之。謹錄藁一通寄上。至於識慮淺闇。詞不稱意。有負所委。忸怩亦何可云。伏惟垂鑒不宣。藹再頓首。

高侍郎辛允

承垂注已佩德矣。此謝。諸凡幸自愛婆心。區區不盡。

劉參議思敬

昨晉拜時。遇一舍親。泊河之干。未防船滑落水。衣履盡濡。是以踵門弗便面晤。深以爲歉。舊日筆墨所記。偶相知者。刊一種奉公暇寓目。尙未印行也。有未當。幷希商示。以正其訛。至感容再面悉。名單肅。

劉考功體仁

使車駐山水之勝。勝友必多。朝夕得佳句。所獲已侈。不必更問阿堵矣。弟汗漫江南。自春抵冬。今始返棹邗溝。然不敢入石門一步者。恐客多無以應也。耑价代躬走賀。兼有恃誼之懇。春初在江甯。物色得一二人。尙可供書卷旁頤指。今欲北歸。勢不能緩。而力又不足。倘老年親翁。假以一數。吾事豈不大濟已乎。密之。不須向人道也。明歲二月。當再晤以悉。弟昨在吳門。乃聞孔親家至舍。而弟失候。至今耿耿。近況各何如。幸示爲慰。弟吳江一路。頗有所作。匆匆不及繕寫。容他日請正。

阮亭冒雨見過。念吾脩來當共談。幸惠然卽至爲望。脩來先生。小弟體仁頓首。

沈侍郎荃

金馬追隨。渥承雅眷。暌教未久。頓易星霜。伏諗兩年翁。秉濬沖之至性。篤我蓼之深情。雖備極哀榮。而依然孺慕。弟以塵韁碌碌。未遑耑泐。蕪緘。一慰孝履懷耿之切。與日俱長。茲敬捧瑤華。兼拜隆誼。仰惟摯愛。

不敢言辭。大老先生。穹碑題字。謹如來式。盥手以書。丙舍題額。亦率塗附交來使矣。但中間款項。或有未妥。并立石年月。或秋或冬。未奉確示。另備數字。屆期酌配何如。匆匆布復。並謝至意。憑楮神馳。弟荃再頓首。

昨逐隊而行。未免困頓。一應交際之事。尚覺疲苦。以故咫尺衡宇。而猶未敢趍叩也。舍親咨文已送到。聞旦晚尚須題請。不識何時可以咨入成均也。伏懇留神統俟面時。九頓不盡。

聞咨送之文。昨已用印。感荷至誼。曷有極也。薄犒一緘。聊爲尊伴煙資。并照不盡。

所事聞農部已咨發貴衙門矣。闈期在即。顒望台慈。多方噓護。早賜允咨。感不獨舍親一人也。諸容面頌。弟荃頓首。

茹凡所託。承老年翁台諭。即欲爲之作札。所有委折。竟爾忘却。望再詳示之。不一。弟荃頓首上。

虛火上攻。頭面作腫。即靜臥尚不能支。況有筆墨事。紛紛未了乎。悶極悶極。顏年翁七律。高華秀朗。正如瑤臺嬋娟。見者皆知其妙。不止格律之精當也。二札已題。率復。先君子崇祀。欲求顏年翁佳作增重。不審可許我否。門年家弟荃頓。

奉別未幾。頓移時序。還老入都。不識曾道及否。弟輩黽勉從事。幸已告竣。所拔者。皆潛處力學。單寒孤苦之士。想老年臺早已悉其大略矣。今因解差之便。遣奴入北。總仗留神照庇。目下尚有正事未竣。來月初當返敝鄉。長至前即束裝。歲底可握晤。以罄積懷也。憑楮切禱。來僕甚蠢。諸凡望爲周全。切祝切祝。貴房

師伯老。此時想亦未回。回時幷致意。外附闈墨拾册。奉覽。

鑾坡奉別之後。復感寒伏枕。駕過失迓。委册亦稽報命爲罪。茲耑伻上繳。乞賜察收。聞大集已付剞劂。何時得惠教也。附訊不一。弟荃載頓首。

繆侍講彤

瓜步道中。過承惠恤。故人之誼。令人銘刻。歸來忽忽三年。不及以尺素候問起居。殊深懷想。令叔岳孔先生。遠臨敝里。得接手教。知近履佳勝。承台委。竟作子虛。人情薄於秋雲。而令親不無金盡裘敝之歎。在弟處那移貳拾餘金。稍資行李。然而困頓極矣。瀕行草此。數行奉復。臨楮翹企。

好雨生涼。儘堪劇飲。明日候車騎早過。千祈攜綠綺來。一踐疇昔之約。兼可爲弟驅病魔也。望望。弟彤頓首。

承諸位年兄盛意至。再敢不祗領。惟日內炎風正暑。斗室促坐。無可爲樂。略微娛雨新涼。當以浮瓜邀快談也。率此容面罄。弟彤頓首。

一飯草草。甚以不得罄歡爲悵。尊分萬不敢當。併祈一一致之諸年兄。鄙衷昨已面吐。幸有以諒之也。率此不一。

伏枕偶得二詩。書呈大方郢正。興會必佳。得賜和教尤感也。修老年兄。弟彤又言。

昨候起居。不得面侍色笑爲快。卷在何日解科。望年兄敕使一諭經承。恐駕回則于君卽謝事。又需有待

也特此再瀆。專候明示。弟心肅。

昨承賜顧。未獲趍謝爲罪。新選同人。向有公酌。不知近尙舉行否。如無。則年兄必有專席。弟以欲附賞合行。未識可否。望示下。諸不一。

梁師伯於廿四日行。有啓卽可附去。同人公候。甚爲切當。祈年兄卽作一稿。付弟謄寫。與來价可也。弟連日賤體病極。非敢於方命耳。率復脩老年兄大人。小弟彤頓首。

弟因歲事。倉皇拮据。略無寧晷。實不能操管作駢句。轉懇一友捉刀。以應臺命。苦不能工。惟年兄名手。點易用之可也。率復不一。修翁年長兄弟彤頓首。

弟有許語。欲奉商榷。特走候不得一晤爲耿。過三日。當再圖過訪也。弟移寓在東首打磨廠。眞君廟對門。夏舍親相隔十里。會面爲艱。奈何奈何。年兄諸凡行止。有便幸以尺一示弟。千懇千懇。修老年厚兄弟彤啓頓首。

刻下在此候一回信。不得走高軒。約在明午後趨教也。特此先覆。弟彤啓頓首。

度歲碌碌無停晷。不得走晤爲快。尊章遲閣良久。可勝罪歉。值此心緒匆忙。勉就一面。請教。餘竢春明。一補過堂聯書梁夫子句。想定有當尊意也。脩老年兄弟彤啓頓首。

徐尙書乾學

久疎教言。時切瞻企。偶於啓奏時。一晤芝宇。又勿獲暢談。乃朝夕鹿鹿。良覿頗稀。悵歉曷極。玆有至親姓

名。仰懇知屬。瑣瑣可鄙。然有不得不爲轉煩之苦情。輒敢恃愛奉瀆。伏望俯俞。具感高誼。倘老世翁未能全允。或將其一轉托貴同人。必期有當爲禱。湖上隆情。尙未奉報。至今耿耿。然中心藏之。無日敢忘也。原欲走叩面懇。恐不相值。耑此布瀆。臨啓虔悚。

前慢甚爲歉。舍弟咨照已領入。特囑致謝。忠義卷目。幷四書解四種。奉上。諸容叩悉。不具。侍乾學頓首。

郝尙書惟訥

曩獲朝夕聆教。幸寡愆尤。別後典型日遠。莅事維煩。以庸拙之夫。處艱劇之地。將來不識作何稅駕也。正愧未達數行。虔訊孝履。忽承台翰。意氣懇懃。把讀再三。殊增感激。迨跪展太老先生傳銘。盥漱細誦。允堪革薄起懦。百世猶將賴之。奚止裨一時之世道人心也耶。東望泥首。莫知所頌。肅此奉復。臨池悚切。

相去千有餘里。歲華屢更。雖彼此神依。非山川所能間隔。而握晤維艱。無日不惓惓於懷也。接台翰。恍如面承。稍慰積愫。弟向以宂病之故。已苦支離。近復多所不堪。更覺頹憊。而不能自解。惟望高賢到署。得奉指南。幸老年翁善自頤養。早命鋒車。無使弟輩久爲引領也。辱委尊箑。弟素不能書。稍遲容覓人代揮寄去。虔勒附復。臨穎瞻溯。

吳侍郎元萊

一別數年。時深懷想。昨聞旌節入長安。弟以外吏勞勞。匪朝伊夕。覺人事過疎。而功令是凜。遂罪積如山。莫可逭也。老先生寅年臺。或亦諒其生平。而不加督責耶。遠承手諭。如對芝眉。復荷渥儀。安敢濫拜。唯心

銘良友之至愛而已。別諭自不敢勞台慮。此弟所藉以安靖地方之賢技也。況叨梓里乎。敬聞命矣。匆匆不及多緒。容面再佈可耳。臨啓依切。

容臺共濟。雅賴同心。素旆言旋。未遑馳送。迄今耿耿。老年臺。情纏孺慕。至性過人。不肖深以爲念。頃接手言。得聞孝履。遠懷差慰。太老先生。純孝天成。人倫師表。垂諸史册。照耀千秋。承頒墓表。兼以傳辭。讀之肅然起敬。但天不慭遺。彌增哲人云萎之歎耳。不肖逐隊碌碌。寸長罔效。引退難言。忝竊滋懼。未知年翁何以教我。豚兒僥倖。非台庇不至此。伏蒙垂注。感荷無已。硃卷呈教。郢削幸甚。臨啓瞻馳。

孫侍郎承澤

秋霽可喜。吾鄉之災。貴縣稍輕。家中有人來否。知闔宅納吉也。出署後。乞時過一譚。寧兄事若何。此時或無暇及此也。不盡。澤頓首。

連未得晤爲歉。七日齋中淪茗小譚。乞爲約譚舟老同過。前評宋大家文。極爲痛快。欲續爲商榷。竚望竚望。

昨校定晦庵先生極其精細。已一一改正。再以第二册奉覽。幸即賜還。理學先生詩。晦庵下惟劉靜脩先生極工。已選定。繕將完矣。寧有近息否。承澤頓首。

久未奉教。殊切耿耿。近養疴西河水次草廬。尙約年翁小譚也。爛麵衕衕。有小房一所。頗堪居停。今年欲蓋中層。不與人住。以西向。日者言宜明歲。敬借光移居。不必論租。前已面言之矣。不盡。澤頓首。

惟老年翁劼勵在公。今已及瓜。寬大廉淑之譽。浹於遠邇。喜可知也。不肖近來閉門益深。自年翁行後。杳無跫然之音。故懷思倍切。非可言喻。年華日暮。而咿唔之志不衰。諸經俱有註解。現在註儀禮五六尺間。可卒業。苦長安無經學書。承教代爲南中收買。此莫大之愛。謹開一單。乞留神重價購之。抵都一一奉上。使旋匆迫。肅此代候。願言不盡。

法方伯若眞

老年翁報命榮歸。竟不能一尊奉祖道。雖淪落中人。不足齒數。其如中心耿耿何。弟已戒道矣。一札再別。不盡之緒。時縈夢寐。附問候小奏九件。統希注鑒。其別件載一單。唯老年臺不忍之懷。向吾鄉諸君子一致之。感德何既。肅此代布。不盡依依。原綾一幀。書復。

說帖

原任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法若眞說帖。伏念眞待罪兩載。拮据萬狀。盡爲他人作牛馬。若有一分一文。自私自利。天地鬼神鑒誅。今離任之後。代上憲賠墊者。已罄變家產。尚有一二未完。無可再賠。不得不據實說明。仰求郎大人、金前司、自行歸結。然不將事之原委說明。恐冒欺罔之罪。謹一一陳說。一。郎大人任內。發前司收寄賣黃豆肆萬餘石。至八年回京時。勒令變價解院。復差內丁守取豆價。因年久。內有耗折。並經承侵欺貳千叁百陸拾柒石。該銀壹千壹百捌拾五兩。經承陳睿無力賠補。遍揭通衢。有總督豆商之語。汚衊不堪。只得借動庫銀墊解。今庫項無補。無可代賠者。一也。一。郎大人任內。積欠倉米貳

千柒百陸拾餘石。至八年回京時。差內丁賫册到司。諭令改入新收項下。候發價銀。及至回京。價仍不給。前米缺額。只得借動儲米抵完。又令左書辦取去銀貳千兩。銀米俱空。今儲米部行變價。應完米價銀肆千柒百叁拾玖兩零。虛懸無着。無可代賠者。二也。一金前司任內。陸年柒月內。自領出庫銀壹萬捌千餘兩。至柒年捌月。始買豆壹萬叁千石到省。久泊河干。及詳明奉郎大人憲批收倉。在船內卽有霉爛。共計六千餘石。此時若勒買足報收。有失同官之雅。只得允從。使經承林植領出。易新償補。後林植身故。家貧不能賠補。軍需缺額。後官卽勒令本司代賠。或在金前司良心不昧。不能不急爲措完者也。以上三件。皆遠年未完。並非本司任內之事。本司亦並不曾出結受代。今俱累及本司。淹滯江南。諒亦仁人君子所垂憐者。敬陳臺電。如會郎大人金前司。鼎言歸結。俾得生還。存歿啣結。謹說。

趨叩未得晤謝爲懷。前見鄭石兄。道及老年翁思得秦篆。弟有一老友。頗善此技。敬爲製二章呈閱。儻可領略。不妨以所欲者頻爲示下。亦知此道之有公好也。何如何如。諸容晤布。不盡。制弟眞百稽。

許久未獲晤教。何日共移鄭兄處。得借高談一日耶。爲望爲望。前委大字。倩人勾出。其力不能如腕。聊以竟數耳。敬報命。制弟眞百稽。

許久未晤。正欲受教。昨忽接家報。有傷心之痛。病不能支。實不能侍長者。但肅此代謝。非敢言辭也。謹叩呈、不具。弟眞頓首。

昨趨望大喜。未獲晤叩。容再領教誨。吉聯博笑。小弟眞頓首。

孤旅遠客到。忙忙數晝夜無停時。以食客起居。皆身親之。廚下無一使可能了此也。適客去。得稍息。信手作數句。媿不能揚搉大雅之十一。其若之何。幸老年翁裁用之。令叔老年臺。尙容耑肅呈。不具。先此特報。並宥遲遲之罪。諸容面悉。不盡。制弟百稽。

別老年翁後。卽以謁撫軍。作皖城行。得之郵筒。附怍庭年兄札。恐遲其中之說。先遣使上聞。亦有一札致徐公祖。乃爲弟交盤之役。祈其破格照拂。老年翁見時。當爲弟致謝之。感徐公祖之恩斯勤斯也。並祈老年翁代投之。統容歸去時。登叩不具。制弟百稽首。

錢塘雪旅。把臂言別。儵忽四載。其如此光陰何。弟以不然之白灰。自不入春陽之赤管。老年臺先生。戛戛契刀。軒軒簪珥。而雪中之炭。亦覺艱澀。江河日下。可恠也。亦可悲也。歎息歎息。自弟狼狽歸來。頓臥空山。炎涼萬狀。辛酸百結。欲再走長安。一番買老。仰二天之在層霄。憐一介之有知己。老年臺先生。必有以指我於泥途落落中也。秋暮漸寒。年歲不登。脂車無資。須之來春。可偕長兒樗同裝北發。趨謁崇階。以近奉截取之例。先具文投貴衙門。祈臺鼎曲玉之。亦以王玉如年兄歸來云。前猶有軍機十八人無著落。後此者更無期。徒多往返耳。且戀戀者。樗兒於己未徼幸後。卽循廣東例劵助。援納中行等衙門。本年十月初。卽題册到戶部。因執事金提塘苛派抖難。至今六年。不給庫收。以致未行。貴衙門近得龍霈。老年翁大力轉求。又不能不遲遲以待望。梅俟有頭緒。更望臺恩。先此長鳴。聊申闊緒。統希慈鑒。自愧空函。尙俟晤叩不具。小弟若眞百頓。拙書將意。有如晤言。以當大噱。弟眞再頓首。

李閣學之芳

日承枉顧柯陽。得領謦欬。殊慰飢渴。第以簿領塵棼。未獲一尋青霞仙弈之勝。良用闕然。山城蕭索。仍攜兩卷書圖。輕舟翩去。在老年翁雖爲韻事。使地主將何以爲情哉。清秋漸爽。近祉自佳。西湖山水間。有勝緣否。臺旌東邁。當在何時。率裁奉候。所煩大作及物色諸名人。想荷留神。統祈卽示。幸惟垂鑒。可勝神往。

鞅掌戎旃。屢逢虛度。薾然疲役。自歎勞生。知愛如老年翁。方當憐惜之不暇。而亦爲此稱觴世法乎。仰荷殷遙。佩服曷已。承示詩文。典贍風華。俾弟攘美。感何如之。諸友皆屬名下。弟願見有懷。已非朝夕。希老年翁代爲道意。湖上勝事如常。不無倦游之慨。便中容再致之。別教當俟酌奪。另報。匆次勒復。未盡縷縷。

班師北旋。兩省更番駐防。夫役艱繁。十倍于昔。小民竟無休息之期。顧此殘疆。殊增浩歎。頃接翰教。得諗近履。二三執友。半載以來。不能爲湖山游屐增色。且人情奔騖。久已悉其槩矣。承諭當爲留意。必須來謁而後酌定也。林生抵衢。自是端謹之士。餘具悉之。率復。幸鑒。不盡

前承翰教。匆次附復。應塵典記。班師就道。比日近況何似。二三湖山主人。不致寂寂否。甚爲念之。前書所云林生。恐江干舟楫維艱。今特專人奉迓。煩老年翁轉致。幸卽遄發。日有碑版文字數首。欲藉面商。久已懸榻待之矣。淳安留代。已卽批行。率此惟鑒。不盡

余閣學國柱

貴役旋後。又有兩函。未知何時可到。造船之說。既在外定何衙門。此爲可以自主。但恐舩增一事。而別累

不減。須得督疏兩分。題明就裏。如議自易易也。白仲調年兄。以海內名宿。得屬淵源。大爲吾道生色。迺以衆見參差。未得首用。不獨我輩悒怏。凡屬有心。莫不歎惜。頃因別有端倪。未便遽歸。其令郎家居。恐有應照拂者。在台兄至性關切。自毋事不佞豐干耳。藉寄不盡。

客春小力南還。接手書。殊慰遠念。不佞沿途阻風雨。仲春始得從廣陵。登車以北。過家兄滁陽署。知台丈有龍江之命。冀得中道便晤。茲因敝故友王雲川。諱子龍。藉候起居。敝友於先朝爲甯南虎將。臥龍岡乃其故里。滄桑後。泛宅投綸。與不佞結鄰好廿餘年。而食貧特甚。此君重意氣。輕死生。然不曉筆墨。不解逢迎。台丈當另設一等以待之耳。途次如面弗既。

京國聚首。凡事正可商量。不謂不孝。自孽深重。遽抱大痛。飲血南歸。遂易星霜。緣抵家之後。親友弔問。遠近陸續。今夏始畢。且敝邑又僻處山谷。無從一寄聞問。門下雅才練識。自是遠到之器。但輦轂之地。是非易淆。物力維艱。愼交游。惜日費。此其最要耳。不孝志氣益敗。清華絕想。邇爲先人無歸窆之善地。早夜疚心。意欲稍遲起復。以襄此大事。未卜可如願否。耑此聊當面晤。長安風景若何。有以示我。臨楮依依不盡。

聞命之始。原擬中途可晤。不謂馳驅相左。又承存注。至今爲念。不佞於三月廿四入都。此月卽可推補。銓部雖有復例之議。然局面闊大。頭緒繁雜。終成道謀。貴差較之別。推雖有豐儉之殊。安穩無虞。則勝他處。六七八三月。方是良時。但滿公極宜調和。大約凡事寬一步。讓一着。終得便宜耳。分造漕船之說。卽與司農商之。如有的着。另當遣報。王雲川之札。原非得已。高明必能體亮。目下家叔。又索有一函奉候。亦不得

不應輕重亦在台酌實屬親叔自不得與王雲川同眎也同門卷已見孫白張萬四兄亦已相晤借光夥矣役旋匆匆率復不及百一役還帶有寸復想久入台照造船之舉已行外議但得在外酌定之後方從內料理庶有濟也家胞叔諱允明以從家兄滁陽署便候台範亦通家之誼不可已者昨已從別函諄切及之台丈古道人定不待不佞之長言矣率奏如面弗旣

杜別駕恆燦

周京舊地文獻尚存得老世丈輒跡及之王風大雅倡道同人眞一時之盛駸駸可千秋者也承教大作洋洋多風得初盛遺音且楷法精妙當奉爲奕世之珍矣瘦杯荷愛莊生謂不材得全弟知懼矣幷敬謝教益也何日命駕牛頭寺爲十日談弟掃徑以俟矣復顏世兄同胞三原道弟杜恆燦頓首

司左側一小樓頗潔非酒家也弟已攜尊卷在此踟躕不敢遠勞至北門矣昨書如抄竟付小力也弟燦再言

竟日論文又得縱觀奧府會城中如此清爽宜人之事未曾有也太上感應經乃弟從春月刻成者以紙墨之資尚須將伯遂不獲盛爲傳布謹奉一部爲旅舍寓目未審可呈覽於先生長者之前命工印施乎刻板見在省中印工處矣西果二種幷志寸心榮發何日今日尚過我耶不一不一弟燦頓首

手教至諷誦再四輒不勝情弟土木形骸久矣不意吾兄之能感人一至此耶東發何日愼重加餐努力

名德。與道合眞。他日弟當長跽下風。罄聆提誨。得長存於天地之中。幸矣幸矣。刻下渡渭抵三淮。攜手河梁。遙遙何日。如何如何。遜來道兄世翁弟杜恆燦頓首。

孫舍人枝蔚

昨一友邀飲秦淮舟中。至夜方歸。歸後因乏使。不能復至尊寓。聞有事相商。是前所託事否。讀大著。玩味不忍釋手。延年庭誥之推家訓後。未易多得也。特奉還。前拙稿亦望擲下。弟枝蔚頓首。

拙序於蝟冗中成之。苦無佳語。又重違台命。謹書上。病人滿床。醫不離門。聞先生將行。竟不及一握別。幸惟鑒亮。修翁先生大人。功弟枝蔚頓首。

數日因有亡弟之戚。匍匐喪間。是以遲答尊札。悚仄悚仄。承惠大刻。今日始得展誦。元氣渾淪。體格磅礴。求之古人。當在少陵、昌黎之間。餘子不能望肩背也。敬服敬服。先此謝教。評語一兩日間即呈上。不悉。功弟蔚頓首。

應博士撝謙

前承命以行樂贊見屬。時無印章。又僕人甚小。懼有失誤。不便領歸。今作一拙言奉贈。聊致其意。不敢塗汚尊卷。以取罪戾。唯先生一笑置之而已。撝謙再頓首。脩翁先生大人門下。

夢思闕里。冀一登堂。喜遭光儀。來灌此邦。遠承世澤。用行舍藏。近徵忠孝。守義嚴疆。居雲霄裏。家泰嶽旁。已從皇極。聿建三綱。更列人間。聊製七襄。今瞻之子。如愛甘棠。念昔陋巷。克己皇皇。豈意雲礽。百代流芳。

像贊爲脩來先生錢塘弟應攜謙具草。

應處士禮璧度璧

敬啓顏先生閣下。伏惟先生復聖之象賢。斯文之樞斗。得誦先生所賜樂圃集篇章之際。想見其人。前奉命家君同沈吳二世兄。恭叩臺端。幷附上九容箴。拙文四篇。求政。今早同敝友走領。適有客在堂。闇人難於傳命。不獲望見顏色。悵然空返。拙文如蒙先生不棄而賜之教。乞示期走領。敝館在賀衙巷內。去尊寓咫尺。謹竚立待命之至。修翁顏先生大人執事。年家期晚生應禮璧度璧仝頓首。

吳處士懋謙

余客遊曲阜甚久。因得交脩來。時脩來弱冠。才鋒馳騁。霆舉飆發。便令人退三舍。日同其大阮石珍倡酬。不啻百餘篇。暇相與瞻謁孔廟禮器。憑弔少昊元公之墟。極一時友朋歌咏之樂。脩來每出語。必驚一座。余心儀之而心憚之。贈詩二語。有君才方跋扈。余意已沉冥。然脩來靜穆。不輕言詩。後舉進士。榷稅龍關。復遇於金陵。適我友愚山至。出其南苑扈從詩八首。兩人讀之。瞠目歎賞。爽然自失也。浸淫有年。陶冶成集。而見其五古之雅也。七古之雄也。五律七律七絕之精以練也。沉着痛快。壯采驚人。如隴西之射。飲羽沒石。平原之書。透過紙背。字字從古人中來。而又字字不從古人中來。東魯風雅。代不乏人。荔裳淹通。阮亭英藻。方之脩來之沉鬱偉麗。眞堪鼎足觀止矣。雲間吳懋謙序。

日來腸紅甚。腰痛不可忍。不得入城。殊爲相念。當事歸否。別有事否。弟有小影。求題像贊。俱欲意中人先

生文章品望。爲海內第一人。不可錯過也。上與旁。皆可題。惟尊意。脩翁先生。教弟謙頓首。

來對如魯公透紙背。諸咏清新沉着。高貴不可言。謝教謝教。雨窓作得分韻二首。求政。弟酬應頗多。前醅韻可省矣。如何如何。樂翁長兄先生。教弟謙頓首。

一病杜門。幾不能見我故人也。同人爲弟危者。十且八九。如此暑天。蹣跚簾幕間。尚未出戶。今幸庇稍進食。接教。知念弟深矣。聖湖白雲。繚繞清夢。諸同人當一一致之。詢使知遊況頗佳。慰快之甚。俟秋候駕掃室望早桂新開。以奉言笑。弟一小序。曾刻否。如刻。寄幾部來。幷有懷弟詩否。脩翁先生。小弟謙頓首。

吳徵君農祥

張鍾會飲圖呈上。恨筆粗疎。不稱戴原本耳。如可塵雅玩。留爲鎭宅爲荷。謝生老矣。乃能爲老先生圖此二册。抵掌相對。不辯爲三太傅衣冠。謝郎邱壑。俱兼之矣。老先生必自有題拂。當和其後耳。弟祥頓首。脩翁老先生老年臺。

別後又復患瘧。台諭以寒暑中爲之。恐不足以辱命也。惟教之。小兒吳容。謹遣趨侍左右。俞敷伯。今之史才也。老先生於鹽院祖臺處。乞提攜之外。家兄吳楨。舍姪吳紫芝。皆寒家之俊也。望一體視之爲感。弟祥頓首。脩翁老年臺。老先生大人。

小兒昨已奔歸。今晨趨柏臺試矣。伏冀老先生。始終題拂不盡。布衣弟農祥頓首。脩翁老先生。吏部相公閣下。

席處士居中

不奉顏色者已屢易星霜矣。仰企之私。如何可云。憶先生憩駕廣陵。猥蒙雲誼。不棄葑菲。收之交遊之中。廁之座席之末。且辱玉趾惠然肯臨蓬蓽。於是得共啣巵酒。細叨麈論。酣醉耳熱。復爲刻燭聯吟。而高岑妙句。尙勒齋閣。則一時叨藉之盛。迨將感思無盡。念之念之。先生巍然人表。如岱華聳拔環區。爲時瞻仰。而銓選重寄。俾門牆桃李。宏列仕版。至若揚風扢雅。牛耳詞壇。更爲人士之宗。拙選一帙。亦藉光珠玉不小。近將馬首都門。當挾此帙敬呈。因以奉教於左右。則數年積懷。遂可稍慰也。春水游鱗。便附尺素。兼以蕪句寫意。統爲寄正。唯祈藜照不吝。則遠人幸甚幸甚。

雨雪載途。未得衝泥造晤。深爲悵歉。小照鄙陋無似。欲藉大言爲寵錫。妄干珠玉。或不吝揮毫耳。拙刻將卒業。欲求佳稿。爲陽春高唱。以光梨棗。幸卽簡惠是望。外有俚句奉贈。容錄呈不一。脩翁先生。制晚居中稽首。

林處士璐

契闊登龍。於今四載。伏處蓬蒿。鬚髯如雪。南來仕宦。每問璐姓名。皆出先生之口。知提撕教誨。感深刺骨。向拙刻另刪定。付梓未成。曾許弁言。謬扦椽筆。故人貧病。不能遠涉。倘有青眼處。還祈留神。拙稿一册奉覽。

早閒齋稿呈政。欲面求教益。再行改削耳。憶前諭凱歌。戲擬爲之。或不須此。恐涉自獻之醜。詰朝當晉謁。

以悉種種。晚林璐頓首上。

拙作二首。欲走謁呈教。適有遠客枉顧。先送記室。野老囈語。不足道也。俟謄清再行删改可耳。昨懇元晏爲拙刻生色。先生能恝然乎。太翁傳。叨列賤名。何敢損刻資。容面悉謝。晚璐頓首。

昨醉後狂言。得無持布鼓過雷門乎。太老先生傳。乞發來手。當補作贊。三日內并關侯祠記。同奉上。小序一首。求附末簡。稍暇當更作大篇。刻入拙稿。以榮布衣。何如何如。晚林璐頓首。顏老先生山斗。

杜處士濬

前拜台復。深感盛懷。而其人忽然數日不見。自失機會。殊爲可駭。豈弟之窮。固未易瘳耶。茲敢奉問先生門下。不識有可以爲弟地者。而弟但附一書。寄候當事。用成兩先生之美。則尤奇感也。第恐遲則遲矣。悚切悚切。連以酷暑。不敢作熱客。俟雨後稍涼。卽趨領至教也。不盡欲言。

吳太守綺

塵事蝟毛。略無清晷。不遑造別墀下。豈勝歉仄。昨以薄物將意。不蒙全茹。反辱獎謝。眞足負愧矣。茲有商者。吳門敝居二所。業着小价求售。其價值必待數日後。方有就緒。綺則不能久候。欲先就道。柰刻下脂車乏費。敢於老先生處。暫假拾金。濟此匆遽之需。當於渡江後。卽部署奉還。素沐高雅。必不以鄙言爲河漢者。迺敢瀆之左右。幸諒鑒。不盡覼縷。臨穎主臣。

弟已遷至曾氏河亭矣。刻下正在部署。未及過晤。當事一札。前蒙俯允。但小兒卽日南歸。其事俱在邗上。

必得持返相示。乃得拜惠也。望爲轉達。特此瀆修。翁老年翁先生。弟綺頓首。

連日避暑於清涼山寺。月中望遠。頗多清興。恨不得老先生同知也。今日水樓聽雨。始得從事筆墨。冀報台命耳。田公祖將返句曲。前事可否。幸鼎言以促之爲感。修老老寅年臺。侍綺頓首。

吳會萍逢。正擬飽聆塵誨。而匆匆返棹。不及具杯酒以敍別懷。又不敢俗物唐突高雅。惟案頭小玩數事。謹貢之清閟閣中。聊資吟餘眞賞。伏冀哂存。豈勝榮藉。不一。綺再頓首。

適所言書院一事。非有他意。以田公祖當世大賢。不可失此勝地。資無多費。事可必傳。幸老先生商其可否。以示援納。既不可行。今奉一呈相換。餘兩事。並祈代促。卽發爲感。修老老寅年臺。侍綺頓首。

姜處士梗

連日走候面謝。皆以公出不值爲悵。蒙賜瑤篇。并厚惠種種。感佩非筆舌能罄。明早的行矣。以措置行李之艱。心緒惡極。竟不能上和白雪。以表數年仰企之私。歉仄無似。希知己原而宥之。梗頓首頓首。

渡江匆遽。不得走謁行館爲罪。衢州之往。想不宜太遲也。昔李青蓮曰。鑑湖五月涼。又云竹色谿下綠。荷花鏡裏香。則知山陰道雲門寺。或可一枉高人避暑也。像贊卽當草奏。決不煩苞茅之討。王父母下車。卽詢及賤子姓氏。此爲徐崑山昆季所託耳。然亦不敢卽爲趨拜者。以老先生龍門在望。梗忝有一日御車之幸。必須長者表揚介紹。而疲駑下乘。亦可登騏驎上櫪矣。昔縣官負米立雪。拜袁生僵臥之床。陶公伸足度履。屈刺史載酒之期。使當時莫有後先。必不能成古今佳話。故特遣豚兒渡江。求一尊札。致之王父

母。或可少冀其青盼。則玉成之德。眞不淺細也。札中求謬爲稱許。云梗平日不能奔走趨承。當事貴人。卽冠蓋滿京華。交遊遍天下。而云梗倦遊。已唯貴人能式廬圖面耳。前書單內。尙失開名臣奏議一書。係一百本。此最要者。大約弟在敝鄉。先爲搜訪。諸書名單別肅。

吳興陸氏造筆名手。聞台駕至越。彼欲以佳筆貢之法書。藉弟一言爲介。希選其可者。若入京需用。亦不妨向渠多買。連日以諸公盛筵。故不敢唐突。竢淸暇。當走訂看畫。至田家一飯也。梗頓首頓首。

吳門

宋實穎。既庭。住王府基。張適。字崔民。住專諸巷。畫彈琴。爲江浙第一。詩金侃。字亦陶。住雙林巷。詩文畫妙絕。余懷。字澹心。金陵人。寓吳門。老名士。姚文炎。字彥昭。長洲縣廣文。詩文極妙。介長高簡。字澹游。畫妙。楊无咎。字震百。閶門內。詩文妙絕。住李子靜姻家。王翬。字石谷。畫爲三吳第一。徐枋。字昭法。明壬午孝廉。高士馬長褐門人。逸功。人品高妙。住羊山。玄門坐以上諸公。凡相見俱云姜梗鐵夫致意。

盧博士元昌

小詩三首奉正。大作幸卽擲教。外有小事相瀆。乞一札致婁父母。幷煩尊紀懇懇。得重懲爲妙。修翁先生。小弟元昌頓首。

昨特走候。值駕山行。想佳詠必多矣。弟欲求一尊帖。致史公。祈發小伻荷荷。恃愛干瀆。容踵頌不盡。修翁老先生。小弟昌頓首。

紀處士映鍾

讀樂圃集。知作者爲一代之詩人也。開卷多樂府古詩。峭然壁立。吐語高潔。已坐百尺樓上。酒酣睨八極。俗物都茫茫矣。至於命題有意。憶古情長。感物悲歌。一倡三歎。古體之渾灝流轉。今體之秀逸絕塵。含情深厚。讀罷而几筵間。尙殷殷留金石聲。安得不以此事相歸。顏先生樂圃集題辭。金陵紀映鍾頓首具。

丁郎中澎

昔人稱孔北海爲先達。而其文特高雄。德祖次之。詩皆不與也。詩獨推子建正平。甚矣詩之難言已。從來論詩家。侈口以古風方漢魏。近體追盛唐。然終屬描頭畫角。愈趨愈下。造建安慶歷之堂奧者。寥寥若晨星焉。余且老懶作詩。間作亦未必佳。嘗欲得海內雄材。沉博偉麗。獨踞一代之上。竟不少槩見。讀樂圃集。不得不於先生歎服膺也。樂圃集詩評。弟丁澎藥園僭筆。

張處士彥之

鴛湖王書城兄。精於星學。與苧庵宏軒梅巖。俱舊交。仰重老先生令範。特過奉謁。公祖父母間。一噓揚之。彼叨庇不淺矣。修翁老先生大人。年家眷晚弟張彥之拜。

范進士鄙鼎

老年翁文章聲氣。夙甲海內。弟於蓬窻間。作南豐北面者。既十年於茲。未之役。喜依末光。得慰饑渴。未幾匆匆言別。夜明總欲滿把擲。而不才者。當面錯過。可柰何。頃見老年翁讀書鳳閣。稽古龍墀。此一佛六押。昔人所深賀也。宰相判官。眞不愧王佐家風矣。每欲相羊左右。以道阻且長。適因家兄出遊聖鄉。敬此代

候起居。附小刻求郢不戩。

王給諫曰高

暌違教範。再易寒暑。雲樹之思。時切寤寐。老年臺以清班之選。暫膺擢關重任。聊展經濟鴻猷。此乃踐台宅揆之先資也。欣企欣仰。迂拙如弟。自給假歸里。久戀山林。未獲通候。茲將入都候補。特令小伻。隨賀年兄南來。托代叩新祉。不腆附將。聊申輶悃。惟冀鑒涵。小刻奉覽。臨穎神馳。

史編修鶴齡

分袂倏已半載。秋光清勝。想龍江煙月。盡入詩囊。殊不苦於韻地作勞人也。頃接手教。深荷遠注。停雲相望。正有同懷耳。使旋匆匆。藉復。餘情莫旣。唯鑒不宣。

吳太傅正治

祥琴在御。景福維新。屈指還朝。掃榻以俟。乃接手言。尙稽良晤。可勝悵惘。然金風薦爽。履坦非遙。握手燕山。仍依依在旦晚間也。望切望切。不肖年復一年。總無善狀。惟是湖南底定。敝鄉已稱寧宇。六十老人。可以伸長林豐草之計。統俟知己到日。悉此衷曲耳。遽使言旋。草此率承。復。不盡願言。臨風瞻企。

屠尙書粹忠

別來迭更燧火。雲樹之瞻。時勤寤寐也。老年臺鴻才偉望。爲當宁倚重。邇聞靜攝。舉朝引領。未審何時命駕。以慰蒼生也。家叔事顚末。已悉左右。不敢多贅。但積弱之後。無能驤振。大急小絕。所由來耳。承老年臺

加意栽培。雖弗克如願。而愚叔姪啣銘。甯有既哉。亦惟有調和一法。作就地文章。庶直捷了當而已。不盡縷情。容圖耑佈揮汗率復。神與楮馳。

李處士日景

弟於前月二十九日渡江。直至本月初三日始得長發。曾留數行。令小奴投上。不識入淸覽否。弟自初十日抵濠上。一路爲風寒所中。舊恙復作。臥牀又三二日。地不過三百里。別不滿半月。回望耿光。宛然天際。當不知如何之久且遠也。弟由都下。方回里門。返棹江寧。想又是報命之候。龍江月色。渡口濤聲。不識擎杯摘韻時。亦念及白首李郎。悠悠行路否也。豚子寄寓江干。異鄉孤旅。所謂窮人無告是也。爲祈老親翁。曲加靑拂。深感長厚。病廢餘生。一日不塡溝壑。決不敢負高誼於雲烟耳。料老親翁兄臺。軫念梓里。必不忍膜置也。聞有觀風之舉。此江南諸士子之幸。所託陳奮飛楊芝二生。幷童子陳玉書者。萬望推分優列。榮感不啻弟身之矣。承惠詹父母一函。到卽致之。極承深款。弟已將太翁任鳳陽縣事言之。渠忻然樂從。卽新守劉親翁。弟亦力託。亦爲唯唯。老長兄幸速令人來學中遞呈。以副至孝。行迫率勒。諸維心照。臨池不盡縷縷。長至後五日弟景再頓首。

弟廿二日確行矣。昨匆匆走別。未盡所談。來春返京。想又是老親翁報命時也。人生非麋鹿。何能久相守。洵夫所請教之札。不識便於相託否。侍教數日。確拙之性。或老親翁所稔知。非敢借一字。作山水遊人態。倘蒙酌發。亦桑梓厚道也。卷册三件。係王生求售者。送覽。尙有畫屏二十幅。容過小寓取看。向拙稿便中

查擲。諸不及。弟景頓首。

昨匆匆以小力四出。簡駕爲悵。惠函領到。存之笥中。相機投之。若可不煩當事也。仍當郵寄。然老親翁舌上蓮花。已鏤肝刻骨矣。佳箋拜領。快甚。隴蜀之求爾爾。一笑一笑。中書君適值乏用。更感分惠多矣。昨所云寫字之王生。曾於江寧管糧二處。以他事夾責擬罪。恐老親翁不知其來歷。特密聞之。如欲令寫楷字。差貴役送之寫。去相接。恐不便也。分俸極感至愛。第尊署清寒。祇有心領而已。今日尚有一席他出。若天雨則不能渡江。又在明早矣。率謝不一。弟景再頓首。

趙太常崙

昨緣便鴻。附上八行。想已達吾年兄台電矣。賤恙至今尚未全復。皆以人情之薄。所遇之窮。鬱鬱使然。趙如松甚可用。遣价去。年兄與周年兄望石商行。知年兄骨肉關情。不待多贅。去价口稟可耳。別我年兄。不覺半載。弟卽年兄。勿須再囑也。六月出都。炎暑馳驅。一路感瘧症。直抵三山未愈。昏瞶中。扶掖入闈。幸仗庇。所拔皆孤寒知名士。撤棘之日。歡動城市。捫心自慰。庶不負我兄知己之望耳。卷隨後卽到。弟尚有小价去。諸可心照不贅。趙如松甚的當。孔老親臺。推吾兄之愛。不啻骨肉。謹此并聞。同署諸兄弟。隨後卽有人到。年兄且勿道及可耳。此番文頗堪觀。年兄須亟力譽揚之。

鄭山人簠

皖邸餘閒。屢得罄聆塵教。生平至願。何樂如之。春歸。過尊寓握別。冒雨尋山。二日始抵浮渡。山不甚高。而

巖洞萃集。徑不甚深。而松篁陰翳。有關有廓。有橋有牖。皆是天然。不假人力。週遭不過十里。而邱壑無盡。茲山僻在荒陬。游人罕至。宋歐陽公往訪山僧遠公者。山自茲始闢焉。山徑有三道。由華嚴寺入勝。始得綱領。寺僧號山足者。乃青原首座。瀟洒有致。脫堂頭習氣。凡入山。俾之爲導。極佳。老先生掛颿江上時。由王家套。不過半程可到。幸勿以紆道失之。晚簠敢勸駕。顧前出山。由陸路至廬州。三月廿六。始得歸里。不意金斗程蕉六先生。亟欲晚簠相會。遣价追至江寧。簠因其誠懇。不能固却。今將復往矣。前領老先生諭帖。已付記室矣。今因盛使來皖。便鴻附候。容面不既。臨穎曷任瞻馳。

翁尙書叔元

春明拜別。寒暑再更。鹿鹿塵坌中。遂成疏節。然瞻戀之私。無時不依座右也。叔元本無識知。奉命來此。畏懼滋甚。出闈後。擬遣一介。祗候興居。逡巡未果。乃辱老師叔手書慰誨。兼荷隆貺。遠頒。慚感何極。貴鄉人文之盛。實甲天下。前列諸篇。自謂得未曾有。榜發後。會城諸當事。皆承謬許。謂輿口翕然。但不知都門議論若何。大約兢兢此心。可告天地。餘非所惜。惟才短識薄。或有遺珠。無所逃罪也。老師叔一代鉅人。衆望咸屬。幸不惜齒芬奬借。曲賜包荒。則感頌名德。永啣不朽矣。盛惠對使敬璧。率泐謝復。統希垂照不一。

老師叔大作。近今以來。都無此種手筆。不朽盛事。舍此誰屬。續示十三篇。方焚香盥讀。少寬四五日。便當奉繳。承諭序言。實不能繪畫日月。或有思路可尋。當勉綴數語。不敢必也。先此復。不次。世侍生叔元頓首。

高太常層雲

曩者素車東指。相對霑衣。惻愴離情。較尋常分袂。爲更切也。歲華荏苒。兩更寒燠。想老世叔先生。松窻讀禮。著述尤多。且知牙緋卽吉。不日還朝。肅迓前旌。竚傾積愫。其欣慰爲何如耶。世晚鹿鹿無成。旅懷蕭寂。前雖濫登薦牘。正恐素無根柢之容。未敢妄邀非分。近復議開史館。則朝夕從事。不幾束細腰乎。大抵隨行。一爲與試。以了此一局已耳。別諭自當爲知己者效。想譽望夙欽。有無藉於鄙言者矣。使旋藉復。不盡依馳。

潞河猶几席間耳。馬首一去。邈若山川。神溯雲亭。倍深勞結。昨偶至闕下。爲俗緣所困。片晷不得自由。乘間欲一覲淸揚。乃竟未能適願。旋爲敝吏促歸。遂不復走晤。殊怏怏也。二箋奉繳。冗中捉管。拙過巴人。如何如何。二老先生。祈叱名荷荷。晚層雲頓首。

梁相國淸標

久未得相晤爲悵。舍親郝雪海。前遇恩應得封典。聞在貴署。其公子欲領取。舍親雖經身後處分。原非侵欺及貪墨之比。近又經特旨褒其廉潔。准免追銀。或仍當領。幸惟留意。如有應商。亦爲酌議。確當何如。餘晤悉。

頃舍甥極荷雅誼。謝謝。向有舊聯二三。皆蛟門諸兄書者。今煩大筆。撥冗書之。或另有新製。亦可。又內弟王子諒。以太常典簿。新納主政。庭中亦求惠一聯。隨意書賜。妻弟感佩無極。併望早命筆不一。

昨屠兄來晤。翩翩佳士。不媿門牆。可喜也。解蘭石大破積習。爲近年學使所僅見。闈前不能考完。時也勢

也。督疏請展期。亦無可如何之計。幸年兄主持。使竟其局。造福士風甚大。且足爲各省學使之勸。雖與定例不符。但今日破例之舉。亦不少矣。似不必膠執成說也。何如何如。解子家兄之及門。然亦公論非私情。幷望轉致意勞年兄。切切。

家弟荷令兄年翁之知。佩曷可喻。茲又有鄉試敝同年金轡者。令江右之南豐。丁憂已久。任內經手未結。羈留至今始歸。服闋起文赴補。其遲延之由。文中已詳。恐貴衙門或有苛求。望門下主持。其人貧窘病困。沿途持鉢。始能北來。不能飽胥役之欲。明矣。所恃仁人能原其苦情也。不盡。

駱電庵尙滯江都。聞經手無甚葛藤。而新令不接交代。向不佞曾面言之。未審何以留難至今。昨有字來。求門下草數行致之。旦夕卽有公車者南回。望付一札來。切囑其早令電庵歸里。亦仁人孝子錫類之義也。餘不一一。

睽隔兩經寒暑。停雲之誦。曷能已已。遠煩注念。寄以德音。知苦廬平善。慰懷可言。又見書法益進。酷似趙承旨。光覘門下里居。勤於學問也。轉瞬卽吉。佇俟握手。至見示家傳志銘。讀之忻慕。如覩尊公年翁風烈矣。扶溝上蔡二令。前已面致撫軍。草草附復。併謝不宣。

歲月不停。別遂三載。令弟及使者兩寓手書。適值不佞有炊臼之悲。福過災生。煢煢孑影。衰遲遭此。殊難爲情。致未及與令弟年兄。一敍情好。至今忽忽未能釋也。幸聞卽吉非遙。握手可待。但迂疎如不佞。或旦晚拂衣。又阻良晤。未可知耳。吳越之遊。此時亦頗不易。吳撫吳集。已草兩函寄上。吳藩昨已有先之者。越

撫因舍姪在其部下。屢有相煩。不便又瀆。統惟心亮。承示詩集。甚慰渴思。近體尤望惠教。哀冗中草草不盡。願無辱雅貺。併謝。

十餘年來。三經悼逝。卽奉倩安仁。無此慘酷也。自傷命薄。聽之彼蒼。若太上忘情。未能幾及。煩門下手唁篤致。佩之五中。屈指鋒車。脂轄有期。何復以足疾少稽。幸善攝早瘳。卽圖就道可耳。扶溝不善作吏。中州人皆知之。今未審誣控何事。問來使。答以不知。王子厚云。此事已久。然究竟芒然。奈何。容另思所以致之。恐不能終保無虞也。臨筆馳切。

僕迂疎無似。謬躋崇班。十餘年兢兢自謹。恐負先帝之知。而才術短淺。無善可稱。積罪叢愆。宜膺譴罰。歸里之日。荷諸兄古處之誼。榮施道左。戀戀逐臣。伏處田間。已將一載。未嘗不服膺高雅也。前聞選入中秘。深爲忻躍。此席在今日。稱仕宦捷徑。所至正不可量。惟門下勉之耳。此駕僕固陋不文。拙集實爲災木。近已置筆墨高閣矣。門下之才。可並驅歷下。白雪樓當不專有千古。望示新篇。以破山中岑寂。切切不盡。

里門三歲。時念故人。道阻且長。停雲曷已。中秋後。勉驅入都。一拜闕廷。前度劉郎。觀桃如舊。而自顧年屆始衰。顛毛種種。憂患之後。智慮摧頹。雖逐鶺行。已不堪世用矣。京邸冰霜。仍如羅雀。幸及門數子。每相過從。獨門下遠隔江關。唯頻晤仲調白年兄一談。運定如面對耳。茲辱翰教。具悉雅注。金陵有濮仲謙。善製小竹器。爲文房佳玩。其人已死。其器尙有存者。又見近人製小竹酒杯。亦雅。望留意。各爲購數種。亦齋中譚讌之助也。草復不及縷縷。

嚴侍郎沆

別來忽忽。遂已月餘。離索之日。倍覺其長。入夢之途。彌增其遠。頃奉手教。忻慰均之。訊來役。知道履佳勝。乍晴天氣。興趣更多。僕一署蕭然。喜無塵事。儘可讀書。所恨精已銷亡。惛惛不記。整日埋頭。都無所得。可爲知己告耳。來人述諭。日內正在胸次。遲來計非楮墨可達。初十後當一入都門。共計之。率復。不盡欲言。自到潞河。整日與藥裹爲緣。偶一入都。卽困憊而返。未圖良晤。深切惓惓。茲有啓者。鄉試敝同門之子。遭家多故。流離不堪。今幸貢入成均。教習已滿。得考一正印。則其一家尙有苟延殘喘之望。僕生死關情。不得不爲呼助於知己。伏望俯鑒微忱。不同泛託。幷非不肖私心。上累淸聽。特爲垂憐而援引之。感且不朽。倘在同人案頭。亦祈特爲轉致。賤體小瘥。卽圖泥首。伏枕草復。不盡欲言。

北地早寒。秋風加冽。適館未謀。禦冬何計。言念旅次。不勝怦怦。祇疎闊爲惓切也。新詩高渾肅穆。眞得黃初以前風旨。近時作者。拾人牙慧。便付棗梨。而宗盟風雅。未布國門。亦詞場憾事也。故以薄俸爲倡。望早授剞劂。用慰同人。至切至切。弟沆頓首。

勞副都之辨

分袂忽幾三閱月矣。想念之私。與日俱積。老年兄近況必倍獲淸勝。弟迂拙性成。別後絕無佳狀。唯存一矢公矢愼之心。無慚屋漏。而闈中任勞任怨。種種非筆所能盡。撤棘後。地方諸公。因王師移鎭。奔命不遑。視吾輩一差。眞屬贅旒。卽往例。又格於廣文諸公。靜候匝月。稍有成緒。然幾減半矣。弟刻下暫返里門。抵

都之期。當在仲冬。先令小价輩。於諸先生處。稍展寸私。百凡望年兄鼎力。一概包荒。感何如之。但小刻攜帶爲艱。已會一肆中。恐一時未能入手。並祈婉言。先爲道意。劉潛老處。亦有小札致之矣。前所委尊函。已面交蘭老。但此君未知何以作報章也。耑此佈懇。臨楮瞻切。

葭灰應律。綵線添長。正老年兄新祉方升時也。憶初夏奉擾佳園。快領麈教。轉盼又逾數月。弟每思捉筆苦吟。爲杏壇別圃作一首唱。但邱壑烟霞。弟亦有此錮癖。見老年兄金昆玉友。獨享此清福。不覺夢寐神遊。第恐風塵鞅掌之餘。率筆了此公案。反令泉石笑人。故逡巡藏拙耳。刻下三年之局。弟已報竣。雖當事者。亦有雅意。但弟從來時命自安。且捫心亦無善狀。承知己注念。亦惟有中心藏之而已。奉祀三詳。俱已如命迅發。想簪花釋奠。可不誤佳期也。試牘全集。係弟三年心血所存。秋闈獲雋者。大率前列居多。謹以一册奉政。又一册。乞致令兄老先生。均望有以教之。承惠多儀。謹登一種。使旋附謝。不盡瞻戀。

承乏三年。備承教益。匆匆南發。離情別緒。楮墨難宣。至弟守拙才疎。當事之知。已屬過分。何敢萌一毫妄念耶。承諭祠生。謹如命頂補。諸生衣頂。近奉部文。通行嚴飭。新歲總未批發。既承來教諄切。當留至交代前。商所以報命也。台愛重疊。附謝不盡。

董尚書訥

拜別時。過承至誼肫篤。感深五內。雖身居天末。無刻不神馳左右也。弟冒暑長征。曉夜馳驅。所過崇山峻嶺。皆人烟稀少。行路維艱。詎意抵滇。人情大變。皆外柔內險。落落難合。藩王既不照拂。地方毫無情意。蕭

條萬狀。去國懷鄉。不敢爲年兄盡陳。恐增年兄之遠念也。弟仰年兄爲泰山北斗。望於格外周全。弟不敢忘大德也。不腆將意。托孫太夫子致上。幸賜涵納爲禱。別諭已多方求之矣。滇南無可取者。先托人於湖廣覓之。料自得。當必不負委也。諸夫子及諸同人前。皆不敢空函致候。愧悚無地。年兄晤時。亦不必言小力之入都也。敬候近祉。不盡神馳。

別後忽忽居諸。星霜兩易。每憶向時。共商風雅。握手相過。何可得也。邇來長安寓邸。景況蕭屑。竿牘久疎。乃辱瑤華先及。知年兄近履安和。讀禮席苫。孝聲洋溢。式於井里。傳諸京國。何快如之。青芻絮酒。方以未得趨叩爲歉。復蒙齒謝。益增媿汗矣。天氣炎蒸。尚惟節哀強飯。以膺景祉。臨風裁候。曷任翹依。表傳領訖。并謝。

喬侍讀萊

同年同官。又復同志。四載長安。樂數晨夕。眞極友朋之盛事。至於雲誼種種。感入心脾。雖樸被南歸。而依戀左右。實未去懷。外日遽使遄歸。有失修候。不安之極。至今猶耿耿也。弟歸里數載。蹇遭橫逆。疾病連年。又值先君大故。不但形神皆瘁。亦且逋負如山。非故我矣。奈之何哉。以至一切疎闊。雖至好如年兄。亦未得一申積悃。眞無復人理者矣。近知年兄。亦讀禮東山。理合匍匐奉唁。乃以縮地無法。不能如願。罪歉何似。祭章引意。惟鑒宥之。刻下聞舍姪自孟縣歸。取道東平。遂爾被盜。亦不幸之極矣。而當事者。反以打詐爲辭。希圖諱盜。眞亦無良之極矣。靑天白日之下。稍有人心者。忍爲此乎。幸賴年兄。力主公道。加意照拂。

弟可恃以無憂。而高厚之愛。銘之五中。沒齒不忘也。耑力奉謝。但此事已至於此。贓物未可必得。不如捨之。但得脫然速歸。則佩台愛更深矣。一切皆恃福庇。非筆所能盡也。臨池北望。神與俱遄。恭候孝履。禫年眷弟喬萊拜。

骨肉兄弟。離羣七年。饑渴之思。如何可言。屈指今秋。定當聚首長安。而東山絲竹。何久戀耶。遠接手教。深感注存。弟以譾陋濫叨曠典。所惜者。升六不與題薦。蛟門薦而不試。椒峯試而不得。若子綸則可得可不得。無甚關係矣。年兄山居多暇。著作益富。何不賜教一二。曩日升六言。年兄欲索同人詩扇。敬以五扇奉寄。拙刻附覽。近以試事。勉力學賦。尚有賦稿數十篇。目下授梓。容另請教。銓曹日新月異。深望年兄主持。幸蚤至爲快。令兄老先生。何日可到。近有論俸之說。似亦不宜遲遲也。郭子抑已從水路而來。尚未到也。使旋匆匆奉復。不盡欲陳。臨池依依。

何中書覲

不奉教言。忽更四載。闊別之衷。與時俱積。拜承手札。如映玉山。兼惠鴻篇。及篁上新作。齋盥三復。煩襟頓滌。殊倍於空青在握。豁我病眸也。訊使者。知年兄卽吉以來。道履嘉勝。日與竹林棣萼。怡怡一堂。自多樂事。淹蹇如弟。杜門數載。苦狀百端。不意中復遘牙角。近雖彼倉悔禍。甘爲輸服。而結局尚不知何如。亦亟思赴補。但資斧不充。未有定期。我年兄榮補在卽。不審能勉力爲尾附否耳。近稿書便面請教。非敢以燕石而酬隋珠。亦用以誌別緒也。盛价事。悉之其人口中。佳箋如命復上。但段友久患癱症。不能捉筆。殊爲

懺事。如何如何。四年伯。大年兄。不及專函。統希叱致。弟覲頓首。

遠承年兄及諸年兄遣奠。榮被歿存。鏤刻之私。百喙莫悉也。仲夏過珂里。假楊高齋。日侍年伯杖履。並領四年伯、暨大年兄提誨。誠勝十年面壁。每道及年兄分香帝座。不啻天上人。若弟泥首風塵。前途若漆。正不知稅駕何所耳。癸卯拙卷。久以飽蠹。承諭。勉索一册呈上。書稿皆爲覆瓿之用。不知尚有存者否。喪次不暇搜括。容過此檢出馳獻也。貴長班至。以荒僻故。殊深輟褻。統希鑒原。舍弟囑筆致候興居。並謝存注。餘情縷縷。尚容嗣布不盡。鳳凰池上。定多佳什。便中寄示一二爲望。

孫少司馬光祀

朱嵩老鄉賢咨到此。朝野之所推重。年兄之所熟悉者。乞鼎語轉懇劉潛老年翁。賜之仁拂。想自樂成其美。不佞仍當親趨鳴謝也。草此奉瀆。諸容晤頌不一。光祀頓首。

山公缺速。皆出年兄妙用。大爲快報。但無人乎選司之側。恐無留心催促者。今早啓奏。又未見漢官。想年兄必當尋常事託之。乞再代致鄙意。一囑。求其早早移詢。則佳甚矣。餘晤悉不一。光祀頓首。

敬問錦囊。想大佳矣。今有商者。此時正甫澹菴。俸在第一第二。可得之於最早報滿者。昨淡菴來說。乞年兄卽作一字。與楊公祖。只云早早報滿最便。宜在十一月初旬投册。稍遲無妨。據貴衙門定例而言。自可信從。不必言及正與澹之說可也。倘得今晚賜下。與澹一看。再交提塘爲使。此澹所懇求而深感者也。候候。

自違教益。忽已年餘。不佞此中忘年之友。茲重諫臣而外。闃無其人。每有緩急欲商。憤懣欲語。環顧四旁。無由可道胸臆間事。睠懷年兄。不能不增離索之感也。不佞客春以宦量已盈。時局中無着足處。冀欲息踪田里。引例言歸。而獲上未能。徒滋罪過。今惟隨俗偃仰。耐此容容。然而桂珠之呼。時復相累。公私之際。況味不佳。計年兄明年春夏之交。便當脂車入春明。庶藉以浣慰積渴。言念爲勞。蓋跂予望之矣。大雛倖售。皆叨大庇。遠承佳貺。感何可言。敬此言謝。兼候孝履。捧翫手翰。書法更覺精進。秀逸之中。結構森嚴。點畫有姿。正側有勢。造微入妙。可以名家矣。珍服珍服。草此布衷。不盡欲吐。其已復令兄者。茲不復道。以當言者。不必再及也。諸惟心照。眞切眞切。光祀頓首。

去歲承特使遠涉。重以腆貺。金石至誼。感佩弗諼。念年兄卽吉在近。日望車騎。早入京華。計夏間可炙光霽。忽接手教。藹若晤言。詢令兄年兄。得知近履。爲之浣慰。若南遊亦事之可行者。但入都亦似不可太緩。近日人情涼薄。時勢又復不易。恐往返三五月內。未必能盡遊興。惟年兄酌之。吾鄉苦逢祲歲。今遣大臣賑濟。恐又多一番支應。未必有救于饑荒。聞雪後糧價頓減。或民心可以少安耶。命草三札。奈兩轄俱無交誼。一函寄之俊升。亦不足爲年兄重也。匆次奉復。兼候闔府納福。幷祈轉致大年兄及令叔年兄。道馳切之意。盱惟心鑒。臨啓惓惓。光祀頓首。

日來切望年兄至京。冀得良晤。慰同心互相依倚之私。今聞脂車未果。悵歉殆不可言。想業已轉假。自當有數月之留。明春北上。似無容再計也。今省中上編檢較俸疏。此翁寶林倡率博學所爲。令兄世兄。不知

前俸多少。如早到。尙可在博學之前。若來緩。則坐讓三四十人。如之何其可也。今年吾鄉阨運。海眉龍河。同時被斥。不但齊魯無色。抑且正人短氣。不佞區區老憊。其僅存者幸耳。歸去無策。此中又落落孤立。資斧之計。亦日漸衰減。正維知己。指示商榷。以破岑寂。卽煩轉致令兄。當命駕遄來也。駿聲已請告。此時臥雲在彼。不佞卽當於家函中。囑其訂交。想到時必肯照拂。度不減於駿升也。扶溝尙不知其事。容寄懇子濂可耳。拙書附笑。草草布復。幷候福履。統惟心照。馳切馳切。

別後忽近一月。輒有離索之思。世兄入佳勝之地。想更添許多興會耶。貴門人遂作榜眼。舉朝羨其丰姿。眞爲可喜。若非有人稍梗其間。已爲狀頭矣。順羽奉聞。幷候新祉。法黃老先生。吾者大賢。可以言交。其餘同鄉之爲監司者。未可輕語肝膽也。有一帖。欲寄楊鄂州。彼到任。聞在四月初十。煩世兄早覓便羽寄之。再作一札更妙。廖含章忠厚有餘。罹此無辜。殊爲可憐。偶念及之。故以爲此爲意外之道地。不必令含章知也。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世兄榮發後。計日抵珂里。循定省稱家庭之慶。計日抵金陵。攬雨花秦淮之勝。甚爲此行稱羨。然風晨月夕。同人離索之感。亦不能不繫於中也。晤行淸徐公祖。想歡然慰故舊之思。法黃石先生已謝事。料情況寂寥。不知交代有甚葛藤否。甚爲念之。世兄早晚相見。時爲不佞道意。貴門人爲學山年兄讀卷。同心共讚。遂得大物。誠爲可喜。張兄亦三立卷頭。雖諸君所核。故稍後之。然而亦不低也。此中事亦平平。艾長老及敝師同入少宰。澹餘爲陪。亦增吾鄉氣色。然忌之者多矣。貴房卷已見惠四部。謝謝。銅事宜商榷至妥。

一則滿公情愿。一則衙役不爭。然後可行。如欲行之。先期寄信。以便預籌可託之人也。購訪廚役夫婦。更急於丫。惟留神爲感。晤敝館師馬夫子。其意何如。不佞字中微有所言。而語不甚明。不知解否。昨季滄韋召對。又肆雌黃。亦不知其聞之否也。附懇江寧有一守備鄭建功。係一表姪。昨見報被參。恐無一相識之人。乞稍稍照拂。倘得稍輕。感勒無量。馳切馳切。光頓具。

昨貴班役之南。付數行候興居。距此數日。不曾記號。今尊札有號。甚便也。所云先一字。尚未之見。榮任之後。當與滿洲意氣相合。而又當使之有一種敬服之意。而御衙役。則更當使視之與滿不同。於正大中寓精詳。不能欺蔽。則關務易辦。政譽益翔矣。何如何如。銅斤事。使舍親略買。大約亦得八分。此係偶收。不知將來買成否。故不敢多買也。藩臺回信不多。卻無清數。不曾復問。竢有確示。始敢實布置耳。寶源尚未停。仍有此意。但終無確說耳。徐公祖留意可感。意者其在冬間乎。彼卯而此釵。亦望世兄之留意也。兩口廚亦求留意。貴宗家報。即日送去矣。如晤督。不爲密語則已。若欲問在上前萋菲之人。則滄韋者是。彼昨又言一次。所揚者淮帥蘇馬。而抑者吾師。不可不防也。如不密問。則不必言。滿性多疑。恐反爲無益矣。一切事宜。統候手教遵行。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前貴班役及差上回音。想久入清覽。得貴宗處送到手教。藹如面語。慰慰。所謂稅尚未多。此中詢之知者。云四月至十月。乃盛時也。龍江造漕之說。昨問高弗若少司空。尚不知其事。亦未別查。近有兩次字問施東老。迄未回示。銅斤清數。昨其令郎見拜云。即有亦不多也。金陵江山秀麗。可助詩情。佳咏必多。可擇其

最關風物者相示乎。西清諸君。近況平安。已致世兄相念之意。惟內升不果行。而鄴老又新與柏公爲大敵。勝負殊不可必。將來諸君。日在其耳目之前。是以難處之局。屺瞻兄在鼎甲中。聲譽甚佳。又甚篤淵源之義。皆推台分。誠函丈下高座也。想間中尙有臨池工夫。楷法已精者。不宜間斷。似漸宜肆力行草。訪問佳帖。不妨多購也。草草奉復。再候近祉。馳切不一。光祀頓首。

月餘無往來之信。懷思甚爲馳結。得一手書。欣如對語。偶恙而愈。定復大健。計此時來商鱗集。公務之暇。領略鍾山淮水之勝。賦詩紀事。誠足樂也。徐公祖至誠君子。知其必爲留神。所煩婢廚二者。均不可少。廚有婦。始爲可久。良是。不妨緩之。總是世兄還京時。帶至爲便耳。允老爲人無情。大不可交。蘆蕉譎甚。亦不可與深言。且不宜以脫略取忌也。鄭弁之弟。既知吾輩之厚。恐急難中。有稟相通。宜諭令勿然。形迹不可不愼。相機暗中一爲之足矣。買銅無多本。僅發二百金。算來竟在八分二三釐間。不知購者虛實若何。且其中康熙錢甚多。除此餘錢無幾。可奈之何。若鎔之。則其工其地。又費商榷。東藩存銅。不及萬觔。其餘皆辦買之數。恐將來衙役。怨不經手。於交局時。通同駁勒。俱應預爲籌度者。水腳尙未知所需若干。此已買之銅。乃京內外價。尙未試吾鄉貴賤。大約不佞自揣力量。可任三四萬觔。多則不能。其買銅批文最要。所託者非一路。須各付一張。始不虞盤詰耳。近貴宗藩伯。先施投交。其人經濟才也。草復兼候近祉。馳切馳切。光頓首。

買銅之信。前已寄去。記係前月。想此時將到也。寓京數年。始得循補。非補後則不能謀退局。故爾癡等若

此。不知者。以爲難退易進之小人矣。言之可發一笑。承遠貺。感謝感謝。銅限定報滿後。兩月全完。立法甚嚴。今鄭澹菴被參。正在此講說。甚苦京內外。全無採買處。昨汪茗文已完。連腳價遂費至每觔一錢。亦係自買。覺其太多。偕前所收銅。約每觔八分二三釐。聞藩司原價。亦有八分。尚未問其淸數也。將來意欲承買四萬。爲世兄分勞。多則不能。定於運至德州。或問子綸間屋。或煩金父母借地。俱無難事。今連藩司者。已將近二萬。期於明年二三月買完。在德州等候。連腳價似每觔得八分半光景。多亦不至相懸。如有餘剩。算淸存繳。如世兄有爲生代買之物。照數扣留可也。期比他人稍省。始慊余懷耳。其餘十月上旬到此。始便。恐往家轉發費事。欲與泰公祖對支。若彼計費一到。則不能對矣。買銅執照。最要留意。留意季報册。投部科。其官禮若干。司役之費若干。宜密示一數。以便詢問。看其得實際否。今卽向若老及震生一言。容知數後。仍當一對。甚便於後來也。何如。易澹兩處。當轉致相注之意。書辦用土著。不過紙上具文。大略防人相挾。離關二三十里。亦可用。當取地方官印結爲妥耳。鄭弁委係表姪。若見署臬。乞轉致云。不佞原料既係鄉里。遇赦之事。儘可從寬。又經世兄鼎呂相囑。知爲舍親。定當稍存情分。不意嚴駁若此。不日當求海眉親家字相懇。早做一情。不意盛德陰隲之事乎。十月內。當到一江寧知縣吳汝亮。係敝同年。最相厚者。其人才品。綽可勝繁邑之任。但今之爲令甚難。惟世兄凡百提撕卵翼之。至望至望。廖含章忠厚好人。代人受過。可憐。想可遇赦保全。但未必有昭雪之力耳。石竹齋最上等印色。求寄三四兩。分外多盛印油兩餘。欲備用。以有最好印色將乾也。詳悉布衷。不覺過俚。惟心照不一。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套言不敍。今買銅連濟上者。已得三萬四千餘觔。其餘四下採買。據言頗難。然愚意欲足四萬之數。不敢食言也。但廢錢內。多有康熙字者。吾輩雖申飭之。亦不能查。恐不能不費調停耳。對銀須紋。泰老將來。有人在此驗收。卽換廢錢。亦論成色也。在京收銀。在濟南發銅。銅秤自不得輕。恐早運至德州。無人看管。須得買完。與貴役尅日在交兌。始爲妥便。意此當爲明年正二月間事也。女子可得其人否。或一或二。亦不必多。惟廚子夫婦要緊。昨徐公祖代買小廝二名。甚感。但其一甚小。不能學歌。如世兄覓有年十二三以上。十六七以下。貌美而喉清者。爲購一人。其用價若干。自並廚婢銀。同扣繳上。然此一宗。猶可緩。必佳者乃妙耳。草此寄復。不盡馳切。光祀頓首。

若晤法黃老。致意寄到兩札。俱見矣。前說已致澹脩。其所云續送使用一項。與部授受。生從不諳。萬乞別爲專托。生効奔走可耳。前齋差回。付有報章。想已入覽。今盛使到。兌銀三千四百。業已收明。法馬較此中行使平等。每定輕五錢。其銀足紋者。十之七八。餘亦九七八色。在兌客中。此爲上乘。度俱可用。所差無多也。但東瞻之萬餘。爲臨淸關逼去。未免又費零星湊買。與來使相約。期與明年四月中。運抵德州。不敢少怠。錢銅萬不能檢點一律。待先與工部商之。或如何收錢。或何樣廢銅。或須鎔鑄。如其所言。庶臨時不致刁蹬耳。自隨時有信報。聞法馬已增印記。樣銀未曾索看。邢命石會票。約臘中交兌。法馬成色。交後另報。銅批存之。分發竢親繳可也。劉周奠儀。俱送訖。所謂投工常例。詢來役。與內數相合。據云甚妥。亦不便再查。讀新詩。如相晤語。慰慰。印色甚佳。謝謝。吳海嶠年兄。旣已上任。其初政可教者。幸開誠示之。生近況如

常。更覺酬應忙迫。全無臨書之暇。此其所不樂也。役旋草此奉復。幷候嘉祉。馳切馳切。光頓首。

獻歲後有一信。由徐行老公祖。函中寄去。不知已達記室否。不佞二月內。大爲駁雜。背生一毒。數日間。幾至委頓。今幸仗庇漸愈。目下作膿生肌。可望無事。然近況亦良苦矣。買銅甚難。然不敢不勉。託泰老公祖者。業已催之。彼有耑差。不敢久誤。其餘托親戚。有就近地採買。此時尙亦無多。俱約至四月。彙送德州。果能如期。則妙。若德州則不能購。將來不能在四萬之上也。銅價俱照八分半發訖。九分之說。且不必言。若將來運德腳價。不足。自酌量算之可耳。購人承世兄如此留心。感感。新差不知爲誰。以病中不令傳知。恐一聞外事。不便於賤恙。醫者之言若此。見手教。侍海翁諸兄來看時。卽託轉問。而囑之入都。亦不必太遲。若慮稍稍過限。路中取下一印結亦妥。鄒父母乃多事之人。與生頗厚。見時當言之。伏枕奉復。不覺溢幅。諸惟心鑒。馳切。光祀頓首。

久無便羽。疎於寄候。遙知近祉清勝。念之馳結。公餘詩興若何。猶有臨池之暇耶。茲小女之僕上京。特詢福履。因前月接邵長班一稟云。王壻保舉疏。於初旬到部。有湖撫王題爲興山知縣清廉愛民等語。彼時欲遣人達知年兄。想爲日已久。部覆已定。故爾聽之。乃彼任中。至今無一信至。不知是眞是假。殊爲增悶。懇祈留神一查。如已經覆准則妙。倘有別說。或係虛傳。亦求詳示。以慰懸懸。至懇至懇。幷祈致意令兄。道相候之誠。草勒不備。惟心照爲禱。眞切眞切。光祀頓首。

伻回。接手翰。具悉近祉爲慰。王壻保舉事。十月間。楚撫始批允。待督至會題。費如許工夫。今又停例。尙未

見貴部覆疏云何若保過與未保者無異則前案可以寢矣泰瞻公祖陞去吾東大失所恃近日省中光景漸不如昔往年地方要事此公猶肯直言吾輩公言猶肯相信而今而後地方官與士夫交情廢矣安得有正人之論入當事之耳耶履端將屆年兄榮納新祥棗餅野味不足以佐辛盤見意而已致意令兄恕不耑函統惟心照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王壻叨知年兄近祉爲慰愚自二月病目至今百日未愈不但眸子眊焉抑且睨而視之既無望於離婁之明豈復能知西子之美惟眼前茫茫無際足下倀倀何之耳可笑可憎年兄必聞而深愈之也茲敬懇者敝同年孟鏐壬午舉人見任濟寧學正歷俸已七八年計此後陞期不遠乞年兄爲之及早留意斟酌於遲速上下之間或內而國學翰詹或外而邑令可免於遭醜者兩路皆可寬其途以便轉移最怕者恐淪落教授一寮耳彼有毛詩業已驗貯惟年兄之所用可應時而奉也今老同年之在仕途者鄰老之外止此一人甚爲關切不得不求年兄之仁拂也至禱至禱因目塗鴉字多難辨然而不敢倩書諸惟心照馳溯不一光祀頓首

數日前有小牋上候新祉想達典籤此時小伴尚未歸也茲敬瀆者藩吏趙運隆齎計册至京其人乃舍親也特令專叩台端彼雖明白謹慎然初膺此任恐有未諳萬祈年兄百凡玆拂賜之指示或命紀綱導引之俾得善爲竣事免於過失借光多矣至懇至懇伏惟心照臨啓依切期光祀頓首

久未作書寄候與居馳慕不可言八月見令弟高發喜極距躍家門積德之報如是不爽夫人奈何而不

汲汲爲善也。自世兄復綜銓管。遂覺吾鄉人情平風靜浪。萬頃波瀾。俱成安流。爲政豈不在人哉。不佞今年。心緒最惡。益覺衰老。雖勉強消遣。與自然者終不相同。糊塗過日而已。敬候令兄納福。恕不另啓。祈致意。野味二種。聊佐辛盤。希笑存之。承略不備。諸惟心照。翹切翹切。光祀頓首。

昨晚備語劉役。今早卽往叩見年兄。候至入署而回。所言前後事。已洞記之。云歸卽悉陳。求所以報命也。如仍欲面諭。乞使一人呼之。明日想當令投册耶。附此先聞。光祀頓首。

午餘敬候榮陞。幸勿他往。且帶陞資一千爲望。啓脩來世兄弟。光祀頓首。

十三日小酌餞子相乞年兄。晨臨圍談。敬此預啓。脩來世兄閣下。光祀頓首。

連日未得晤教。慕甚。寶應令舍姪孫蕙。以卓異應領袍帽。不知若何領法。乞示知。以便遵領。容謝不一。光祀頓首。

忙中有污佳扇。繳上一笑。近作附請斤政。外具扇一柄。煩賢姪大筆。又聞送梁大宗伯詩。悲壯爲諸公中第一。乞用別紙錄示一覽。爲感。光祀頓首。

濟上寄到一字。想爲季霖之札。敬奉上。再乞發一回單。答泰瞻施公祖。餘晤悉不一。光祀頓首。

恭喜想已啓事耶。昨始見易老。適甚乏。其告賣不如爲少宰時。遂未便言及也。餘亦尙未得當。奈何。暫聞。光祀頓首。

連日未晤爲歉。馮老先生。欲賢姪書扇送之。昨日又問。當早覓一佳扇寫送也。光祀頓首。

少宗伯曹澹老年兄。一扇求楷法爲寶。乞乘興爲一書之。借光多矣。餘晤頌不一。光祀頓首。

敝門人爲其母求節壽詩。猝不能得句。敢借鴻章以文固陋。希撥冗一作。被光多矣。容晤謝不一。光祀頓首。

陸義山尊人壽詩。媿儉腹不能成咏。乞賜鴻章以光盛舉。感不可喻矣。如作律詩二首更妙。容謝不一。

大雨後尚未一晤。想貴寓亦不愧屋漏耶。曾記昨年有獻醜拙文一册。內有墨義窻稿。今妄意入選。乞尋賜一查。光祀頓。

世兄得士之喜。尚未趨賀。貴房止見首卷。其餘有錄出者。乞示一覽。又敝門人及親知落卷。卽乞查賜。以速爲感。容謝不一。光祀頓。

數日未得晤教爲歉。先奉托查平陰縣援納貢監程焯。不記已送監否。乞示。再懇者。如世兄有擬吾省題。乞示一觀。甚感。光祀頓。

小札幷近作一帙。乞轉致余公祖求正。不敢往拜。幷祈諒之。當於闈後投之爲妥也。光祀頓。

昨晚遜老年兄。卽送此字。乃甚相愛之意思也。所云宜稍遲。亦是。再此奉覽。昨卷乞早動筆。用印賜下。以便完此一事。復之以慰其心。光具。

前走謝。未獲晤教爲歉。今柯岸初都掌科。委作太夫人壽詩。捉筆不能成句。萬乞年翁。不吝鴻章。代作一首。感之不盡。至禱至禱。光祀頓。

陸觀察祚蕃

龍門千里。信使殊疎。唯西望紫雲。時深懷結。茲荷老年臺。不我遐棄。翰貺遠加。渥甚殷情。彌慚疎節矣。本擬馳候輿居。緣知榮發在邇。尙期耑介長安布展賀悃。寵錫敬拜一種。心佩明德無窮矣。別諭謹心識之。憑類感切。

周儀部襄緒

山茨接袂。信宿荒齋。嗣竚王猷雪棹。再敍離索。而征帆迅渡錢塘。不識台旌何時北指也。日緣冗雜。未獲走別江干。耑伻馳送。懷念依依。貴通家處。叨及齒芬。定當雲誼關切。謝謝。宅報已囑小傔攜送矣。弟望後將有閩行。前諭楊札。未審可及帶去否。如有緘發。不敢浮沉也。朔風珍重。憑楮不罄。

陸少伯棻

適間奉叩。不值爲悵。敝咨郭扶老。以保債事。復結訟於司寇之庭。一二日內。未能入署。乞年兄爲之包荒。感荷推愛。匪淺。扶老自當面頌大德也。特此佈懇不一。脩老年兄大人。小弟棻頓首。

弟寢疾數日。今早始能啜粥。尊恙想已霍然。前札至失答。又不獲奉候爲罪。家兄館事。仍望年兄玉成。不敢以煩他友也。可否幸裁示之。脩老年兄大人。小弟棻頓首。

偶過沈康老寓齋。得讀瑤章。知爲謫仙後身。敬服詞壇領袖矣。未識肯慨賜一册否。春風蕭寺。名卉奇松。近咏必盈箱。幷求惠教。舊刻數葉。自慚鄙俚。引玉爲勞。不敢藏拙。錦旋何日。尙容趨送。小弟棻載拜。

偶有舍親到寓。不能趨叩。若佳章可以賜讀。甚快甚快。否則明早。當造尊齋也。脩老年兄大人。小弟棠頓首。

今歲同年壽分。皆已不出。蓋因舊年一週。彼此往來已遍。弟亦不敢獨異耳。王夫子盃分。仍祈補足何如。候候。

譚太守吉璁

來諭領悉。明出署。即到彼奉候也。特此復。原札附上。弟吉璁頓首。

春秋題。從來二單二傳。至傳題。皆兩比。從未有一句者。蓋石門與胥命瓦屋合。若與別合。雖旨中不載也。順天新榜。舊例必已查確。乞明示。切感切感。特此甯毋節無傳。主尊王通貢。向爲左傳題。今不用矣。并及。弟璁頓首。

李訓府楷

聖賢删詩。其作詩蓋甚寡。尼父龜山操諸篇。復聖未聞也。予讀孝廉詩。感神明之胄。時中之學焉。古無律詩。而後世有之。宋儒有言。孔子未免應舉。然則家訓可作。詩亦可爲。孝廉工於詩。而尤絕口不談詩。視矜夸學杜之輩。汗背沾濡。此先聖之不伐善。不施勞。人之所不能及者也。七律在唐人之間。恐唐人亦有所不及矣。右詩序。河濱李楷草書。

尊照并大集。草草題就。深愧不文。小册反叨高詠。眞拋磚引玉矣。謝謝。梁溪錢礎日兄。諱肅潤。即秦對巖

太史受業師也。有古文瀫之選。將次成書。其館在敝府楓橋。得便一訪之。何如。率復不莊。

先生見贈之詩。奉爲至寶。呈序時。未見此柄。所以未謝。今大作已梓。拙言無所用之。正欲暢言尊潠。區區急就。戔戔短章。何足存覽。場前以小兒考試。當至青門。別爲弁跋。表章作者。小巫神盡。不敢不勉耳。方伯公祖愛我。然不敢恃愛。而作不通之事。前以董畫供清賞。此畫原主。乃一不通世務之人。且將官也。以爲畫係家僮盜出。康國泰原以寄賣。與價買到。二年餘矣。告赴長安。斷給原主。畫在署中。懇求擲下。異日負荆請罪。不一。

昨面請大作。幸可備示。今者爲五言古詩。以將嚮往。倘肯和我。爲感。尊作容以小序上也。修來世師表。楷頓首。

李進士嗣眞

報國分袂。屈指四月。每一念及。恍有塵世之隔。則以弟與年兄。情義之感。眞如水乳。雖一日三秋。而況四更莫莢也耶。歸來窮愁落莫。無一善狀。雞啼蛙吟。皆引愁緒。獨是飲食夢寐間。常有一頎然而長。輶然而笑之人。如爲晤對。如爲謳歌者。動靜言語。心能貌之。卽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閒中欲爲歌行一首。以紀吾兄弟遇會之始。忘形之雅。以及思念之切。拈髭搜韻。而愁懷亂之。迄今未成。如漾空遊絲。引緒不及數尺。而微風斷之。終無尋常之觀。如此景況。良可慨矣。及靜中微思。求其所以之故。不過一窮。遂能造詣至此。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何弟遂窮而至於無也。吾兄近況。不知何若。想米珠薪桂之場。亦未必不至

攢眉矣。老嫂到否。卜居何所。近日有何善狀。便中望示知之。陝中貴同宗。曾求幕中人。歸與家君言之。意欲一往。求吾兄一贊其間。不知可否。如稍可爲之。望老兄極力慫慂爲妙也。如貴同宗有慨允之意。其中周旋。亦望吾兄先爲之地。蓋泄柳申詳。所以安身之道。應如是耳。想年兄亦必代弟爲謀也。相望之意。累紙不盡。旅次匆匆。不勝神往矣。敬上修翁顏老年兄閣下。弟李嗣眞頓首拜。

呂繇俟考

兩次汚素系方悚仄未已。復承重委。敢不赧面報命。但恐有損諸葛公盛名耳。明蚤書就。來取可也。佳什已得杜髓。游夏烏能贊一辭哉。示我指南矣。佩服佩服。晚繇頓復。

連爲病縛。不得過晤爲恨。三舍弟已於初十南旋矣。過蒙寵賜。感甚感甚。茲有友人張兄。工部咨文。已於十四到貴部。祈推分蚤咨送監。天寒。貧生思歸心切也。囑切囑切。容面謝不既。前孔生已邀炤拂。並謝。繇晚頓首。

出場後。賤恙更劇。遂不得趨謝也。尙有要言奉商。俟遲一二日。再面悉。茲以敝友人之子入雍。聞今日戶部咨文到貴部。求推分卽命書役移咨。蚤一日。則見台愛矣。容面謝不既。繇頓。

屢造謁。屢相左。耿歉耿歉。繇今以乏資難歸。暫完館事。館在城內王府二條衚衕筆帖式王名信家。繇之屢屢奉叩相商者。無他求。爲謀一讀書地。新正後。諸學使俱換。能于新公處一薦。得借看卷。理我舊業。則感德寧有既耶。祕之祕之。此懇。晚繇頓。

向爲呂年兄。奉懇當事一函。因呂年兄行迫。未得就緒。昨又有字來索。祈年翁便中。卽爲草出。一可完繇口面。二亦可少爲年翁生發。幸慨賜爲荷。繇十三蚤。必行矣。再圖晤謝不盡。倘恐有誤。繇當立字爲質也。其名空之。再塡可耳。脩翁老年翁。繇頓。

在都屢承厚愛。感感。出都時。曾兩辭台階。幷求當事一函。想尊冗未得慨發。後匆匆策蹇。弗獲面別。至今耿耿。法帖釋文。向未錄完。笥中又檢得一册。附寄去。其餘當另呈也。行人甚迫。不多及。令兄先生。幸叱名。繇頓。

譚太守吉瑄

今日當往拜。並看令叔先生。聞今日大駕進城。故復中止。明日上行李。想亦不能來園。十七日無事。同令叔先生來。聚談半日。亦快事也。天涯知己。會晤良艱。知有同心。故不敢以套帖奉請。定當笑而諒之耳。何如何如。此上季翁先生。脩翁親臺。均覽。小弟瑄頓首。

旬日不辱過臨。想望不已。命老傳愛諭。想已達之徐公祖乎。今姑看其自處若何。再當以字往聞耳。向所云詞林胡璞老。欲求允老相爲之意。爲其有北山翁淵源之自也。親臺常相見。仍求一言先達之。弟畏熱不能往晤。卽拜之。亦未必卽會也。何如何如。今因清源柏老親翁。慕高雅而請教。敢以字聞。天涯咸里。一見如故。轉覺弟言之爲多也。一笑。暑瀉草草。幸亮。弟瑄頓。

弟自初三日擾回。卽重傷風。鼻塞痰嗽。至今尚未豁然。是以聞令叔先生達和。未得躬候爲罪也。因思令

叔既來。當爲說處歸資。仍以前日勞帖所送之程舍親一事。再煩一札致之。願照許虞老之數。爲令叔車馬之費。此亦不勞而得之也。弟亦可自往一囑。特爲尋事不出。巧爲親臺一力耳。如可行。乞呼舍親入內。細商行之。若公允未暇。可命趙掌家持尊帖來舍。當面議妥確。而後入告。斷不浪漫從事也。何如何如。令叔若愈。祈過舍一歡。幸致聲。附香圓八枚。用見同香之意。弟瑄頓首。

黃孝廉捐

接手教。知老年伯捐館舍。可勝震悼。尪羸之餘。不能趨弔。亦未遣一价。少伸雞絮之誼。殊覺愧懼交集也。伏讀行述。撫膺歎服。老年伯。生平慷慨忠孝。眞足千古。且子姓繁多。簪笏濟濟。天之報善人。可爲厚矣。孔老年翁。以聖裔高賢。爲東方師表。墨人士仰賴實多。世兄亦復英年磊落。是皆欲數共晨夕者。惜病臥蓬蒿。不敢辱先生長者之駕。然令德高風。子弟輩且口道之矣。容小愈卽當負笈請教也。壬子秋。蒙年兄遠惠詩箋。未獲答和。今復垂清問。五年之內。兩承慰藉。而狼狽如初。感念疇昔。惟有伏枕浩歎而已。弟病中無所事事。里曲巷謠。聊以自遣。乃令大巫見之。已使我頹然喪氣。而猥云必傳。得非愧我乎。年兄讀禮家居。暫終喪制。公孤重望。朝廷方虛左以待。千秋之業。是在今日。弟且拭目俟之矣。蕪詞一闋。書箋呈教。惟斧削之。便中賜和爲感。臨楮曷勝馳結。

黃御史敬璣

小兒歲內。過擾郇廚。深爲感勤。當茲春光明媚。知新履佳勝。愧病軀家食。不能共飲略長安花柳耳。倘秋

聞得愈。卽當躬侍言笑也。茲因韋公丁年翁之便。率勒奉候。韋公與弟。相知最深。今違限數日。恐有未便。乞親臺多方維持。卽弟身受榮賜矣。又聞前歲誥封。已有頒行者。仍祈留神爲感。草草空函。幸惟台鑒。臨穎北望。不盡欲言。

玉律乍回。椒觴初獻。親臺茂祉誕膺。百福駢集。不察可知也。弟以十年客寄之身。今得度歲里門。聊可自慰。但遙瞻燕門紫氣。未免時切顒注耳。茲因唐帝老北上。附此奉候。帝老有事都門。倘可爲之周旋者。祈親臺多方指南。至於長安一切事。有可相聞。乞頻爲示知。俾草野閒人。得與聞京師近事。感佩無量矣。蓋總河李提塘處。有弟報本。可以頻爲郵致也。總河淸正和平。一切體統。俱循漢人舊例。東士自此有福星矣。附聞不悉。

兒輩入都。叨蒙雅愛。奈不才有負栽培何。弟擬今歲北行。而又以小恙滯留。明春當面領大教也。茲因羽便。率候近禧。兒輩落卷。借仗鼎力查寄。其中或有小費。亦祈親臺代用。卽奉償也。連后場查出更妙。如止鄙場。亦可。草此奉懇。統惟丙照。不悉。

東野廖生雲鵬

寒門幸叨帝眷。恩至渥矣。而諸務周全者。實出自老親家培植。以湊成一代盛典也。前拜讀瑤翰。深感垂念。銘刻高深。曷云所報耳。小兒赴都多日矣。凡部疏議定之事。想已妥就。但祭田一事。本省藩司。甚屬掣肘。其所撥之地。盡係水窪山岡。千年不茅者。若不乘今煩爲改撥。恐致後流爲虛具。至于修廟估計之物

價。與附廟戶役之數額。俱尚未有定論。總之弟族蕭瑟。諸道所司。一無以應。故致施發遲遲耳。惟望老親家。終始周全。鉅細照拂。則老親家之弘仁大義。當與盛世之殊恩。并垂於千萬禩。而子孫實世世受其賜矣。肅此布懇。不盡欲言。臨池曷勝瞻溯之至。

魏明府煜如

久未覲芝眉。五內慇切。鳧趨莫由。徒深葵傾耳。恭聞親翁。德望日隆。賢聲茂著。金甌之卜。應即在指日間也。茲因犬子入監。躬叩崇墀。其一切事宜。伏乞多方指示。曲賜玉成。骨肉至愛。當永矢弗諼矣。附具八行。恭候鴻禧。不盡闊悰。統希睿炤。臨穎無任馳依。

顧處士炎武

仙舟一晤。良豁積懷。王程靡及。不獲攀留信宿。以罄願言。猶爲耿耿耳。所寄書板。乞付去伻。家訓如命勘正。容於秋仲入都面奉。率此附候不悉。

弟向日錄有古今集論五十卷。頃竟李劉年翁。延弟至署。删取其切於經學治術之要者。付諸梓人。名曰近儒名論甲集。因此淹留。尚有旬月。如貴地友人家。有鄴架之藏。欲一就觀。且得以晤言講習。尤幸事也。日下欲借唐荆川稗編第一套。抄錄幾首。未知可轉覓否。大小阮才名已達之當事。如便中至郡。可投一刺。極相企慕也。新詩并乞惠示。以便奉揚休譽。燭下草此附啓。不盡。吉人超宗兩社翁。併希叱致。

去秋得接光塵。恨首路匆匆。未獲信宿之留。以聆微言。而商大業至於四方同人。遙相問訊。無不仰贊鴻

才以爲今代復有知十之姿庶幾之品也。仲春偶過兗署。未得親詣闕里。再侍雅譚。專伻賫所刻韻譜。呈正大方。至前日所留詩本音稿。係未改定之書。其中有舛誤者。姑寫二歸附上。閱過黏卷內付還。他日當攜全書奉觀。更求指誨耳。率爾未盡。

弟以今六月。至雁門時。李君天生自關中來言。修來社翁在方伯署中。不多會客。初秋入都。而敝鄉沈繹老。亦自關中來。交相推許。計太華終南之勝。二崤函谷之阻。周秦漢唐之蹟。並已收而載之行笈矣。山史兄及楊王兩敝門人。並得一見否。石珍杜翁想閉戶著書。臥游五嶽。胸中當別具一邱壑。而鴻文大製。日新富有。則兩君固並驅中原矣。弟頃至岱下。俟主人之歸。即過兗郡。先此奉候。幷問秦中諸子消息。所留詩本音。乞附下。已大加刪改。將以新本就正也。諸容面悉。不既百一。

老年臺既晉秩寅清。而令兄復駿蜚東國。凡在知己。莫不欣忭。弟以訟事未了。尙缺叩賀。茲有德州方山謝年兄入都。附此申候。方山爲內院淸義公之冢嗣。翩翩文雅。更能熟於古今。少年中鮮其儔匹。屬以蔭職赴部。一切仰祈照拂。緣弟夏秋主於其家。昕夕對譚。心所歸依。惟在門下。至於居官涉世之道。亦望時時提命。貴鄉才俊。可爲後勁。不俟弟言之畢也。冬杪圖晤。不悉中懷。

在都時。極荷惓惓之愛。今姜元衡攀及弟名。具題請旨。弟已赴濟南投到矣。先有一札。致譚年翁。業詳此事始末。念知己聞之。必倍懸切。謹此布啓。前沈天甫所指造陳濟生逆書。有序。有目。有詩。有傳。原狀稱共三百一十六葉。今元衡所首之書。無序。無目。無詩。止傳一百餘葉。知部中原書已燬刪去。天甫狀中已經

摘出者。稱另是一書。據元衡南北通逆情由一揭。欲借此書。另起一大獄。而羅書內有名之三百餘人。於其中以翻主僕名分之案。不知就此百餘葉中。篇篇有濟生名。則即此一書之明證也。奉旨爲沈天甫捏造之書。即已故之陳濟生。尙屬誣罔。而況餘人乎。弟敢不惜微軀。出而剖白此事。尤望大君子主持公論。此札仍乞傳與譚年翁一觀。并以告諸吳越之同聲氣者。廣韻留程宅。候取不盡。

康熙七年二月十五日。在京師慈仁寺寓中。忽聞山東有案株連。即出都門。於三月二日抵濟南。始知爲不識面之人姜元衡所誣。姜元衡者。萊州即墨縣。故兵部尙書黃公家僕。黃寬之孫。黃瓚之子。本名黃元衡。中進士。官翰林。以養親回籍。揭告其主原任錦衣衞都指揮使黃培、見任浦江知縣黃坦、見任鳳陽府推官黃貞麟等十四人。逆詩一案。於五年六月奉旨發督撫親審。事歷三載。初無干涉。忽於今正月三十日。撫院審時。稟稱有忠節錄。即啓禎集一書。元衡口供。啓禎集二本。皮面上有舊墨筆寫忠節錄字樣。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寧人。到黃家搜輯發刻者。咨行原籍。逮證。據其所告。此書中有黃御史宗昌。即坦之父。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握髮以終。以爲坦父不曾剃頭之證。有顧推官咸正。傳一篇。有云晚與寧人游。有云有寧人所爲狀在。以爲寧人搜輯此書之證。不知此傳何人授稿。何人親見。刻板見在何處。此書得之何方。而就此握髮一語。果足以證已故二十餘年黃御史之不剃頭否。就此與游二語。果足以證寧人之即顧寧人。又即搜輯此書之人否。且讀邸報此書已於六年二月。曾經沈天甫出首矣。請略言之。昔敝郡有陳明卿先生。諱仁錫。以壬戌探花。官至國子祭酒。好刻古書。有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書。一十二種行世。其子濟生亦好刻書。濟生已故。有光

棍施明者。從海外來。與沈天甫等。合夥僞造此書。假已故陳濟生之名。而羅江南北之名士巨室於其中。以爲挾害之具。又僞造原任閣輔吳甡一序。以騙詐其子。見任中書吳元萊。奉旨圈議。部議書內有名之人。共七百名。內有寫序寫詩。譏傷本朝之人。五十餘名。合行查究。奉旨。沈天甫。夏麟奇。呂中。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及代主控告之葉大等。合夥指造逆詩。肆行騙詐。雖稱逆詩從海內帶來。茫無憑據。又云編詩之陳濟生。久經物故。而從海內帶詩之施明。又經逃走。此等奸棍。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大干法紀。爾部即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俱行嚴審擬罪具奏。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俱着嚴行緝拿。獲日也着擬罪具奏。刑部審得沈天甫等供稱。騙詐吳中書銀二千兩未給。將此書出首。欲圖三品前程是實。奉旨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四人。于閏四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處斬。施明吳石林緝拿未獲。今元衡所首之書。一百二十餘葉。與沈天甫之三百一十六葉者。雖刪去頗多。而詩即啓禎之詩。傳即此詩之傳。編造之人。即陳濟生。其爲一書。不問可知也。恭繹明旨。不直曰編詩之陳濟生。而加以又云二字。又云者。據沈天甫之所云。是已故之濟生。聖明猶燭其誣罔。而元衡欲以此牽事外之人。而翻久定之案。其南北通逆一稟云。據各刻本山左有丈石詩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遺淸等社。皆係故明廢臣。與招羣懷貳之輩。南北通信。書中確載有隱叛與中興等情。或宦孽通奸。或匹夫起義。小則謗讟。大則悖逆。職係史臣。宜明目張膽。秉筆誅逆。故敢昧死陳揭。逆刻種種。罪在不赦。北人之書。削我廟號。仍存明號。且感憤乎鴟張。虎豹乎王侯。南人之書。以我朝爲東國。爲虎穴。以僞王爲福京。爲行在。北人之

書曰．斬虜首．黃培刻郭汾陽王攷傳中．有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乃子儀敗安祿山兵紀功之語．擁胡姬．征鐵嶺．黃培詩有云．怨女金閨裏．征夫鐵嶺頭．殺金徽．又有思漢威儀．紀漢春秋．南人之書有黃御史握髮一傳．又有起義有舉事有勸衡王倡義及迎魯王浙東王上益王等事．又有吳人與魯藩舟中密語．又有平敵將軍有懸高皇帝像慟哭及入閩入海等事．北人之書有含章館詩集．友晉軒詩集．夕霏亭詩．郭汾陽王攷傳．南人之書有啓禎集．即忠節錄．歲寒詩．東山詩史．倣文信國集子美句百八十章．其北人則黃培所刻．十二君唱和序跋等人．其南人則啓禎集所載姓名籍貫．俱在刻本中．約三百餘人．是元衡之意．不但陷黃坦．陷顧寧人．而并欲陷此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也．不知元衡與已斬之沈天甫．逃走之施明．何親何故．何以得此海內帶來之書．而前唱後和．如出一口．其與不識面之顧寧人．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何讐何隙．而必欲與黃氏之十二君者．一網而盡殺之．推其本意．自知以奴告主之罪．律所不赦．欲別起一大獄．以陷人而爲自脫之計．遂蹈於明旨所謂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者．而不覺也．天道神明．不僭不濫．今于三月四日．束身詣院投到．伏聽審鞫．至教唆陷害．別有其人．尙容續布．統惟詳察．江南布衣．顧寧人頓首．

魯公書家廟碑．多寶塔碑．爭坐位帖．俱在西安府學．俗所謂碑洞者．其所書郭敬之家廟碑．在布政司．奉使蔡州題字．并石刻像．在同州．臧懷恪碑在三原縣．碑洞中石經．及漢唐字．但有錢即可買．不必用官府．惟各州縣古碑．非官府不能致．然多是唐碑．惟郃陽漢曹全碑．極佳．其他若麟遊之九成宮碑．長武之虞恭公碑．俱佳．若多印得．曹虞二碑各一幅見惠．最感．

申鳧盟名涵光。永年人。太僕公之長子。今庶常隨叔之兄也。太僕公甲申殉國難。路安卿名澤濃。曲周人。故總漕皓月公之子。聞近日亦在府城住。如不遇此書即留申宅。孫徵君名奇逢。字啓泰。容城人。今住輝縣。萬歷庚子舉人。今年八十三。河北學者之宗師也。王無異名宏撰。一字文修。號山史。住華陰縣西岳廟南小堡內。故少司馬公之子。關中聲氣之領袖也。楊伯常名謙。故王孫也。住西安府南八里大塔堡內。大塔者。慈恩寺塔也。或駕在藩司署中。則求於到日。即遣人致之。何虛子公祖。以臺中出爲關內道。銜籍俱列便覽。其衙門在布政司內。共書六封。各送韻譜一本。伯常則二本。故有七本。

赴東六首

萊人姜元衡。訐告其主黃培詩獄。株連二十餘人。又以吳郡陳濟生忠節錄二帙首官。指爲炎武所輯。書內有名者三四百人。炎武在都聞之。亟馳投到。幽繫半載。撫院劉公審鞫。即去年奸徒沈天甫陷人之書。得蒙開釋。因有此作。人生中古餘。誰能免尤悔。況余庸駑姿。側身涉危殆。窮竄起東嵎。長鯨翻渤澥。斯人且魚爛。士類同禽駭。稟性特剛方。臨難詎可改。偉節不西行。大禍何繇解。行行過瀛莫。前途憩廣川。所遇多親知。搖手不敢言。爾本江海人。去矣自足全。無爲捋虎鬚。危機竟不悛。下有淸直水。上有蒼浪天。且起策靑騾。夕來至華泉。苦霧凝平皐。浮雲擁原隰。峯愁不注高。地畏明湖溼。客子從何來。徬徨市邊立。未得訴中情。已就南冠縶。夜半鴟鵂鳴。勢扶風雨急。廷尉望山頭。嗟哉亦何及。荏苒四五日。乃至攀髯時。夙興正衣冠。稽首向陵墀。詩人岸獄中。不忍恭敬辭。所秉獨周禮。鄭沛猶在斯。北斗臨軒臺。三辰照

九疑。可憐訪重華。未得從湘纍。羲仲殷東方。伶倫和律管。陰崖見白日。黍谷回春煖。柔艣下流澌。輕車度危棧。草木皆欣欣。不覺韶光晚。大造雖無私。薰蕕不同產。奈此物性何。鳩化猶鷹眼。天門訣蕩蕩。日月相經過。下閔黃雀微。一旦決網羅。平生所識人。勞苦云無他。騎虎不知危。聞之元彥和。尙念田畫言。此舉豈足多。永言矢一心。不變同山河。

顏氏家藏尺牘卷二

王官谷

士有負盛名。卒以虧大節。咎在見事遲。不能自引決。所以貴知幾。介石稱貞潔。唐至僖昭時。干戈滿天闕。賢人雖發憤。無計匡杌。揘邈矣司空君。保身類明哲。放逐歸山阿。閉門臥積雪。視彼六臣流。恥與冠裳列。遺像在山厓。清風動巖穴。堂茀一畝深。壁樹千尋絕。不復見斯人。有懷徒鬱切。

先妣忌日

風木凋零已過時。一經猶得備人師。聞絲欲下劉毅泣。執卷方知孟母慈。秋雨秀連中野蔚。夕陽光起後園葵。無窮明發千年慨。豈獨杯圈忌日思。

顏氏家訓荒亂以來雖寒畯之子能讀孝經論語者尚爲人師雖奕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

常熟縣耿侯橘水利書

神廟之中年。天下方全盛。其時多賢侯。精心在農政。耿侯天才高。尤辨水土性。縣北枕大江。東下滄溟勁。水利久不修。累歲煩雩禜。疏鑿賴侯勤。指顧川原定。百室滿倉箱。子女時昏聘。洋洋河渠議。欲垂來者聽。三季饒凶荒。每與師旅併。誰能念遺黎。百里嗟懸磬。況此戎寇深。早夜常奔迸。上帝哀惸嫠。天行當反正。

必有康食年。河雒待明聖。自非經界明。民業安得靜。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畎澮徧中原。粒食詒百姓。

瓠

瓠實向秋侵。咢然繫夕林。不材留苦葉。槁死亦甘心。偶伴嘉蔬植。還依舊圃尋。削瓜輸上俎。剝棗遜清斟。衞女河梁迥。涇師野渡深。未須驚五石。應信直千金。作器疑無用。隨流諒不沈。試充君子佩。聊比國風吟。

弟於九月二十日保出。十一月十日。一案之人。俱已赴院畫供。想有題結之望。凡所以入險能出。困而不躓者。皆知己扶持之力。當世世尸祝。不敢以楮墨宣矣。前具近詩六章。曾徹覽否。屢有札與舟公。託其致感。而未見一報。豈其移寓。或石頭之沈浮耶。今有一函。祈致之。近況詳之函中。可共覽也。旅食無依。暫寄徐玉老署中。不謂有延安之陞。則此中別無主人矣。萬老先生書。已投。似蒙注念。院批取保。一宿便發也。弟候命下結案。即詣都中叩謝。如尙遲。則俟舍甥北上時。代弟九頓台墀。今來者玉老之僕。囑其三日後。走領回書。沍寒不莊。幸宥。

弟今年寓跡。半在歷下。半在章邱。而修志之局。郡邑之書頗備。弟得藉以自成其山東肇域記。若貴省之志。山川古蹟。稍爲刊改。其餘概未經目。雖抱素餐之譏。幸無芸人之病。然以視令叔先生。則眞魯之兩生。不敢望後塵矣。汶陽歸我治之四年。始得皆爲良田。今將覓主售之。然後束書西行。爲入山讀書之計。所刻座右語一通。并音學五書面葉。呈教。近日又成日知錄八卷。韋布之士。僅能立言。惟達而在上者。爲之推廣其教。於人心世道。不無小補也。率此附候不宣。

夏初匆匆出都。歉然之懷。難以筆道。想道履彌勝。大業日增。令叔先生。今在都門。亦當聽鵲起之音。奏鹿鳴之什矣。弟久滯安德。仰藉洪庇。章邱一案。已得小結。雖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轉篷思息。倦羽思還。九仞之功。非仗婁侯不能終此一簣。敢乞鼎致。其詳在札中。未緘。以舟老正值文場。不敢瀆札。并乞於試畢日道意。小价王登往庄。故遣潘一廉。其人謹愿。望賜回諭。詳文於二十後到廳。更懇家報中速聞之。至禱至禱。

昨出抵暮始歸。承駕左顧。失迓爲罪。家訓勘畢送上。並用硃筆。以便一覽。卽得。幸爲另抄一本。仍乞原本見賜。感感。弟炎武頓首。

大作清勁。無一俗筆。太華伊闕諸作。爲集中第一。思悲翁戰城南。亦有白傅諷諭之遺意。大雅之音。得復起於今日矣。敬服敬服。元稿返上。略商數字。識以浮票。未知有當否。諸容晤悉。弟炎武頓首。

弟纔至城中。尙未拜客。老社翁須兩三日後。以未申二時過我。則得晤矣。大才何藉弟筆。想未見刻啓耳。附上一紙不盡。弟炎武頓首。

弟爲一二相知所留。似須秋杪方可行。昨諭抄書者。能爲弟覓二人否。弟炎武頓首。

歲云暮矣。欲走齋中一晤。不知可得片刻之暇。商訂風雅否。此間殊覺總總。弟於二十七日。移至舍姪寓中度節。肇域記想已閱畢。幸付下。此啓。弟炎武頓首。

弟以較讎之忙。不及親叩。專伻走送。別有一函。便中求投入理署。令叔先生。並希叱致。知己之言不敢忘。

惟努力讀書以庶幾無負相期之意也弟炎武頓首

捧讀大章清新婉逸逼似唐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矣羡服羡服舊刻二册乃五六年前作中有誤韻幸爲藏之河北關中書共六封馳上姓氏居址別開一紙煩照單分致昨枉顧以主人不在率爾慢去殊深不安統俟文旌東返面頌并求惠示西征大作耳長路關山濁涇清渭千惟珍重旦起作書數千字恐使人來取匆匆遂不能詳弟炎武頓首

詩本音二册送上中有駁正者乃衞太史筆也此書未定不必抄錄只將坊刻詩經一本圈注其不合及太瑣碎者置之可也更祈教正爲荷底事一有信即求示之弟炎武頓首

聞已具覆幸詳示之詩本音閱完并求付下弟炎武頓首

舍甥久積傾慕昨奉叩未晤今擬於初四日攀駕一譚俾弟亦得侍聆誨言至感至感弟在初旬內亦欲出都矣弟炎武頓首

五日前曾走叩未晤既台命諄諄不敢固強舍甥容另卜日奉候但弟目下即擬出都不得追陪一敍奈何奈何尚容趨別未悉弟炎武頓首

前有一函想已徹覽弟不遵明哲之訓果有此累今江友之驕吝足以致敗而與之同事奈何奈何南冠而縶竟不得出一切詳之舟老書中惟知己爲之共拯懇切懇切餘語去价能道不悉弟名心肅

前走叩未得面弟以十二三出都往德州此刻擬一造別并問貴鄉有旅伴可同行否退谷先生常問起

居附及弟炎武頓首

弟來此區區之意尚未得少申爲歉廿四日出都前往歷下如有札寄示乞寫德州北李宅家報付報房封遞三四日可達李老先生諱源字星來原任河津令與弟交頗密即可專人賫至省城也事畢再容趨至九頓報至德州先到蕭宅須即轉至李宅有二李故稱北以別之小弟炎武頓首

來諭惓惓深感愛厚所云屢有言相致者止於舟札見之他皆未到即賦梅者止有一札無兩札也所云但當力辨有無勿牽別事敬如台旨笥中之書昨至德州簡點二日悉取而焚之矣幷復此中之事大抵上有求而下不應弟遂無保出之法黃氏絕不照管債主斷絕日用艱難庄田之麥俱爲劉棍割去每日以數文燒餅度活何以能支欲乞一問南夏諸公若天生至晉可爲弟作書促之入京搏輦上一二函至歷下必多有所濟弟已別有字往關中矣一切統希垂照不宣舟書可互觀之弟名心勒

五月十九日院審先取有同案中年老者四五人保識黃御史曾已遵制剃頭口供次辨啓禎集中有寧人字無顧姓又不在黃御史一篇傳內幷審出釁起章邱地土情由惟問姜要顧寧人輯書實證無詞以對又扳即墨老諸生杜述交爲證此人從不識面又展轉推出所從得書之人爲萊陽孫榮榮乃積年走空之人今並行提去矣雖未保出而是非已定此皆上臺秉公持正及大人君子孚號壯拯之力惟有世世尸祝茲因便羽先此奉聞弟名宥具

屈處士大均

弟明日決行。兩日俱在周老處。承枉顧寺中。失迓爲罪。明早當造榻奉別。秋氣漸寒。惟加珍攝爲望。此復修翁道長兄弟大均頓首。

弟明日乃能行。尊集印成。幸先以一二本惠教也。畢右萬兄。慕先生有道。工文章。欲得先生爲其尊公東郊先生作一疏草跋。刻之。此疏大有功於聖門。望先生有以慰之。右萬兄精心理學說。而闢二氏。多發人所未發。其晉謁先生。蓋欲先生爲之印證所學也。萬爲留神。上樂圃先生弟大均頓首。

李檢討因篤

曩過燕臺。重親有道。晤言未悉。而班馬促旋。年翁惓念故人。不使雲泥懸望。接塵屬飲。歡若平生。六翮高騫。攜手孚於金石。南箕北斗。足翻明月之詩矣。別來偃臥山中。絕不聞門以外事。去春亭林先生見訪。始知年翁有苫次之哀。倉卒東還。事皆合禮。猶憶吾兄通籍後。輒迎老伯入都。弟嘗就謁堂端。一承杖屨。典型淪落。觸事悽然。方期遙賦大招。薄展生芻之誼。而弟適爲虛名所誤。致諸公謬采上聞。號泣控辭。半載殆無寧日。甫得敝鄉兩臺垂憫。取結移咨。乃部駁既嚴。而溫綸復再三敦促。不得已至舍白頭老母。制匐京師。繕疏陳情。扼於當路。淚枯力盡。溝壑是甘。幸總憲魏公爲弟密題教孝一疏。又流涕面奏。聖心惻然。可免考圖歸矣。遠荷朶雲。寬其疏節。且命爲老伯作追輓之什。此固弟之夙心也。眼底疲於應酬。至衄血二次。無一刻得暇。容出京時。於畿南近邑爲之。並評閱尊集。覓便鴻寄上。萬不敢忘。見贈大篇。推奬踰分。非謫陋所敢當。匆匆附謝。病眼昏暗。屬舍姪書。統冀鑒原不一。

前荷吾兄遠貽翰劄賤子何人記不圖古道之猶存也尊集謬肆丹鉛僭踰無所逃罪然寸波塊土仰佐高深誼忝夙交知吾兄不爲河漢耳老伯禔躬純粹當代儀型奉輓之詩必擬得其近似比者風塵稠濁寸晷無寧未敢以泛常應酬草草塞責況親承杖屨辱在通家吟哀些於九京海嶽共聞斯語歲內當寄紫瀾家弟所轉上吾兄並答大篇統呈郢削也弟久栖輦路違越慈親引領西風肝腸欲裂頃不自揆冒昧陳情蒙主上特恩許以歸養目下束裝返里百緒茫然燒燭裁書苦無倫脊抵家喘息略定即黽勉以踐前言拙稿半皆散遺偶得炎人刻送三紙請政新秋餘暑未盡諸惟珍玉不宣家舅送到餡餅不敢自私邀仁兄刻下送小寓同享之上修翁老仁兄弟篤頓首

宋廉訪琬

重九之集因爲王襄老公祝知老年翁無甚深交故未奉約嗣後同人雅席自當追隨鞭弭也小壻王生深以得御龍門爲幸其事之原委已經面陳各省起送者不止一人而當事狐疑不決業覓一要津致之倘得鼎札數行破其拘攣之見則雞肋微名可以成就或與泰升兄共作一函祈惟台裁驟爾唐突殊爲不安但往返跋涉望此甚殷故敢冒昧以塞其請所謂慰其孺子意也送張幹老二詩呈教此題定有佳篇希賜一誦容即趨謁面頌不旣

久暌教益殊切調饑前者恭候台安未得一見比聞道體已平良深慶忭敬懇者弟昔年蒙難有山右宰姓者周旋備至心甚德之今伊二子考譯字生高昌館試者寥寥而字學無出其右冀老年翁拔置前列

五六名以內庶得借手天功以報故人不啻身沐生成矣容趨謝不一

夙疾纏綿日事藥餌兼以暑中無事不敢時溷輿居用是久疏塵教耿仄何似啓者舍親謝名會同其尊人與先君子交好最深通世誼者非一日矣文頗成章字殊摹古歷試成均一時譽滿今咨部候考定職有最上一乘之望伏祈老年翁從公檢閱特賜主持俾得邀榮冠服以爲閭里之寵以慰讀書之志恩施所及弟自永矢弗諼寧第荷生成者戴高厚哉恃在至愛耑此瀆陳惟冀垂神可勝禱切

長安需次追隨壇坫猥蒙老年翁不我遐棄納之聲誼之末提攜教誨情好肫摯何以得此於知己哉溽暑拜別暫過里門一展先人邱墓今已取道廣陵溯荆門而上峽中言念良朋渺焉萬里惟從峨眉山月想見紫芝眉宇耳敝邑公舉欲以先君從祀鄉賢例當歲終達部弟至楚中定有人至萬一文到在前望老年翁力爲照拂以從輿人之請則錫類之仁感均存沒矣望老子老代弟奉懇知自蒙慈注也合肥宛平兩先生前煩爲道鄙意匆匆率勒尙容嗣布可勝切禱

施侍讀閏章

昨歲專函壽簡公祖未達故以壽序稿封入借重鼎呂似可卽以此爲詞也賣舡詩不拘遲早與到則爲之正不必多佳牋同令叔箋刻並惠數紙以廣示同好章再頓首

枉顧失候甚歉重承雅惠不敢全卻已對令叔道此鄙衷矣感媿何似詰朝渡江匆匆不悉名另具

江關相見成近體一首以塵擾未得錄上夜來讀大作爽然歎息七言絕唐人獨具三昧妙在著力不得

杜老別出生硬。稍似拗體。便自專家。尊作金陵絕句。得無效此否。去膚避熟。洗盡時人粉膩。亦是此體所少。南苑扈從八首。則粹然古人。工力悉到。難在作應制體。不寒儉。又字字新警。頌美之中。曲寓諷諫。油然忠孝之意。盤鬱言外。於此道三折肱矣。下問勤懇。使僕不揣喋喋者何也。販夫囊得一金。而與量谷牛馬者。論持籌之巧拙。亦見其不自量矣。抑昔人文字。貴多商量。朋友磨切。或不廢云爾也。抵京師有暇。當數共晨夕。盡發篋中之藏。相與上下議論耳。令叔季相亦奇士。何時快晤。言之神往。寓中雜沓。潦草不倫。勿罪勿罪。

辱書。得尊公先生表傳。及佳詩一卷。悲喜併集。悔曩者不稍停東魯。執手唁晤於洙泗之間也。一別遂爾九年。少壯幾何。修名不立。自顧蒲柳早彫。重迫暮齒。平生記問。十九茫然。豈可復應宏博之科。作後生技倆。乃官司敦迫。不許盤桓。觸暑就道。抵都下。應酬喧冗。便復委頓。蓋自去冬十月。寒嗽至今。未得霍然。筆墨意盡矣。感德門世行。力疾作誄。不揆鄙拙。又點竄大篇。庸匠代斲。其心則苦。千秋之業。寧刻毋寬。僕自金陵讀牋。刻已私目以健手。頃阮亭先生。比鄰接巷。每論詩。輒爲首屈一指。今序中引以爲重。蓋實錄也。諸詩伯持論。近多以宋駕唐。殆爲膚附唐人者。矯枉去唐漸遠。山海之喻。寓有微尚。知己能不河漢其言乎。風便冀有以發吾覆也。使者索報。對客草勒不一。令叔令兄并聲致。貴世令尚翁。已爲桑雨老頌之矣。尊詩入十子詩略者。不得不照衆式。倘刻全稿。必須宋字。筆畫略重。或照錢宗伯杜詩箋注款式。用十一行爲古雅。賣船詩僭改字句。不識可有當否。附及之。敝友梅耦長。心嚮有素。附刻詩請正。幸查收。

朱檢討彝尊

曩者荒文應命。未足頌揚太老先生萬一。乃拜嘉厚幣。寸心含恧至今。飛光如馳。三葛兩易。遙知讀禮之暇。撰述益多。正眄星騶北來。用慰契闊。捧接手教。知尚需時。然得筆疏千里。正同覿面矣。弟迂拙性成。狗祿初非本願。奈有司敦迫。遂入京華。滿擬放還。自視人地。正如薛歐。蟲達老先生。乃以淮陰見方。何敢當耶。拙稿尚未災木。統容晤時。面請指教。太老先生前。不敢率候。鷺蛟還朝。三薰晉謁。先祈叱致。憑穎惟有依馳。弟名箋肅。

潘檢討耒

憶自甲寅之春。獲攀風範。隨蒙特開綺席。竟日論文。雅誼隆情。勒諸心府。片帆南下。戢影衡茅。筆硯荒蕪。鱗鴻稀闊。嗣聞先生奉諱歸里。恨在遠道。不獲磨鏡自前。翹首東蒙。但有企切。煙波釣徒。一竿自足。忽塵啓事。駭若爰居。移病不從。敦迫就道。本擬蹔踏京塵。便行拂袖。取路鄒嶧之間。當信宿高齋。謁孔林。觀禮器而歸。不自意見縻於此。被斷木以青黃。貧越人以章甫。不習不堪。當可奈何。遠惠手書。具感垂注。素韡既除。所望夙駕鋒車。慰答羣望。何尚棲遲林澤。令人作天際眞人想也。拙稿未經繕寫。杪冬小刻二箋附覽。聊以見志。不堪供撫掌耳。令兄老先生。計已脂車北上。不另通候。草草勒復。不盡依馳。弟名單具。

毛處士先舒

伏讀大學解。謂格物乃卻心中物累。又云。物是凡事物情欲之蔽吾明者。格謂卻之。不使蔽吾明。知謂吾

心之虛靈致謂推之以至其極是義精極與鄙見恰符雖與紫陽註格物不同而與其註大學之道節意頗合此眞千古定論也恐近佛學而故避之政是後儒通病理本相通何庸立異虛心折衷深用歎服文釋疏義眞足爲學者之津梁中論字法體用極是但此止可概其常云耳若文字入變處又不可以執定法今只就複字者言之如說命唯事事論語立之斯立大學上老老上長長原道人其人均此一字也上皆是用下皆是體老子道可道名可名樂記物至知知均此一字也上皆是體下皆是用又如孟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上長白皆是體下長白皆是用白馬之白也長馬之長也上長白又皆是用下長白又皆是體類如此等豈有定法音正一編細入毛髮昭哉發幪其所云聲別清濁卽周德清中原音韻之分陰陽也但德清止於平聲分之耳愚又嘗細按四聲俱有清濁而平去入三部聲清濁處卽成陰陽唯上聲一部聲清濁處不成陰陽卽如大著所引平聲通字爲清同字爲濁上聲董清動濁去聲凍清洞濁入聲篤清獨濁然東凍篤皆是陰聲同洞獨皆是陽聲唯董動二字雖分清濁難判陰陽矣此愚所謂上聲清濁不成陰陽者也又平去入三聲皆悉具清濁而上聲又或有清濁或無清濁如董動二字有清濁者也若清聲之風捧諷福濁聲之逢捧鳳伏則上聲同歸捧音矣無清濁也又若清聲之邕勇壅郁濁聲之庸勇用玉則上聲同歸勇音矣亦直無分清濁者也率略攄義未知先生以爲然否或肯更賜詳示而教之乎匡林格物問答韻學通指韻白四種前奉去併望指訛尊著二帙僭筆附壁不具薦林鹿老事未知已妥否書乃小兒所寫今親筆附勒亦防將來或有僞託也又白

數歲前。叨承枉駕者屢。促膝論文。深領教益。至今追味清旨。不去於心。茲者先生領袖羣倫。人欽冰鑒。金衡玉尺。一代崇瞻。弟聆緒風。亦復欣仰。又得舍親洪中令書。知先生於弟有說項之雅。卽浙中當事處。亦蒙過相推譽。知己之感。眞無以爲報稱地也。愧謝愧謝。近小兒忝有卑職。赴選入都。特令恭趨龍門。奉候近祉。小兒菲材。不足當門下趨走之末吏。唯先生量同河海。不擇涓流。稍加噓拂。便得培風萬里。其餘凡可指示之處。尙祈不惜有以教之。文洪一帙。尙未成書。題尊像語。已借重其中。送上淸覽。以資一笑。燕吳遙裔。不盡欲言。臨楮翹切。

余處士懷

先生榮任金陵時。懷適僑居吳郡。深以未識荆州爲恨。前翁山兄往婁東奉訪。卽致渴懷。昨在禾城。臨臺成愚老云。台駕在禾。急於圖晤。冒雪鼓棹。到北關外晉謁。而先生已去禾來蘇。事類剡溪。可勝惆悵。新春日歸家。見尊票。卽趨候。又不相值。眞昌黎所云。相需之殷。而相遇之艱也。頃承大教。如見顏色。容當盥沐抽毫。敬題以報。昨梅隱僧筠士叩見。一二日內。尙於菴中求作支許之遊也。草復修翁先生。晚弟懷頓首。

王考功士祿

承老門長兄弔奠唁慰。情文周摯。昨雖踵門稽首以謝。未足盡感悰之萬一也。再此佈謝。不孝弟月初卽奔喪東矣。僳然衰絰之身。誼不敢過別。從此離居。不知何時復得奉教左右也。言之悽然。啓者。愚兄弟雅辱至愛。不同泛泛。舍弟事。望老門長兄。留神照拂。不孝目下精神憒亂。語不及詳。其間曲折。已囑北山舍

弟臨期一一奉商矣。外告母文一通。附呈台覽。臨筆曷勝戀切。

王進士士祐

暌違道範。已再易冬春矣。懷想高誼。無時暫釋。昨遣小兒之汶上。迎路雲路年兄。特脩小函。令之上候。乃匆遽未及奉撰杖屨。茲路年兄西旋之便。附此奉候。與居弟去歲以荆人抱病。屏跡半載。首秋一入春明。比旋里而荆人之病。已入膏肓矣。不匝月而有炊臼之戚。事既倉皇。且值歉歲。周章之狀。莫可名言。目下擬爲吳越之游。然尚未審成行何日也。附及者。舍親輩。有欲求尊府贊禮劄付者。屬弟奉懇。茲列名一單。祈老門兄鼎力。慨爲轉求見惠。幷求發一移會文書。投鄒平縣公處。則叨榮無既矣。伏惟留神。臨穎馳切。

澹園先生諸令弟年兄。統希叱致。拙刻二册。附呈大教。幷正澹翁先生。

伏處寒廬。與先兄相依爲命。家門不幸。先兄又殉母以死。弟視息雖存。生趣都盡。知己如門兄臺先生。應爲扼腕太息也。前承遠賜弔唁。敬此申謝。先慈襄事。擬在來春。徬徨莫知爲計。專有所商。祈進小价。面稟其詳。萬望留神。眞不啻麥舟之助也。臨穎溯切不盡。

王尚書士正

兩年兄之奉高堂而徒跣歸也。同人仰覩哀戚之容。不勝懸切。若同志數君子。夙昔樂數晨夕者。分襟以來。益倀倀如有所失。則弟之懷抱可知也。長涂舟車屢事。得不勞頓否。知目前正營窀穸。幸稍節哀痛。以慰慈闈。是所顒望。弟三四月間。臥病幾四十日。承委作傳。大略已就。尚須一芟削。然後脫稿。不至久稽。訂

老隨卽致之。渠意必待賢昆玉一札到。弟云方讀禮。未敢通書都下。是以屬弟口致。訒老性素硜硜。或近申作數行。候謝之。兼索文字。弟好從臾之耳。如何如何。至十子之刻。葉慕廬林澹亭宋牧菴諸君。皆已刻竣。惟大集未梓。殊爲憾事。且年兄實首商此舉。詎可反遺而登他人。苦塊之中。特自己廢業。若友人代選付刻。義初無傷。祈以集稿卽寄曹實庵田澹亭。刻貲先予五金。餘襄事後。全寄之亦無不可。近陳椒峯董蒼水數君入都。慕此舉。皆有此意。而峨嵋書言。椒峯尤力。然弟獨意在年兄者。不特以首事故。且愛重詩品。不忍捨去耳。幷此附商。不盡念切。五言一卷。說巖不知收之何處。屢索不可得也。

比有數行。上候孝履。旋拜手教。伏審尊候安吉。哀毀之餘。未至滅性。差慰遠懷。承以老年伯傳見屬。久已脫稿。以候訒老文字同發。而渠以日講。每日五鼓入直。以是遲遲。今已取到。幷回札一通。及拙作。統寄上。訒老當代作者。其文足以備國史之采。而弟愧非其人也。以素附金石之契。又忝通門子姪之末。不敢辭以固陋。惟裁訂而用之。幸甚。五言領到。大事畢。尊集當早寄。以成完書。匆匆不盡。溯切。

大阮先生。歲前返里。弟時正有周閘之役。匆匆數行奉候。未得少申款曲。迄今爲歉。想老門翁相諒於形迹之外也。自仲冬閉閘挑河。三月無一船往來。缺額竟至六七千金。茫然無補救之術。將來如能與吾修老。從容晏坐南宮署中。卽意外之幸矣。泥塗中。聞老門翁分校禮闈。得士必爲一時之冠。欣慰無量。茲廣陵敝門人汪舟次楫者。蓋代才也。詩文書法。皆足縱橫十萬里。與蛟門兄弟行。少爲同學。其胞兄長玉。亦擅風雅。今有不獲已衷言。弟苦在遠。而幸老門翁之當事也。特以數行屬蛟門面悉。千祈吾兄留意焉。舟

次兄弟爲東南領袖吾兄又當代君宗聲氣之緣知不煩弟之覼縷也容面頌不盡

自先生銜恤而歸也歲忽再易雖弗獲時通音訊然每晤二孔昆玉必候起居顧恨不得其詳徒深耿切耳使來捧誦良書頓豁積臆如共西窗一夕之談聖林聖廟碑版向曾彙成一書否大刻拜教蕪陋之詞愧未能闡大節於百一乃儼然與訒老如椽並列汗流浹背矣承諭眞仁人之言中心藏之但疎賤力不逮此耳主上聖學日新右文崇儒度越前古向以纂修入直禁中竊見便殿讀書每至乙夜勿論他嗜好即游幸亦絕稀少此平治根本也第恐諸司奉行未必盡體上旨耳如何如何先兄節孝錄一册蜀道小集一册附呈覽教承委二扇完上書跡自勝本色不必苦究眞贋也一笑一笑令兄老先生致候臨啓馳切大阮先生未專字爲叱名又行

入春以來遙憶孝履無恙祥琴在卽佇望啓事不獨慰中朝士大夫之望亦竊幸晨夕析疑吾道可以不孤也忽披良訊如聆謦欬兼知老伯母太夫人納福欣慰無量吾鄉三冬無雪流宄載塗敝邑左右已有傾村落而逃者聞靑兗之間殆有甚焉頃者撫軍疏至臺省交章特遣少農速往賑救德意可謂至矣第聞濟東數邑不在賑列反派車百兩輓粟而東是只尺又有苦樂之不同矣承寄孔林碑刻謹拜領訖唐宋碑名蹟最著者更搨數本惠示尤所望也尊集頗與愚山快讀燭屢見跋然尙未暇點筆今愚老序成先寄弟稍遲從孔年兄處郵上何如令叔老先生甚軫遙念尊候想已淸勝冬間十家兄在邸舍偶同和友人五言數章合刻一卷今上二册聊代晤言耳博學諸公御試約在此月下澣史局似在必開但未知

如何位置。留用多寡。李天生昨殷殷奉訊。渠已以母老。具呈貴衙門矣。家君托庇安善。第臘底又有十家嫂之變。不知寒家何以不幸至此。承垂注。謝謝。臨穎馳切。不盡百一。令兄先生。以名致候。又行。

暑中未敢趨晤。想在鑒原也。貴州有孝廉越闔者。欲復姓江。此子乃弟與鞠觀老之舊交。聞貴衙門有沙公者。與年兄最善。祈詰朝入署。一爲開導之。感不獨在江子也。容晤不一。其原札附覽。可了然矣。

卽吉已久。日望台旌北來。尋曩昔文酒之會。聊慰三年調飢之思。使來得手書。乃知復有轉假之意。爲之惆悵。都城人海。同志寥寥。不卜何時。始獲續西園清夜之游也。大集敍尙未脫稿。遲當奉寄。敝邑兩年奇旱。今歲麥秋已大無。而五月一雨之後。又復杳然。秋禾大抵亦如貴縣矣。加增不訾。都中食指日苦不給。進退出處。一無可者。計吾兄山中。尙少此一段拮据耳。吾鄉今科館選六人。頗不爲少。而博學宏詞。止有諸城李渭清一人。其餘大半。皆江浙間人。昨有偶爲邗江友人題墨菊一絕句云。由來苦節本難貞。莫向東籬問落英。徵士今年滿京雒。不知何處著淵明。吾兄見之。定爲一軒渠也。諸故人惟愚山朝夕聚首。史館尙未開。似尙候監修先生耳。山史飄然還山。眞如鶴立雞羣。可敬可羨。霽老前暫歸里。弟初不知。未得晤送。想時時相見。幸叱致爲囑。臨穎馳迺。藝圃倡和詩一帙。附正。孔子家語。知聖府有藏版。並顏氏家訓。各惠一二部。漪亭慕廬澹亭皆滿志。而皆不取。取者諸君子中。止峨眉一人改編修也。

前尊使回。有數行上復達記室久矣。再拜手教。自當留心。當事方有棘闈之役。一二日告竣。相晤卽致之。不忘也。令兄老先生。統此奉候未盡。令叔老先生。比已清勝。未敢耑候。並煩叱名。又行。

不孝弟罪通於天。間關萬里。慈母見背三月。毫不聞知。及匍匐奔喪。已逾卒哭之期。悲哉。爲人子三十九年。生不能養。病不能侍。臨危不能視含殮。聞永訣一語。縱復偸生人世。何以爲子。何以爲人。言念及此。肝腸迸裂。老門兄素相關切。倘亦憫鮮民之遭。而爲之南望揮涕乎。前在蜀有小力北行。曾與次兄同賦小詩。以將遠念。並囑家北兄與門兄細商一切。想荷留念。煢煢草土中。惟望天際故人。不忘夙昔。啣結之私。何日忘之。同署兄弟。統爲叱致。不敢輕以不祥姓字相通也。周李雅諸兄。尤道念切之意。合肥夫子。董堂翁。並爲稟致不盡。憑穎涕泗。不知所云。不孝弟泣血上。

委扇書舊作呈正。弟不工書。十餘年久不書扇。故倩代筆。然亦殊不工也。目前磨勘。大家自存寬大。北闈葉舒崇葉渟二君。乃訒菴太史之子姪。與弟又有師友之誼。其文久爲世所稱道。閱時幸爲留神。並祈致奉倩年兄。更感不盡。

彥老之語。已囑轉致否。蜀道小集。祈擲付。有二三同人。屢來宣索故也。餘面悉。弟正頓首。

家兄病痊。赴選文書一件。祈老門兄攜付貴衙門司務廳爲感。家兄偶他出。故未專啓。並惟鑒之。弟士正頓首。

昨勞重謝謝。扇五柄。求老門翁爲捉刀人。拙作皆在八家詩選。並蜀道小集中。煩一檢閱。塞鼻書之可也。容謝不一。弟士正頓首。

幼華舍弟。又有一字來。專人奉覽。明日尊駕入署。祈爲細細一查示之。其情迫切。吾輩關切之誼。門兄自

有同心也。餘未盡。小弟士正頓首。

晴峯刻下送扇至細觀之。乃乞隣非親書也。甚以爲憾。只得送上。詩則眞。而字則贋。頃已告過。定不罪也。柯素老諸箋。望卽撥冗書之。以屢來索故也。又蔚州魏先生。爲其令親李君徵詩一箋。再煩一代。萬弗效晴峯之乞隣。乃至感也。幼華舍弟事。明早入署。惟留神又祝。弟士正頓首。

力臣一對聯。敬乞老門兄爲弟捉刀。刻下卽賜下。尤感。餘面頌不盡。莫忘稽古力。須用讀書人。題贈力臣年道兄。弟士正頓首。

弟一向忽忽如失。闊疎人事。令叔先生此來。竟未一候接譚笑。昨始記起遣問。聞已於初六日歸里矣。歉甚無似。有家報。幸叱名切致不安爲祝。三扇欲付季角。明早南寄者。求大筆代書。寒天呵凍。萬弗厭其瑣瑣也。統面頌不一。先生亦老輩之一也。何見疑耶。一笑。期小弟士正頓首。

所事承留神。謝謝。更望時爲一問。示之爲荷。陳宋二公壽詩各一。求大筆增重。必明日卽得方妙。以宋箋來索。立候上屏也。容謝。期小弟正頓首。

楚詞昨附上矣。一扇寄汪鈍菴。惡詩煩大筆一書。容謝。南去人明早必行。今日便望擲付爲祝。大阮先生。叱候不盡。家兄士良。其名已入湖北單。確否示知。期弟士正頓首。

數欲奉訪。皆以他故中止。昨見升六兄。極口吾兄新詩。以爲無字不千錘百鍊。弟急思一讀。特此奉借底本。不必俟別抄也。旋卽璧上。不盡。外附訊者。閩督江撫。暨大司寇三缺。有消息否。示之。弟士正頓首。

幼華極感關切之誼。再託致意。云急欲奔喪。不知可不候說堂否。呈子明早到貴司。祈諭主者。卽立漢稿。至滿稿亦望鼎言促之。其翻淸字相公。應有常例。不可省者。望隨便許之。示知以便送上。渠不便親筆作字。輒此代達不一。小弟士正頓首。

昨一聯一扇。如已命筆。幸付去手。如未書。其扇上煩爲寫眉州謁三蘇公祠長歌。以渠原索小行楷也。容面頌不一。弟士正頓首。

晨遣長班至貴署。値門兄上堂。不知相君事如何議。已上本否。幸示之。秋暑尙酷。多勞筆墨。已自非理。況以惡詩屢強。寒鼻乎。但連日頻煩晴老。而綸老又東首忙甚。送許竹隱一扇。敢再求法書。詩凡五首。小行草最佳。但祈用佳筆書之。統容走頌不一。古詩紀或詩乘詩。祈借一查。小弟士正頓首。

弟日在愁城中。竟不知老年伯母久來就養。昨與升六談次。始知之。深慚疎節。新正當專申登堂之誼也。井叔委一聯。元旦欲用。敬煩大書。不盡。李杜汎浩浩。韓柳摩蒼蒼。杜樊川句。書爲井叔先生。期弟士正頓首。

綾紙三件。再求法書增重。但惡詩不可耐。昔人以艾寒鼻。然後書之。亦一法也。何如容謝。修來先生。功小弟士正頓首。

聞年兄今日入署。不知昨事公議云何。弟因餞張韞老。未曾入署云云。俟明日查報可耳。卯墨乃寄家中舍姪小兒輩者。初六晨卽遣人。故未附到。滿洲同宗。倣影一張。幸乘暇爲書之。容謝。弟正頓首。

稿案錄呈。必由衍聖公咨乃可。敬聞。倣格祈留神發下。弟正頓首。

昨勞大筆。再謝。樸庵宗兄三令孫。以扇屬書。敬再懇老門翁捉刀。容面頌弗一。但書號可也。弟正頓首。

伸荷寫眞奉上。小詩求法書增重。容謝非一。弟士正頓首。

昨奉勞筆墨太多。深切不安。中寄梁曰緝一首。欲向老禪一句。欲字本是擬字。祈爲改正不盡。容面頌。功小弟正頓首。

小册奉求大筆。或新篇尤妙。或臨帖亦佳。但祈速賜。今晨太宰郝公返道山。愚山濮陽。同一悼惜也。不盡。小弟士正頓首。

銅鼓詩一首。藉法書爲重。祈出署時。拂宄卽書賜下。感切感切。前尊扇已屬大木書之。大書夕以至。則尊扇朝以至矣。何如何如。畫册二件。並書惠教。小弟士正頓首。

大木已致雅意矣。本房門人朱兄。乃張悅九年兄內弟。頃曾進謁。惟鑒照不盡。統容面頌。

敬啓者。小女病痞。欲製膏子。急需古墨二兩。念先生處必有珍藏。最陳者。特丐見惠。容面謝非一。弟士正頓首。令兄老先生處。亦煩一覓。又行。

久不晤教。甚切企念。陳長人名奮新者。時文有黃陶菴之風。向以教習考居知縣第一。與先生亦有及門之誼。昨在部應試。以久病止作一篇。惟先生憐才心切。一留意焉。囑囑。

宋尙書榮

長安晤對。大慰生平。揮麈之餘。山川增色。不意老年臺以大禮南歸。同人殊爲慘鬱。坐無車公。蓋不知經幾番惆悵也。弟因叨補秋曹。日親讞案。國是民命所關。心力交瘁。疎候之愆。方無以謝故人。而殷殷翰教。益我慚惶。至於奕世忠孝之風。備於傳表。且出訒菴阮亭兩公如椽之筆。是人以文顯。文以人傳。眞爲天壤不朽之業。當什襲藏之。以晤後禩。十子詩略一刻。所闕者大作耳。事襄痛定之後。又當以文章爲繼述。幸速致以慰選壇之望。舍弟以五月初旬回部。緣應接之苦。未能裁候。統此申意。令叔先生及震浮垣三諸公前。乞致弟相念之切。嗣容耑啓。拙詩附呈教正。臨楮溯洄不旣。

王給諫又旦

向在都聞訃。承老年臺先生。軒車枉過。辱賜誄章。且過蒙照拂。愛踰骨肉。雲天之誼。未敢一刻忘也。不孝又旦七月十三日抵里。九月六日。乃窆先君於祖兆。此時日守墓田。坐對松楸。慘澹觸緒傷心。不敢備爲知己道也。旦歸家之後。已將奔喪始末。具呈本縣。想應達部。倘蒙仍賜盼睞。草木有心。將來未有不捐糜圖報者也。茲因便鴻。耑謝前誼。併候近禧。仰邀崇鑒。五中如絲。不敢他及。十月十四日。在疚子又旦稽顙再拜。

汪主事懋麟

伏覽高文。辨駁盡致。義理愚所未解。而文瀾則壯闊可喜。時賢不能望見。當於王方之間求之。略商一二字。年兄不以爲妄否。弟懋麟頓首。

長夏退食定有餘閑前奉求小册幸卽書賜爲寶容晤謝弟懋頓首

畫像久滯苦不得佳思夜來率題長句未審當台鑒否昨有小札諒蒙年兄存注不更贅小弟懋頓首

覓得蘭香一盒奉上希照小册求拂宄賜書外梁世兄册葉並求便揮數行卽賜下乃夫子屬也曾晤陳君探之否弟懋頓首

今日說當若何乞示梁世兄卷子求題數日內欲攜歸恆山也弟在阮亭夫子處能枉駕否小弟懋頓首

長歌之妙至此乎直駕少陵餘子不及也幸卽書卷以小行楷爲荷勿用大圖書切切弟懋頓首

昨勞玉爲謝承召自渴欲趨教奈是日有吳五老與竹巖家兄兩席恐不能細聆麈誨願以出月初何如特謝小弟懋頓首

適聞舊字之呈貴司已駁出令本人於原籍取印官結狀月盡方到若果然則十月初方到選司月半後方能補此昨相晤年兄何未言及耶祈卽命吏人確查見示屬在知己敢此屢瀆

連候起居未得晤弟咨文復詣尊前又三日矣乞年兄鼎力卽達選司爲望恐又遲遲落後也屢瀆幸恕容晤謝不一弟懋頓首

家兄誥命重荷清神選司果有商酌之意正在講論序題求稍緩俟定後再懇弟事並求年兄速照是感

曹祭酒禾

別時止覺心酸相隔六日已覺心痛過後不知何如弟在都門止有師友之樂今此樂不可復得想老年

兄日內必與綸老實老相聚。必歎息此人之去。必計其舟行所至之程。爲之南望咨嗟。亦知弟無時無處不北望神傷。想年兄輩聚首時耶。邀庇於十七日發潞河。十九日過關。今尙需滯津門。待同人贖取老親衣飾一二種。人到卽長行矣。德水倘值方山。當託附候。伏希老年兄起居自愛。下慰遠懷。臨楮荒忽。不盡欲言。小弟禾頓首。

七月二日舟至桑園。京師之人始至。此去至德州一日。到彼不及再候。連日酷熱。大集序尙未草就。當俟稍涼成之。蘇詩一本。多方檢出奉上。宋詩奉去都全。但被惡札亂塗。不堪入大目。奈何。有南去便人。望以近況示知。又行不一。鄭山老趙玉老不及另致。求道意再行。

弟奉親北來。已逾一載。日望老年兄早來聚首。飢渴之思。形於夢想。往年留滯。有弟兄之樂。而不勝庭闈之念。及此重遊。又不勝朋友之懷。天倫樂事。難全如此。讀手教。知脂轄尙遲。老年兄宦情素澹。竟不念我之離羣索居矣。人品雖高。其如寡情何哉。弟樗櫟之質。年兄素知。使爲韻語。實非所長。御試之日。旣不肯效人塗脂抹粉。又不能拙速成篇。草率畢事。而字跡之改竄已多。聖恩汪濊。仍見收錄。曠世之恩。愧無一稱。不特俯媿章服。亦且仰慙知己矣。至於此官。原是戲場。今與諸君同搬塊壘。嬉笑怒罵。皆非本色。不過供壁上觀一笑耳。家兄潦倒異常。實緣家難至此。非文字之過。近亦頗能作達。子綸井叔澹亭。暨浙中李武曾。皆一代之才。試而不售。時時爲之歎息。椒峯竟歸。尤爲可惜。近作急欲捧誦。詢之家兄。茫然不知。不審今在何處。俟見後卽效筆墨之勞。弟舊學荒落。目下雖無酬應。然亦不能作佳語。若窮思著述。千古自

在耳。一笑一笑。老親幸粗安。并謝。草草附候。暑中惟起居節宜爲禱。不盡。

一別便及三載。老年兄忽當大故。弟在三千里外。不能隻雞斗酒。一哭几筵。去夏身至都城始知。抱歉無量。正擬覓便奉候興居。忽荷枉緘。令人媿恧欲死。承諭以誄辭見屬。此子弟職也。況又荷年兄知愛之深。不敢以不文辭。但目下匆匆應制。必俟御試後。勉力爲之。恐不能揄揚老年伯之萬一。奈何奈何。聞年兄已卽吉。想不日可以治裝入都。握晤當不遠。老年兄近著想益富。郵中望寄數篇。以慰馳仰。小詩書扇呈笑。聊表相思。殊不成章也。使乎倚待。草草不恭。并希原諒。不贅。

頃奉謁。日中毒熱。不敢求見。早晚俟微涼請教。弟從未塡詞。偶學爲之。粗鄙可笑。敬書以供捧腹。不一。小弟禾頓首。

連日失候。渴想渴想。椒峯一事。殊不可解。雨中偶成二律博粲。康老遂作古人。風流可念。令人興殄瘁之歎。昨成長歌一章。極誕妄可笑。已送去糊壁。年兄過彼處。當見之也。不一。

前擾謝謝。明日邀貴座主一談。敢借卓園二條。椅披坐褥各六。用過卽奉上。屢瀆自覺可憎。然知老年兄不厭也。小詞成之數日。憚於手錄。頃因作字。遂發興書政。幸斧正是荷。不一。小弟禾頓首。

連日不面。渴想渴想。弟歸計已決。欲覓字子老省親呈稿。懇老年兄命貴役一查錄出。弟行期不出五月。萬望留意。容叩謝不一。小弟禾頓首。

昨晤家實菴。知綸老護惜扇墜。以弟所佩爲薦。弟最寶者四枚。三歸實庵。一爲綸老所竊。今存一枚。實不

佳。奉去清賞。免年兄復作綸老伎倆。笑笑。具題之稿。聞冢公昨已力催。幸再向載弟一促。弟早得歸見老親。卽仁人之賜也。不一。弟禾頓首。

具呈二十餘日。題請杳然。懇老年兄一促之。弟得早見老親一日。皆年兄之賜也。此懇。小弟禾頓首。

葉主事封

老年兄至性過人。致哀盡孝。憶奉送時。悲容深墨。相視含悽。不忍作一語。別來忽忽遂已歲餘。弟于去秋。薄遊江左。今春始還。道中瞻言鳧繹。緬想故人。家在其間。不得過從。徘回久之。頃接手翰。具知孝履平安。是慰。讀太老伯先生表傳。令人起敬慕。其文亦清眞古淡。非苟作者。年兄思顯其親。而必擇其人爲之表章。斯誠可以不朽也。弟一誤失足。需次無期。自知百不如人。空爾淹留。逐隊。當於秋杪。暫歸敝廬。無足道者。前於阮翁處。讀年兄古詩一卷。高蒼沈鬱。迥絕時流。餘體何竟不見寄。同學翹候已久。此似於讀禮無妨也。拙刻先成。竊慙糠秕。頃賦一篇。並呈教正。闕里石刻。曾裒集否。其漢魏六朝碑碣存者。乞便中各搨一紙見惠。爲感。肅此附復。不盡願言。五月二十一日。弟封再頓首。

十九日接手翰。及寄碑刻。具感不遠垂注。展讀摩挲。如獲拱璧。謹謝謹謝。流年又易。深憶停雲。老年兄讀禮之餘。留情筆墨。承示佳藁。容從實菴兄所取而讀之。計尊服將闋。入夏便當赴補。倘弟彼時猶滯此間。則促鄒細論。諒有日也。弟本無學問。謬竊虛聲。邇復苦貧氣盡。舊業益荒蕪不可治。且悠悠久待。而此中才品糅襍。頗有不自愛重。以奔走貽笑大方者。將來未知作何結局。弟自揣荒疎迂拙。加以福命不齊。豈

有幸耶。遙辱關念。徒增慚汗耳。聞貴鄉饑祲。貴郡不審何如。顧寧老金石集記。年兄向曾見之否。寧人博雅精核。當無所遺。而據其所開在曲阜孔廟者。五代以上。不滿廿碑。其信然耶。今錄呈備查。其未有者。隨便補搨。未敢得隴更望也。今日赴大嵩敝先生宅陪弔。恐使者遄旋。草草勒復。未盡所懷。正月廿日。弟封載頓首。

戊午獲奉良書。並墨刻。具感存注。裁復之後。鱗鴻遂稀。庚申詹麗朋舍親還自錢塘。云得覩眉宇。兼辱寄聲。中心藏之。時爲馳企。此知榮補已久。先生淸通簡要。雅望攸隆。內晉崇階。自計日俟之耳。憶曩從阮亭先生所借讀尊著。七言古體一卷。頓挫深穩。極有杜韓之風。聞後在南中。已鐫全集。乞便中惠寄一册爲幸。弟自己未罷歸。困於薪積。頻年奔走。無濟饑寒。今亦甘老江邊。而齒疏髮變。已無足言矣。懇者弟在西城之日。恭逢十四年恩詔。應得誥命。原領執照。留楊晴西舍親處。於去年正月內。轉付內院供事李贊朝。比時李云已寫。只候彙齊請寶送部。而舍親匆匆赴開封之任。頓成古人。不及領到。稽延至今。又逾一載。幸值先生當事。敢求垂照。查明發領。付敝同年吳巢薇舍親轉寄。存沒之感。銜結以之也。風便肅候鴻禧。並附虔禱。伏惟留意。憑穎顒瞻。近刻一册。寄呈教正。不盡。八月十二日。弟封再頓首。

林觀察堯英

十年壇坫。夙奉敦槃。弟以瓴甋細響。荷老先生年臺收之藥籠之中。思欲執弭追從。而予告旋里。末由昕夕摳趨座側。而琅琅鈞天。震聾人耳。沐浴誨益。固已多矣。昨聞玉節北指。海內鳳麟。仰藉璣衡蒐拔。媿弟

鹿鹿風塵。懷鉛滋懼。惟是冰兢自矢。所識者皆繩樞之子。期於提命之意。稍稍靡負。引領台慈。頻垂雲芘。承示佳賦貳篇。業已遵爲玉尺矣。尙容耑勒。馳申燕賀。肅此奉復。臨啓可任神馳。張老先生札。俟到汴之日報命。附聞。

謝郎中重輝

憶昔都門。旅邸過從。朝夕聚首。恍然如前日事。而居諸迅駛。不覺兩易寒暑。同調兄弟。紛飛南北。契洽如吾兄。亦不能一楮通候。疎慵之罪。眞擢髮難逭矣。使者來京。備悉起居。知襄事之餘。觸緒悲愴。殊爲不堪。然人生逆境。勢所不免。所望節哀自玉。以俟側席之求。勿徒過爲悲傷也。至弟七載散曹。閒懶成癖。一旦誤投網羅。抱牘案頭。久成俗吏。意欲乞恩東歸。謀爲遂初之計。而二三兄弟。堅不肯放。奈何奈何。諸家詩已送實兄彙寄。拙作二首。就正大方。幸筆示爲望。使返空函肅候。不盡不盡。

曹郎中貞吉

自春來三接手教。因乏便鴻。尙無報章。知年兄必能相諒也。小兒回。知底事全仗年兄餘光。雖出當事之惠。猶解推也。且適館授餐。有加無已。弟寧作石人耶。敢不終身佩之。夏斗老騎驢覓科。不謂後時。匆匆一言。不獲再晤矣。輦下詞客。自然雲集。但雀羅之門。從未枉高賢之駕。其有素交者。投贈亦復寥寥。弟自分迂腐陳人。正未敢沿門投刺。若復縱橫其間。面皮三寸矣。年兄尙何取於弟耶。著作極力捃拾。猶不足二十種。盡以相寄。以爲引睡之具可。以爲噴飯之具亦無不可也。佳箋領到。但恐無如許善書者。謹留以待。

時或托人轉求亦可。方暑惟冀保攝。爲道自愛。使旋順候興居。並闔宅福履。不既。

盛使來。又接手教。兼詢近履。知闔宅平善爲慰。年兄卽吉在邇。想轉盼可晤芝眉矣。別諭原屬過慮。然已托髯公諄致。差不辱命也。月來諸博學皇皇得失。佳箋未得悉徵。俟此局小定。可以彙寄矣。諸容另悉。不次不莊。

向乏便鴻。遂疎音問。然此心無日不在左右也。人回。敬候年伯母起居。並闔宅福履。我輩握手之期。或在夏秋。但弟貧病之餘。筆硯荒廢。塵土面目。眞無以對故人矣。奈何。吾鄉災荒之狀。不忍深思。不敢多言。剝膚之患。非杞憂也。詩餘一道。向因少事。借以送日。結習所在。筆墨遂多。其年錫鬯日督付梓。所以未卽災梨者。作者林立。羞事雷同。一囊無餘貲。難修不急。二心懶憚於檢校。三草草結構。不敢自信。四俟年兄入都後。再加斧斤。方可出以示人耳。云何詩略亦半年未刷印。敝笥中搜得一册奉寄。俟印出時。不妨多帶耳。佳箋日爲在心。所以遲遲至今者。因入冬宏詞之士方大集。歲底始得散完。又最難收。日來因考期在卽。諸公鍵戶不通人事。不忍亂其文思。故交卷不多。先寄去十四柄。內鉅公詞翰。尚未數數也。俟徵完再寄。久不晤阮兄。尊集尚未得讀。俟小暇。當過彼寓細觀耳。令弟年兄寓最遠。雪後道阻。未及一訪。看花在邇。領益正有日也。意緒草草。筆不盡罄。

連日未晤。渴思悉如。啓者。粗紙一幅。求年兄小楷一段。將爲模楷。懇卽賜爲感。前諭已致之舍弟矣。容面不既。弟貞吉頓首。

數日來未晤矣。舍弟昨有信來云。去年讀大作三紙。服其秀絕。更欲求全集一觀。不知可賜教否。又欲購廣平中鳧盟集一部。但弟與隨叔太史無素。併煩年兄鼎力一求何如。示之容面道不既。弟貞吉頓首。

三年之別。計秋高定可握手。不謂年兄又以假請也。令人悵悵。大集曾自阮兄處攜來一讀。高山流水。實移我情。但阮兄尚未鉛黃。弟亦未僭妄。此時尚在阮亭案頭。云已有字寄去矣。敝邑二麥不登。有如貴郡。幸三伏雨足。秋禾似茂。但未知將來何如耳。同人濟濟。深慶連茹。此古昔未有之盛。我輩生際昌期。目覩盛典。爲榮多矣。正不必廁身其間。然後愉快也。云何云何。弟腕次枯槁。閣筆有年。間有拈弄。亦如秋蛩夏蚓。絕不成聲。承年兄見索。謹以一帙請教。乃吾恩山夫子。與李武曾評定者。年兄泚筆抹之。便中仍擲下何如。扇又得八柄寄上。所餘不多矣。此時羣公衰衰。更難仰求。容徐圖之耳。老母藉庇粗安。但比來善病。令人牽縈。年兄何以教之也。使旋。敬問年伯母起居。並閤宅平善。草草不既。欲陳。

田侍郎雯

伏暑熇炎。渾身是病。勉強視事。煩苦支離。申江告竣。遄赴姑蘇。十六七可歸。句曲年兄。肯同萊老杜駕。作快聚乎。物色佳麗。當有同心。弟所樂觀厥成也。蘇茂宏婧家。亦在秦淮。爲此舉。三公坐而論道。誠爲風流佳話。又大可妬也。溧水上元。謹心識之。萊老寂無所遇。何以處此。廣文論訾無狀。府詳到時。當斟酌寬之。餘不具及。

南來以得晤年兄爲快。而竟不果。從此奔馳兩江之間。聚首良難。望惠然來句曲度歲。三茆峯色。未必遜

二洞庭也。竚盼竚盼。邗上事竣。蓋難言之矣。盡在尊使口中。柔觸輕鷗。又簿書鞅掌。草復不多及。回句曲。積勞疾作。十九日強起赴澄江視事。百端棘手。撑搘爲難。萬念俱灰。退歸何日。前所云云。不復作幻想也。秦淮風景甚佳。暫避炎熇。容圖快聚。萊老亦留住爲禱。羽便奉候。伏枕草草。

弟平生要緊關頭。在此一舉。我兩人雖有姓氏之異。不啻胞乳之同。尙俟諄諄贅語耶。丹次池陽。聞王明老已返棹。眞千載一時。不可錯過。從來成大事者。定有素心熱腸好友。天然湊合其間。不先不後而遇君。正今日之謂矣。一切委曲幹旋。內而撫公。外而臬司。許多妙用。大費精神。大費脣舌。匪易易也。非細故也。專盼好音。千言萬語不能盡。如明老不卽抵皖。年兄多住三日。面商禱禱。明老處。另有專啓。

十二日抵滁。豐樂亭不知在何所。眞同俗吏也。穆倩圖書。望時一促之。乃可得耳。年兄見惠一匣。又持去爲舍弟鐫刻。乞切致爲禱。詞林寫大字。不比部郎。或宜選其大者。年兄斟商之爲善。弟皖道詩一册。批抹完卽付來役。祝祝。餘不旣。

五日京兆。復遇兩上司新任。命之不猶。又復何言。星卜家皆云。官運蹭蹬。信或有之。年近五十。鬚髮半白。從此入山唯恐不深。但事多梗阻。未免周旋照應。心血俱枯。苦人苦人。使至接手教。感激之餘。因而泣下。平生骨肉知己。年兄外再無人矣。大冶意出於誠。受庇良多。今迎至維揚。渠已抵淮上。晤後卽返句曲。渠受事之日。亦卽弟交代之期也。相待若何。再當馳聞。以慰吾兄懸切耳。

前尊使回。已有字奉候。近聞勝遊歷下。見萊老。當自言及小弟也。致意爲禱。他日卜居湖上。老作隣翁。不

可不商量留意耳。試牘重刊呈閱。拙詩亦在付梓。另時請教。小物附呈哂照。餘不悉及。旋里當在五月。意欲從濟寧一路。可以圖晤。臨時先使人馳聞。三月廿四日。弟九頓。名恕。

花明柳媚。春色一新。福履增勝。惟有時切懷想耳。人事變遷。江鄉又一局面。值弟離任之日。大費周旋。苦衷難言。而考核之疏。皖城公頓易初念。置之二等。仕路嶮巇。從此跧伏泉石。大合夙願。不復再作妄想。殊自快也。新撫軍元宵後即出都南下。乃特命趨裝。不能少停。懸揣其車轍所經。定由泰山一路。弟意欲煩吾兄候於道左。爲弟懇懇囑托。弟於三月內即交代。閬仙雖爲去任之官。而交前接後。願有關涉。非藉吾兄爲大護法。又誰職其責哉。撫軍係敝年伯。素在教愛之下者。若非吾兄鼎言。則聖賢之用心行事。固非庸愚所可測識也。如何如何。望深思而自得之。倘吾兄愛弟之深。憐弟之拙。且勞用力一言。則受賜多多矣。更望早賜回音。以慰鄙懷。桐江有信來否。錫鬯又駐石城。正促其捉筆也。夏秋間在吳門。定爲吾兄搆一青衣報命。餘不悉及。北望翹切。

數年相依。情逾骨肉。一旦分袂。能無痛思。每與二三同人言及。不勝悵結。台駕抵里多時。唯望節哀加飡。至祝至祝。錫鬯送來墓表一道。馳寄一覽。老年伯行誼。表章難盡。以弟愚昧。細讀此作。文字平平。似有未見錫老之長者。年兄閱之。以爲何如。阮翁年伯。亦與弟無異辭也。前留紙書寫。倘此文必用。則仍返回原稿。惟祈酌之。燈下草草。餘衷不宣。

兩接來教。如相晤譚。自年兄出都。凡有衷情。無可告語。始見平日手足之誼。與他人不同。不如此離索。不

知也。念甚念甚。時在寢食夢寐中。大事自應竭力。然時事艱難。亦不宜大爲虛文。拮据憔悴。愛身以承先志。又大孝也。誌銘自當沐手一書。但稿在何處。詢之綸錫。亦云未見。其故何也。想緘發時又遺忘耶。速示之。香泗事。幸不辱命。已結局矣。抄稿呈閱。不盡欲言。

誌銘稿至。立偕孔年兄。送虞山先生書就矣。台意亦命弟書。第碑版之體。非方正穩妥。則不堪觀。弟何能操筆耶。又不敢重違來諭。勉爲一紙。并呈尊覽。既有虞作。可以勒石。則拙筆聊爲副本而已。刪去前面多銜。亦此意也。頃染暑疾。泄瀉不止。又值新生小兒出痘。草草臨池。益露醜態。率復不一。

怍老冬烘。誤我至此。大違本懷。年兄知己。想亦爲弟捉鼻耶。不遠即塞責。此番公案。焚筆碎研。作田舍翁本色。再不敢惹事矣。水曹照命。忽而得補。眞出意外。但以長安之珠桂。吾土之饑荒。實有隱憂耳。邇來臂腕作痛。精神衰憊。大異疇昔。唯好靜坐。最厭讀書。如何如何。大作五古一帙。記在林澹亭處。容尋獲緘寄。海內名士。雲集金門。弟實未敢見一人。即阮升諸先生。亦僅打照面而已。踽踽涼涼。土木形骸。俟年兄來。就正有道。另闢新境也。關注屢屢。未及裁答。客夏在雒口萊孺家。得以備悉況味。坐談夜半。恨不三人晤對。罄厥寸心。今復春色如許。闔宅近履。伯母萬福臨啓。翹切不宣。

老年母北上。知一路平安。喜賀喜賀。盛价東旋。又接手教。骨肉關切。無刻不置諸懷抱間。樂天寄微之云。以我今朝意。知君昨夜心。今日之謂也。底事南音已奏。妥貼乾淨。可望竿頭進步。但從中結構。大費思議。舍弟晤商。知必有以教之也。如何如何。廿年來知己老友。可語以身心性命者。惟我兄一人。尙庸多贅哉。

日來抱病。乃憂鬱所致。呵凍草草。紙短意長也。十五日辰刻。弟百拜。

兩接手教。又見蘧使。心甚慰快。留之多住數日。種種可商也。離任之官。景象便不堪。世情如此。亦無足怪。考核之疏。至今未上。皖城公意亦轉移。四字之評。不敢復望。不再強求。居易俟命。是我輩本來學問也。聞各省皆註上考。恐將來必有變局。難言之矣。撫軍曾晤過否。其意若何。望確示以寬懷抱。弟別無囑致。惟恃我年兄耳。桐江之言。似乎游移。今已另字寄去。俟有回答。再報。錫鬯在石城。其詩可得。裁管家帶回可也。青之頗有葛藤。臭君可笑。即此一斑。亦可以見人情矣。餘情續佈。草草不一。

名落孫山。甚合本意。第多此一番氣氣。良可笑也。舍弟館選。頗稱快事。吾兄關情如手足。意可知矣。木天一席。自昔豔之。我兩人得之於兄弟之間。亦復何憾哉。水曹似水。薪米爲艱。需次兩年。後之學差。不啻河清。屢思告休。議者多以爲不可。安得知己如吾兄。而與之決進退哉。家居樂趣。不可勝言。此味只淡泊寧靜人知之。世情太熱者昧昧也。托疾極是。而良晤頓慳。殊悵悵耳。同人落落。閉戶岑寂。即升六輩亦難見面。矧論詩耶。著作等身。便中惠教爲望。弟寓即吾兄舊居。乃黃宅也。月例五金。綸錫作成。敢乞台鼎向令親家黃大年翁一言。爲弟作保。寬其窘乏之時。不忘圖報之地。或年餘交割。短長不齊。俟弟量移時。清算完結。在黃年翁素契不薄。自肯肝膽相照。而吾兄所以委曲周全乎小弟者。此今日第一要事也。老伯母康健萬福。大年兄入都不遠。舍弟後輩。全仗提攜。一言難盡。臨筆翹切。大作一冊。在阮翁先生處。遣人往討。云批評未竟。不肯發。

年五十。又生一子。聊作眼前之戲。不免後日之累。甚可愧也。宦情消磨都盡。但恐坐不定。又想出山。此與老翁生兒同一醜態。惹人嘲笑。補法如何。前有幾人。亦望查示也。兒曹廷試。欲觀北場。又慮迴避于乃叔。畢竟以東闈爲妥。邇來文氣。何者爲善。惟祈揣摩至當。有以教誨之。弟草野之人。久不識文字爲何物也。晨夕之間。望呼至膝前耳提面命。吾子卽君之子也。能膜外視之哉。前字已緘。再書數行。仍不能罄。弟再頓首。

歲聿云暮。福祿倍增。企賀企賀。弟一病半載。衰白日甚。堂堂五十。不勝感慨也。兒子能文。小孫頗不庸俗。差快人意耳。但家計漸窘。明春作嵩少之遊。借以彈鋏。望兄爲我策之。然此道甚難。不大寂莫。便好也。如何如何。所謂睡貉者。又復告歸。饑寒奴僕賤。人情世態類此矣。更有書記張姓。亦金陵人。爲弟抄寫而適用者。盜衣而去。聞在都下。其人無賴。乞留意防之。切切。臥病村中。回首廿年閱歷。如隔世事。而骨肉知己。朝夕相念者。惟公一人。此衷可質鬼神也。不謬不謬。京朝大官。待遇多勞。寶嗇自愛。不宣。山薑弟雯伏枕草。

盛使北上。數行奉聞。想入記室。弟有嵩山之遊。正在束裝。亦無聊之意也。茲小价偶至都。再候起居。外李世桀一僮。昔蒙惠用。其人亦醇謹無俗氣。第應賤役於村野農夫之家。學灌園織蓆。似不相宜。窺其意。若厭薄其主人者。屢言辭歸白下。弟不許。仍欲送之年兄。未識可否。當示我也。林下之冷落如此。富厚勢位。可忽乎哉。用是增太息耳。秋爽薄寒。珍攝爲望。臨筆不勝渴想。中秋後四日。弟雯頓首。

前有台札見示。弟抵里後始接到也。得榮補之信。喜極欲狂。從此崇階晉秩。爲萬物吐氣。我輩生色矣。弟

來家數日。遂有第三子之痛。幾至喪明。近日脾病泄瀉。景況不堪。鬚鬢全白。竟不似人形。老年兄先生。骨肉關切。其何以救之。考核一節。南中杳無音信。大約不妥。到時望照拂始終。種種留懷。知己之前。烏容多贅。然筆墨所至。不覺喋喋。皆出衷腸也。別言在盛使口中。眼昏腕痛。燈下草草。伏祈慈照爲禱。小弟雯頓首。

家食習靜。奉母課兒。頗有趣致。況鬚白眼花。漸成病廢。抑且囊中虛空。無以爲出山之資。眞不可奈何者也。專探吾兄超擢消息。便是林下老友揚眉吐氣之日。區區不足道矣。西山爽氣。秋色照人。待漏啓事。亦甚勞瘁。望保重自愛。以慰鄙懷。念念。徐公所抱何恙。竟至不起。而房中耳東先生。亦有怪症。不能久延。良可歎也。盛使到時已暮。且同友人花間小飲。燈下草草。不及多書。附有劉函山集八册。並小札。乞轉送方山。

手指痛已五月。此生與寫字無緣。非嬾也。拙詩書於佳扇。醜不可當。奈何。蛟老詩畫皆通。怕人怕人。年兄大作。定求一二日卽賜。大教斷不可遲。乃見相愛之至。小弟雯頓首。

弟呈想未投。明日決投爲主。仍望年兄帶入。或擲下弟送之司務廳。歸念已定。事在必行。不復猶豫也。蛟門已走。附聞弟雯頓首。

望老敝年伯。選文之意甚殷。弟亦欲必終其事。特我輩無暇。實不能日赴滴翠園。同研席也。下孟文取來。奉年兄晨窗夕燈。爲加丹黃。定於初八日告竣。李年伯尙欲於歲前寄到維揚。而我輩亦早完此一番公案。斷不可少遲一日也。至祝至祝。弟雯頓首。

文雖多。然精選不過三十篇足矣。無可分任之者。只求年兄撥冗一閱。頃刻竣事爲妙。快雪堂已付之工人矣。餘晤悉。

舍弟揀選。乞留意。倘在二十名之內。感頌非淺。門外一送。峨眉眞戀戀不忍言別也。家中人至歷下。似是訛傳。幷聞不一。

刻下急過梁園晤話。且以文事相商也。季老門兄 偕老年兄 弟雯頓首。

弟連日病痢。又輪上夜守晚。莫可推辭。苦極苦極。年兄明早不必進直。午後早早進宿何如。倘與人更換。亦祈以此意促之。感感。弟雯頓首。

部中自有揭帖送內。不聞有掛號之說也。俟明日問來再報。弟雯頓首。

來諭領悉。想不能無費也。前孔公者。昨問當事云不知。容細查再聞。弟雯頓首。

唐詩奉上。屺老軸已訂之。須有以相贈方行也。不一。弟雯頓首。

程處士邃

吳楚三年。義聲在東南。久而相化。比其旋也。王大令擁楫飄飄然。人士莫能載酒祖帳。所賴江流一動色云爾。徂歲屬望。當如心之懸擬。茲獲瑤函。仍然燕居耶。小技苟爾餬口之物。慙媿一生。謬叨先生之品題。遂使閉戶得以馳驟於大人先生耳。感荷。施開府廣爲徵汲。焉得不萬里歸心。日來淮南郭子抑王聖起兩公。傳述至愛。嗣容另展。未敢自必也。別來殘喘。幾幾就木。季春忽舉一孫。目力腕力。頓有少壯之氣。四

章應聲用命。願勿眎於等閒。何如何如。函詢勝事。全銷妄想。恆念簡子之于周舍。反覆故人。鐳文叔間中道中情。豈堪貽笑學者乎。秦淮風景。竟爾空谷無聲。曠古未曾見此。使者自金閶往還速甚。荒函率勒。容覓便耑布。草略不恭。教下。邃頓首。

三章落款謹上。因茅天老行急。並馳呈耳。頃歸爲屐齒傷足。負痛。明日痛止。始能奉陪。適得洗藥。未必速効也。遜翁先生道宗。教下。期邃頓首。

昨別後。偶有五岳方寸之感。遂復大醉。今日幸勒成二章。先以稿呈教。此道不能如古人運斤成風。覺前賢所謂慘澹經營。用盡一生心。差近之。先生必以爲然乎。刻下落款。竟躬上之。不敢塞責。負安德兩君子也。草草白。教下。邃頓首。

今晨候遣役不來。只得着童子覓姜西老曦所書得之。渠積慕至久。其有許多要言。急欲與翁先面傾。急使人從扶老處促駕矣。如已歸尊寓。乞即同臨我何如。茅天老及周李兩公。有興與俱。不另約。修翁先生道宗。期教下。邃頓首。

宣鑪所重。別眞僞。美式非所急。世之罕物。豈能求全。然先生不喜索耳。只得發精秘曰橘囊者以贈。此通身橘皮棠紅。腹中翡翠兼備。不容多注腳矣。前一字作緩急語。惟裁示之。有一札上學君。容繕託不一。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邃頓首。

石田畫敬付名手裝補。而其人已入京師。不可待。先生所用裱家。聞頗善。謹奉上請敕從事何如。今日德

躬當安和讌遊必有應酬之煩也念之念之教下邃頓首

擬明日候臨一陳鄙蓄探知未暇乃卜初五矣所約同觀朱先生及客中二三子來不可卻耳上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邃頓首

前日報一遠客冒雨病大劇今日藥後始能趨候耳字彙首尾二帙奉到此部屢經翻刻者也教下邃頓首

昨歸路冒寒風乃急傾盃中物竟醉極未作報今日凜冽不能事筆墨久欲獻片語於學者終日覓句未成隻字也竊願乞名世贈言垂不朽前荷許諾至是重有請耳惟求先生屬意切切之甚周子先不更啓祈致之教下邃頓首

前集不知先生竟行也昨聞尊府梁上君相過耳以足痛不復奉候今日小雨印文曾換字否謹待命之紅字一律書呈諸先生一笑如有成求一示爲望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邃頓首

先生方虛居蕭瑟而四國景從之徒莫非相累殊媿歲寒促促無以分憂乃辱厚賜且情溢乎詞再三躊躇恐迕人傑命世至意拜渥之感不安爲甚也草草就謝夜來開酒戒正蹈小愈加病奈何奈何藥後當趨頌也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邃頓首

昨別後脾病轉劇不得時來左右以盡將離之緒今晨服肉桂佐參求事休息或可振也黃紫垣一字呈覽欲乞噓牘于何子受榷部邃雖有交非先生九鼎安能生色耶敢爲之請惟裁可否何如草草不一遜翁先生顏夫子期教下邃頓首

今日趁未凍。作匾書。因久不事此。故稍爲副本。不足存也。希先生直加去取。或竟付無用。以待大手筆何如。五章皆落款馳上。刻下欲躬詣。而忽然雨作。不敢前矣。茅先生一册卽書。乞致鄙意。發來塗鴉請教耳。

附白。修翁先生顏夫子。期教下邃頓首。

連雨不能趨侍。然乘雨勒得三篆。急馳請教焉。夜來與嚴方詒柱史飲。談及先生風義。于其尊君有知己之篤。非尋常也。渠來此謝孝。舟泊響水橋下。偶一相聞云。諸容面悉。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邃頓首。

此中感荷相尋。夜來更承提挈。不覺沉酣。與談言淋漓交極也。領沃嗜研篤好。因以所藏最上者進之。其德備美。殺墨尤纖。不必多下註腳。先生藻鑒自精矣。田公明日行否。今夜仍命駕於彼否。體甚嚴重。苟見召則前。兩相樂何如。草勒不悉。小兒不敢持刺。可執鞭也。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邃頓首。

雨晴未定。今日當入舟否耶。前承鑒別諸鄙藏。弗審尊意何居。不妨商略。何如刻下欲湊成卜居事。敬託篤老。求緩急貳拾金。乞卽垂手。容不日報也。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邃頓首。

前之舊凍。發還時。不蒙裁決。累日未見談及。以爲可止爰而止矣。適間命及。所謂知其所好而投之。然選石難遽得。未若三獻不錄之物。恐並此又爲人有了。漢玉山乃焦太史家物。送來先生觀之。卽擲下可也。教下邃頓首。

先生尊足應藥銷減否。賤目忽爾羞明。不獲過從。石谷一字代白。昨見其做古妙甚。明晨可告成也。草草白。原字附上。教下邃頓首。

昨遽聞歸與有期。不勝惘悵。所懷百端。難自舉耳。施石以爲盆几橫陳，必得佳者如式矣。今爲日甚迫。將奈何。或姑從小者爲之。或俟後期。惟命之。天篆兄先生。藻鑑之下。倘果有意。渠可竭忠執鞭。且受師資。克凜讀書之志。年來鍊氣。知紛雜多害。至誠是力。云行止聽尊裁。非細商不可。此兄見事多。若得儒宗指南琢磨。俾理顯於林府。何如何如。教下邃頓首。

天篆兄適來詢問。已備述垂愛至意。亦共聞歸裝伊邇也。然際倥偬非留客之時。欲攜紫蟹數枚。造先生牀下少談。今夕共相許否。謹代白之。教下邃頓首。

壽施排律。爲韻長短。廿韻內外。乞示之。業屬吳天篆兄。彼俟先生見客時申謁耳。明日方伯曾奉訂否。文宗爲其郎君抱病。四路延醫。故遲遲來也。玉石貲望擲與犬子。附白。教下邃頓首。

文宗五章。求致其式。先乞教之。施公先後石。皆平常之極。今石遠出其上。索而按之。是其驗也。宜早定爲望。教下邃再頓首。

倪處士會鼎

水陸半日。便可瞻謁太翁先生。以慰三十年之饑渴。承此大教。快不可言。宅報謹領達。再承何札。感甚。匆匆夜歸。大什未及捧誦。然已望氣知奇矣。承台貺。不敢概領。而使者將命甚殷。謹拜登。謝謝。弟粗解書。不容布鼓雷門。辱委。是小巫之見大巫。神氣爲殫。容詰朝書上。適以貴座師暫留。尚有三日之停。諸容別佈。不一。

酒脯論交。昔賢所貴。辱召固無辭理。第尊體違和。不宜久坐。且弟行色匆匆。塵事麗雜。坐方台命。惟祈原亮。瘡瘍最忌服煙及豕肉炙煿之類。其有所試。不可不戒。程單所列。祈照察便覽。如有心期在其地者。敬求寶字數行。明晚候領。怙誼瀆陳。臨岐爽爽。

尊體已平復乎。甚念。大率初發宜清散。潰後宜補託。此用藥之大法也。辱委。直是班門掉斧。勉報甚赧。大筆眞有虎跳天門之概。令人心折。一筵求飛翰數行。得卽揮幸甚。倘台宄。詰旦候領。諸不一一。

客夏從文度王世兄。附致一函。定達靑瞳。履端更始。萬象俱鮮。煥發新猷。益徵宏曠矣。先嚴賜地。賴趙公祖而全。後有爭而去者。亦已別補。雖高下有殊。而事無虛設。悉繇高雅。永矢勿諼。敬謝。先嚴遺書未剞。曩荷虹襟。以屬恆齋王父母。不意旋卽解事。未克經營。今會稽新宰。想已銓除。仍祈鼎呂鄭重。始終雅願。弟閉戶卻埽。編著因禮會歸一書。以晰文獻衍義之所未精。與增所未備。又以半日餘晷。守虛湛之天。憚與世接。惟希爲狀。子運建先容之。俾又藉手遺書。亦先君所銘勒也。相致之後。仍祈金玉見示。卽致王世兄。郵下爲禱。諸不覼縷。徒有神奉。

遺書荷厚雅。曲謀刊布。感在先人泉壤。不止弟子孫世世也。奏牘仍存忌諱。自不妨借輝燕許。必不可。則求弁引。尺牘候武林草示。誌大德於不朽耳。尺牘分類而復編年。有國事、民瘼、時事、經濟、文章、駢偶、心期、泛應、上交、汲引、持己、家函諸目。此其概也。弟習靜簡出。或有剞劂事。須面商於王父母者。意欲令小兒運建。代爲啓白。然尙未識荊。晤時祈世臺幷爲先容及此。匾醂書報。殊不稱渠之望。尊札祇候揮擲。臨岐再

圖趨送。並鳴謝。弟會鼎頓首。前贊中一字之一。宜改隻。古風內籍疑誤作藉。不妨屬他手一爲改註。遺篆冊容日奉繳。小楷逼眞二王。如蒙惠篇什望卽以此體書教。

獲誦教答。有紉雲虹。賀監湖邊。鄭宏溪曲。引領紫氣者。又且數月。而比傳華軫。更將西適吳會。果爾則抵掌之緣。復失於交臂。謹此聲問。以慰旁皇。讀太翁先生傳略。忠孝同歸。爭輝日月。董狐輩出。自致千秋。附將先傳。要惟老世臺昆玉。發其熊魂。然傳中敍司農事殊簡。而先集諸板多闕失。其舊本卒未得致。未卽寄覽。所已送部者。有奏牘鈔刻諸本。及應本講編二種。希伯仲參攬其間也。貴通家王父母。溫恭豈弟。氣誼文心。俱稱最上。自爲絳幄游揚。野人雖甚心儀。要不敢躋堂數溷。先集之未刻者。有計樞奏牘。及尺牘雜著諸編。其已刻之集。先爲健兒投爨。片板無存。三十四年間。欲以漸謀剞。竟無一就。怙在高雲。倘邀數行。與貴通家商此數種。傳之通邑大都。此爲壽我先人。雖石泐海枯。義存無斁。自非高誼薄霄。固不敢及此耳。統惟鑒原。諸不覼縷。倘駕尙東渡。翹首以竢。另一先傳。祈寄令兄世臺。未及專啓爲罪也。

鑑湖抵掌以來。又數更裘葛。檣車逖覽。方還啓事。芥蔕山川。鳴鏘廊序。盪胸浴日。交擅其長。方諸升林。殆復過之矣。時從貴門人王恆齋悉起居。粗慰遐鄙。恆父母今之魯山。車路已經。忽爾顚躓。文法困人。坐失琬琰。良可惜也。數年交誼。視兒輩都如手足。所媿畸人。莫致百一。弟老至無聞。內求性道。而未能悉謝人緣。焚棄筆墨。似此因循。深慙知己。風便附候。都不覼縷。敝郡牧令中。有可爲小兒運建鄉吹地者。祈瑤函一二。卽郵致王父母轉示。可免石頓之虞。禱禱。

燕山抵掌。一別十年。秋葦之感。無時去心。令問休暢。景卿百爾。野人疎陋。窒於鯉鴻。惟是高談在耳。舊詠娛心。千里縈紆。不覺其遠。側聞老世臺稅駕聖湖。心眉並飛。會方鍵關習靜。不即褰裳。居恆未嘗迷夢尋之路。及既咫尺。乃更河漢。抑何悖耶。緬惟昔者。飲德南返。間關鄭鄉。把奉太翁先生。款洽累日。相與謁聖林。登闕里。瞻姬公復聖諸廟貌。還拜祖太翁前賢於松柏間。聯袂行吟。繾綣惜別。曾幾何時。而琴亡梁壞。可勝悽惻。炙雞既媿昔人。馭寄亦乖驢責。古今之不相及。大略如此矣。令友玉昆。龍光載煥。其爲繼述。足以千秋。靜功圓日。當坐晤於雙高之下。倘鴿首東來。懷古越王之城。則日占紫氣。引領望之。率爾佈候。諸容面罄。不悉。

未刻上疏。先錄其半。以奉臺覽。敢祈弁言。用昭來禮。三都託元晏。乃始成行。莫爲之後。雖盛莫傳。道固然也。惟老世台不吝珠玉。成茲遠萊。率懇不恭。并祈原宥。弟會鼎載頓首。

鳴榔遄遽。當繇宛委山靈。慧力輕淺。不能多邀篇什耳。前懇大序。爲先嚴奏牘之輝。望即屬草。容泥首以謝。頃一筐附使。求臨池數行。惟教之。册卷明午繳上。先筆一通奉覽。小狕一筐。并求揮歸。即令奉謁。弟會鼎頓首。

吳御史涵

自趨叩函丈後。適抱微疴。靜攝數日。兼以大篇義蘊宏深。非末學晚進。所可倉猝卒業。反覆展誦。始敢管窺。遲遲未報。深用歉然。但涵實淺陋。加以舊學久荒。妄有贊歎。亦恐無當高深。如何如何。尚祈太老夫子

進而教之。耑此稟復。尊稿幷趙上不一。涵載頓首。

雖館事告終。日內彼此拜賀。世情雜遝。一時不能卽了。長安做官人。算此便是正務。良可歎也。承示大篇。久羈恐誤剞劂。昨力疾從燈下展卷快讀。恍如蘇滄浪斗酒披閱漢書。其樂無極。輒塵衰衰中。得時聆此德音。少陵所謂。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增長志氣不淺耳。謹先以三首趙上。非敢云僭跋。得附大集爲箋註之流。庶幾管中窺也。但諸臣篇。涵意以不付刻爲高。陳蔡大夫不云乎。其所刺譏。皆中諸侯王病。恐以吾道爲兕虎耳。如何如何。餘容續繳。幷寫拙詩呈正也。敝鄉親姚琛。新授崇仁巡檢。前已面陳。倘荷九鼎。如戴生成。幷祈卽發爲感。耑此稟達不一。涵載頓首。

前奉謁時。承問及刊工之精妙者。遍訪得一友。向係刻呂晚村天蓋樓之手。其鏤劃端好。筆勢飛動。所不待言。耑令人送到。其人朱姓。號若聖。惟祈採用。必不誤也。此稟涵載頓首。

嚴侍郎曾渠

疎逢良晤。不覺忽近一月。此心實依依左右。奈半月來。爲瘡瘍所苦。且有不可告人之狀。以此久疎我世臺先生也。幸到西湖。如此之久。而弟不獲時時攀教論。心自愧自笑。然非澹然忘之。此中有難以言喻者。卽告之世臺先生。亦未必遂相信耳。風日頗佳。曾得可意人否。日內因有俗冗。略緩一二日。倘圖屈敍也。昨未布復。耑此奉謝。書法之妙。眞絕頂矣。小弟渠頓首上。

偶因不得已。有一唐突語。命小价面稟。倘可周一時之急。弟於世翁三衢旋省之日。卽行奉趙。老世翁來

客敝地弟斷不敢爽約也實緣至急赧面耳亮之制弟渠稽首

前甚褻尊歉甚歉甚蒙諭之語已日爲留心奈因鄉間小事暫到山中兩日大約歸在初五便可報命也

耑此布聞不一制小弟渠稽首

相別忽忽月餘正思叔度昨承枉過始知臺駕到省今擬趨候奈體中偶爾小劇未得振足悵歉何已承

示佳句古氣遒勁絕不猶人眞傑作也敬服敬服所諭翹楚語意在童子乎抑非然耶明日稍可當趨叩

以悉制小弟渠稽首

董孝廉俞

一春陰雨不得時侍大教用深耿歉辱諭題藤陰讀書圖偶成二絕書正但可供捧腹耳不肖月初要往

婁江以客歲在都川鄭山老以一札屬謁顏州尊至今逡巡未往聞係貴同宗不知其果好客否山老之

札可恃否不肖恐徒折盤費故未敢去幸老先生示之鄭札呈覽覽畢乞付來爲禱修翁老先生小弟俞

頓首

董進士含

陰雨連旬幾有漏天之憂聞先生扁舟獨遊雙屐所至題咏必多三泖九峯爲之生色矣讀書圖勉應尊

命醜詩惡札自見欲嘔況大方乎仰求痛削稍霽卽走晤不旣小弟含頓首

春雨連緜不能走晤頃讀瑤章如觀大國之風吳人辟易矣舊刻二種呈教小扇倘可選略賜以大作庶

可邀惠於不朽矣。小弟含頓首。

朝承枉重。頃卽趨晤。駕尙未歸。悵然而返。知文旌明晨便發。聚首兩月。依依之情。如讀河梁之什矣。前趙二火傳諭。鄙作實契予心。卽改二語。今附正。先生風雅領袖。方今作者雖多。知愛我實深。敢以拙稿三種計八册。附先生行李。倘遇知音或選家。爲弟代致。一經品題。聲價自倍。弟蕭然四壁。分隔青雲。竊欲以此表見海內名公。相與者多。其未識面者。不過數人耳。今得先生。可以無憾矣。倘明日未行。尙當走別躬送。臨穎惘然。不盡欲語。脩翁老年臺先生大人知己。小弟含頓首。改讀書圖二語。希爲較正。看君意氣隘八溟。吐辭歷落詩淸泠。

昨知當事遨遊九峯。敝邑山川。想領略殆盡矣。韶九父子。俱滯秣陵。往問其家。漫無以應。此外藏紙者絕少。奈何奈何。容廣詢報命也。卽走晤不旣。小弟含頓首。閩友趙二火。想不能無望於先生。臥山六益兩公。聞已上達。托弟晤時。緩致此意。幷聞。

兩日微患目疾。不獲走晤。念切念切。適有小僕顧姓。爲圖蠹詐害。頃以一札達魯公祖。聞今夕奉屈臺駕。得爲鼎言。囑其始終照管。魯公祖待弟輩極有情分。重以先生一語尤妙。幸留神是荷。明走謝不旣。小弟含頓首。

往青溪兩日。不獲走候。弟處惟有廣韻。卽附來手。明後日當圖把晤耳。脩翁老年台先生。小弟含頓首。

張觀察衡

客春拜別。倏已再歲。遙念兩年兄孝履。此中常翼翼耳。正在懸想。忽辱瑤函。兼詢蘧使。知先年伯大襄已竣。未得走送墓門。躬效執紼。負罪莫贖。奈何。弟於春初。請覲旋里。遂有上谷之役。歸來匆匆。爲兒女俗緣所累。日與五作爲儔。伍俗氣撲人。不復知筆墨爲何事矣。承命書碑。未敢遜辭。揮汗勉副。拋楮滿地。無一合作。對大巫而卻步。可笑也。隕越盛舉。罪過不小。斷宜另尋名書易之耳。扁四字。具見兩年兄自命之嚴。承家作聖。實在於此。極爲歛衽。但欲稍寬報命。無訝其稽延爲望耳。兩年兄從吉匪遙。榮補在卽。弟無一芹之將。敢辱大貺。藉手奉璧。千祈心原。冬杪弟假亦滿。例當繳照貴衙門。想可聚首長安也。臨楮神馳。不具。

二册塗上。宄中勉副。不能如意也。聞法黃老畫。已經取到。幸付來手。前綾並求揮擲也。草草不具。小弟衡頓首。

連日未得趨教。耿耿。前煩求法老先生作畫。弟亦往拜一次。今可相催乎。幸留意不具。弟衡頓首。

俗緣日絆。欲結琴社未能。憾甚憾甚。一綾煩大書。送李仲淑年兄令姪太學生也。乞早教乃感。通法寺琴弟伺其在。可同年兄往觀耳。弟衡頓首。

連日俗宄。無有停刻。筆下亦帶俗氣。不能強也。承命書數紙。試筆不堪着眼。明日再寫呈教。恐終不中用耳。卷須稍爲展限。如何如何。弟衡頓首。

前蒙諭。手卷已送康老書訖。今又致南兄矣。想不至久滯也。昨送貴部人名。弟通未留心一看。不知弟俸

如何開祈抄示爲感諸晤罄。

年兄所付側釐以移寓不知所在另塗二紙奉教不足以當一噱也外有敝友端石一方托弟求售頗鮮潤發墨年兄欲得之弟卽取呈法照價亦不甚爭持幸示之弟衡頓首

黃處士雲

秦漢碑版夢想不得一見乃承傾儲見賜感勒可言謹謝謹謝小詩一首塗紙附呈求斧政垂和更感大約復日方得東歸衡老札領到錢塘札容卽草上晚雲再頓首

尊照如命敬題謹呈上唯改削存之晚有白雲庄廬墓圖未攜來其略在毛馳黃札中乞贈一詩書宣紙上至懇紙小幅幸查到史舍親薄程輶褻欲奉攀尙未得如願耳羅兄母壽併望華袞此亦至誠君子也脩翁老先生晚雲頓首

趙贊善執信

日者疎聆雅誨心常耿耿每欲奉求法書未敢唐突敝同年孫子立同有傾企之私今奉使安南欲得贈行數語倘不吝珠玉初旬幸賜下也尙容面頌不宣上脩翁先生弟執信再拜

鄧舍人漢儀

梓人周長年技極精敏而爲人更老誠謹以貢之臺下有所剞劂乞呼至堦前面授之必不辱命耳漫草一序祇以請教不敢災梨也上修翁先生老年臺小弟儀頓首

黃編修士塤

暑甚。不能走晤爲悵。昨研是一友人從粵中攜出者。眞青花水坑也。弟與之論價已久。因囊空未及購取耳。老年臺如喜之。大約非十金以外。不能售也。茲有敝友馬叔載兄。武林舊家。爲人儒雅。善琢研。若有佳石。必須名手。故囑其奉叩。幸老年臺進而教之。餘晤悉。黃士塤頓首。

王推官仕雲

顏先生人倫師表。私心嚮往良久。昨者因病臥。有失迎迓。亟欲請教負荆。日來未見手復。心甚懸懸。特此再求明示。或竟送席如何。穆翁先生我師。弟仕雲頓首。

天氣雖暑。禮不宜遲。已戒庖矣。確於二十五日。治具送顏先生旅次。借重道翁主爵。弟日來下體結燥。苦不可言。不能陪侍奈何。穆翁先生我師。弟仕雲頓首。

王處士宏撰

自違道範。迄今七載。緬懷丰采。寤寐爲勞。每於邸報中。得榮擢之訊。爲之喜慰。而道阻且長。不能時通音問。祇增悵望耳。小兒赴國學。趨謁台堦。仰冀照拂。知先生於故人之誼。定不薄也。臨楮翹切。不盡欲宣。

孤陋之人。兼以衰病日侵。自分邱壑老矣。乃逐時賢之隊。溷跡京華。不特夜慙枕衾。抑亦晝媿天日。而翰教遠來。遽以激昂相期。豈所望於先生乎。惟道阻且長。音問久疎。先生儼然衰絰之中。而弟未能稍申雞絮之儀。中心是疚。如何可言。誄詞見屬。不敢以功賤爲辭。但願寬之異日耳。佳稿尙未獲讀。容於天生處

取之。統俟再報。小作附呈。唯先生教之。病目草草。不能作細字。後晤無期。但有悵望。弟宏撰載頓首。

承手札。知寧人温喜。慰慰。墨刻之惠。如得百朋。此復並謝。弟宏撰頓首。

方欲走候。得手札。詢之使者。知已就道。殊爲悵悵耳。落魄腐儒。不能盡地主之儀。惟知己諒之恕之。搨筆黯然。修來先生弟宏撰頓首。

辰刻欲趨晤。知山遊必倦。恐悞美寢。是以不至耳。舍弟適來奉拜。午刻邀過其齋。鳳至亦同往。唯早過幸甚。修來先生。世弟宏撰頓首。

葉處士闇

從會稽客中。一別台教。不覺五易寒暑。歲月遷禪。如駒過隙。每當風雨牢落之際。未嘗不伏枕懷思吾脩翁先生之高誼。更篋中所藏珠玉。時時把讀。如對晤言。拙選詩觀二集。又補登大篇數章。以光不朽。闇風塵碌碌。浪迹江湖。所心服此道風雅宗主。以起衰末。如先生。當世有幾人哉。茲杭州敝友王樂天來京之便。謹修數行。奉候新祉。王兄精於岐黃。而詩句復大雅可觀。藉弟曹邱。得晉謁於龍門。便中假之齒頰。俾韓康賣藥都市。人人識其姓名。爲荷多矣。餘情縷切。不旣。

曾處士燦

別後卽有眞州之行。留劄寓中。候駕遣取。乃竟不果。何耶。嗣於二月內。復攜魏刻至金陵。又値仙舟往皖。恐有浮沉。復不敢留。今屈指數月。知先生斷不到蘇矣。故敢將原刻二十册附上。希爲查收。魏舍親旅櫬

已歸。其令姪從家來云。敝親母聞舍親之訃。絕食十三日而死。義士節婦。萃於一門。眞奇事也。敝友兄彭躬庵一書。及其門人梓行集中。幷爲附覽。可以得其大概。已先生以闡揚幽隱爲己任。倘遇名賢。廣爲流布。亦千古一佳話也。拙選苦不得竣。且卷帙日廣。愈難發行。未審當事肯爲將伯之助否。弟餬口無策。溝壑堪憂。先生誼篤友生。當必有爲弟地者。幸以教我。便羽附候。不盡神瞻。

正欲遣人走訊。得接翰教。知已返棹。刻下卒歲無策。小兒天花未愈。竟不能還山。明早奉叩履端。當親聆塵談也。田文宗諸詩。前已發刻。但在奇窘中。未得取回。俟遣走索報命。如駕行急。只得再圖後舉矣。何如何如。尊賻致魏先生者。似宜備一禮單。方可賫往。弟初四卽往眞州。往返在旬日間。鄧尉之約。萬毋見負爲祝。小弟燦頓首。

前月曾郵一緘。幷魏舍親合傳。託周雪客兄轉致。至今未見報章。豈竟浮沉耶。聞駕尙留金陵。千里江山。三春花鳥。盡收入少陵彩筆中。恨燦阻此帶水。不能一誦黃初佳句。使白間生黑絲耳。燦潦倒無似。溝壑堪憂。雖不得望昌黎之哀號。豈不能效唐衢之善哭。然終無有起而拯之者。信乎其命之窮也。先生文章風雅。齒頰皆春。散吹煦而生羽翼者。端有望矣。近欲重理過日一選。現在鳩工。前先生攜去序文凡例。皆較讎已定。別無副本。乞爲簡出。交學在兄轉寄。俟修補完日。卽當另繕一冊。就政有道可也。黃生想已不售。其入亦已謝去。重煩爲念。啣戢不旣。

前月附一緘奉候。想呈典籤矣。日望臺旌之至。懋如饑渴。坐守蕭寺。匝月有餘。又未見遣發紀綱。不知何

故。知躭西泠山水。或又別有奇遇。故遲遲其行耶。今再以數行奉訂。如過此月不至。弟將送小兒南歸。取道錢唐。當親賞魏舍親傳稿。及其文集奉覽可也。書到望即見答。勿令久稽爲感。本擬遣小力耑致。因刻下遭一意外之變。奔走經營。日不暇給。茲值便鴻。再函相訂。希惟原亮。臨穎主臣。

弟本不能作字。欲錄近詩就正。倩人捉刀。故爾遲遲。布鼓雷門。徒深皇恐耳。外箋一幅。求周年翁大筆。以爲光寵。望轉致之。今日因有公集。不暇走候。遲晨當就教。并話別也。大作已向秋翁處領到矣。容面致歸不一。小弟曾燦頓首。

西泠邂逅。殊出意表。但恨未傾筐倒庋。飫聆塵談耳。還山即致家傳於叔子舍親。緣以伏枕呻吟。參苓藥餌。爲費不貲。一切筆墨。概行謝卻。以先生爲文章宗工。景仰已非一日。又令祖老先生。大節凜凜。爲誼所不容辭。故倚枕構思。日內方得脫稿。即欲賫送。因向有重陽之約。恐彼此相左。徒費往返。茲值有便鴻。耑械附候。倘先生一時未得解維。或遣人到蘇來領。或俟大駕親臨。一聽尊指。大抵耑函禮幣。似不能少。先生幸一酌之可也。弟近奇窘異常。竟爲浙幕所累。小兒到吳半載。至不得歸。先生素重交游。能爲弟另覓一席否。韓昌黎所謂哀號泥塗。不得不望於大有力者拯而出之也。學在昆仲。刻下即有眞州之役。若到吳門。幸向申衙前。問朱明寺方丈。可得弟踪跡。否則遣人至光福。亦不遠耳。諸容面頌不旣。尊稿爲友人攫去。致七律一體。竟未登板。望速郵一册見寄。立竢立竢。

陳中書玉堪

憶江樓奉教。過承高誼如雲。迄今銘佩。弟於上年三月抵都。即聞老年伯仙遊之信。不勝痛悼。束芻絮酒。深愧古人。罪歉奚似。益都夫子見示尊狀。稔知老年伯文章孝行。不朽天壤。大筆纏綿委宛。曲盡孝思。使讀者聲淚俱下。溽暑節哀。千萬珍重。接手翰。極荷注存。感刻無已。但以弟樗材。而濫登薦牘。方日夕惶懼。門兄應有教我。乃亦爲不知己之談耶。拙刻散亂。無以就正。容俟臺駕赴都之日。細求指南耳。蘧使旋。草此布復。臨穎翹馳。

弟行矣。儲年兄尚有數日留。當更與老年門兄暢晤也。底事深感周旋。乃君自圖展報。悉之玉兄頻間。其別商。玉兄意欲藉鼎叨惠。弟於中亦可分餘潤。想老門兄所樂爲者。餘皆玉兄面悉。瀕行肅勒未一。陳玉堪拜。

伊中丞闕

憶違儀範。再易裘葛。注念之私。與日俱積。因乏便羽。未得時修候音。耿惻於懷。接翰教。悉老年翁孝履清佳。深爲慰藉。弟日事俗冗。逐逐於車塵馬足中。通無好懷。可聞知己。草此布復。附候起居。令兄門翁。不及專字。幸爲叱致。不盡馳切。

柯鼎俟考

昨臺旌俶發。未遑祖餞前行。以抒款曲。耿耿在中。至今不忘。既聞孝履清嚴。復不能以時佈候。殊深懷抱。茲當服闋。引領星躔。而惠音肆好。不啻面晤。發函展讀。何深以厚也。弟近狀平平。無足粗述。把晤非遙。姑

需來日。別諭使者。俱已領悉。肅械佈復。可任依溯。

翁員外英

前勞枉顧。以外出未及倒屣。殊深悵耿。豚兒荷老年翁栽培。弗敢自弛。以負恩施。但賦質駑鈍。卽日加淬礪之功。未審能仰副惓切否耳。月課求嚴加改削。倘得藉南指以不迷所往。感刻曷有旣耶。表題有時務急擬者。幷求賜教。所諭河差。前任以四月初旬到任。但今歲多一閏月。赴任則在來春三月。初定例以三個月。前題差自不出臘月初事也。倘可稍遲。倘圖面傾。率此暫復未一。

鄧參議秉恆

拜別之後。於八月六日至豫。是日卽赴宴入闈。不敢因循。本省舊習。平正並取。濃澹兼收。惟以不背朱註者爲尙。幸外監諸同事。力矯從前之奇苛。一切謄錄收受。悉從寬大。以故得卷甚多。除孤經卷少。不得不節取外。其三大經。盡拔其尤。文風稍變。廿名之內。似不遜江浙諸大省也。老年長兄自鑒別之。惟是所最苦者。舊撫守制謝事。新撫履任尙遲。場事一畢。內簾星散。求望顏色而不得。弟輩不得不束裝就道矣。然事例又萬不可廢。業已照上次措足。倘有一切不及檢點之處。望概爲包容。弟非木石。敢忘所報哉。弟爲先壠。不得不歸家一爲料理。幸卽賜完結。遠人得以安心。總容至京之日。泥首百叩不旣。

郭侍郎棻

拜別後。晝夜兼程。屆期抵汴。鎖闈視事。冰淵戰兢。中州文字。素多平弱。謬欲矯偏。諸美咸錄。幸外闈諸公。

力反前苛。士子各盡所長。頗得佳卷。老年翁玉尺冰鑑。自能照徹弟等苦衷也。獨是孤經寥寥。無由拔奇選雋耳。次第之間。大意可見。撤棘以前。愼重檢點。似無舛錯。但因郎撫軍督促甚迫。當日封卷。卽刻起發。字句差訛。未敢自信其全無也。總恃老年翁愛我憐我。慨爲錦覆。貴衙門諸大君子。並求切致。微有苦者。豫州節鉞。新舊往來。人情渙散。分校者見解卷迅速。漫不關切。弟兩人事竣冰冷。雖大聲疾呼。誰其聽之。千里之外。深慮愆期。不得不勉力從事。弟之素況。久在洞鑒中。知老年翁自能憐我愛我也。就中緩急肯綮。悉惟台命耳。元老函中。言之甚悉。不更覼縷。弟不久抵都。當泥首崇墀。稱謝高厚。並布餘悰。倉皇草率。不盡欲言。伏惟照注。臨楮禱切。

侯郎中杲

前駕駐龍江時。小兒輩往來潯上。過蒙老年兄猶子之愛。優渥過情。教誨之餘。復損隆惠。歸道種種。媿感何極。弟自去秋罹變。煢煢苦塊。死無生理。遙聞老年兄新履勝常。惟有北望。額手而已。茲以敝邑歲貢士王諱仁灝。故粵憲霍軒先生之令嗣也。齒少於弟十有五年。績學善屬文。敦盤之好。推牛耳者。幾遍海內。今甫逾壯。已裒然爲多士冠。入對大廷。久仰龍門。思欲自進於臺下。至出咨考校諸項。俱乞老年兄一一提誨而奬進之。弟係總角交。而兼至戚。故敢代爲先容。若夫文章聲氣之合。知老年兄別有賞鑒。固無俟弟言爲諄囑也。部中滿公。各求爲弟叱名道相念。苦次率勒。不備不莊。伏希崇照。憑穎瞻切。

憶晤別猶昨。而花事又一年矣。年兄擁江南勝地。値此春華。命駕飛觴。必多樂事。若弟寂寞江村。惟日與

同事。愁眉相向。幾不知爲春到人間也。捧讀瑤翰。色笑如親。不勝慰藉。前小兒來。便過龍江。叩謁閽役。奢辭。然弟實不敢謂年兄之薄。惟蕪關顧年兄。相計錙銖。雖舍間攜一蔬菜。必不使沾河潤。故彼銅役來。亦以直道相報。豈親厚如我年兄。而敢有所致疑乎。或誤指顧年兄之言耳。承示不敢不自白。倘終不能見信。差竣時。亦惟有如台諭所云可耳。笑笑。小兒旋再令叩謁。幸進而教之。種種俱俟面悉。不既。

王提學如辰

弟自前冬。重入都門。以爲可昕夕得領良朋指示。不意年兄忽讀禮言旋。離羣之感。時切寸衷。頃接手教。方知老年伯仙蛻已返名泉。祇以里地阻隔。疎節多端。罪歉當何似耶。屈指明春。臺駕自當北上。聚晤有期。是爲跂望耳。近日孝履清和。並闔宅康吉。謹此附候。不勝瞻切。

孫浣思　俟考

高賢賁止。得覲紫芝。草野後學。榮藉何可言喻。日來陰雨。未得趨叩絳帳。尚擬天時少霽。潔治葵藿。奉攀騶從。以伸嚮往也。思戰伐餘生。依人乞食。小集實類蛙鳴。顧影自悲形穢。謬以大君子不棄。不敢自文其醜。而不就政有道。日來諒蒙塗就。望即擲下。如謂小子可教。或可錫以弁言。思且不朽。侍獵圖可賜一覽否。竚立竢之。等於饑渴。先此瑣瀆清嚴。再容走晤不一。

張太守楷

竹樓豪飲。已醉飽明德。復承台惠。愧感益深。所訂已商之舍親。遲一二日。即圖面教。茲以便羽。附謝雲誼。

兼有敝相知吳姓。以臬司處細務來省。凡可以照拂者。希推分援之。感當無既。不盡縷私。臨穎馳切。過承渥愛謝謝。柬札收到。並切雲誼。所訂明春弟必預來面教。萬勿他就。禱切。禱切。佳卷新句。統此謝教不盡。制楷再勒。

何羽士規中

前月二十三日。台駕遊放鶴亭。山野適東渡越水。失迎爲罪。并未知駕發吳門。不獲摳衣相送。抱歉更何如耶。承賜聯句。令人爽目快心。懸之山樓。垂不朽矣。昨在山陰。擾兩水亭主人。道及台駕相敍於此。有澹影亭三字。失於面求。因特囑轉懇大筆。山野昔曾面求放鶴亭詩一二首。已蒙俞允。倘不吝珠玉。伏乞卽賜鐵畫銀鈎。勒石孤嶼。爲山靈生色。猶勝蘇公解帶矣。臨楮翹切之至。外附呈拙墨。并一扇請正。匾紙一卷。賤名單肅。

史提學逸裘

叨附風雅。仰庇雲天。浹歲以來。無時不溯洄塵下也。特以庸菲守拙。肆應無方。翹企之懷。徒困於心長綆短。緬惟世講之誼。雅契淵源。益勤仰企。敬因報竣之役。文牘之外。附陳家刻。用寫寸私。伏冀鑒存。諸藉青睞。不一。

釋興源

憶雲輧枉過。楊柳依依。春風融怡。今忽白露爲霜矣。流光如電。念之耿耿。每歎貴顯名流。華屋深居。高自

嚴重。閉置形骸。役役聲容之內。賢者或能放情詩酒。披閱經史。以自陶寫。卽一城一邑之事。猶未周歷。又安能網羅見聞。恢廓拘蔽。欲爲通人達士亦難矣。卽司馬子長。以曠世逸才。尙窮歷天下名山。周行萬里。而文始奇崛。故其論敍、陸離光怪。波飛龍躍。驚心駭目。豈非山水之靈。足以發人才思。滌人襟抱耶。君侯以泗上衣冠。聖門華冑。乃能驅車南北。徧求隱逸。五嶽煙霞。披尋殆盡。而溫溫和雅。不以富貴驕人。道性天悠。勝情霞舉。但恨交臂而失。懷想爲勞耳。華山之游。元訂晨登夕返。再談世外因緣。不意熊軾西征。竟上九華黃海。不知深林大澤中。亦有至人逸士。可遇而不可求。一興猶龍之歎否。晤長干沈君。知旌節近駐青涇。極爲欣喜。小言一章。奉懷明德。山野之語。不必以工拙計也。與三給諫歸楚。可曾來白下否。念之念之。尊寓鄰近有藏恕菴。其僧正信。頗多功行。閒時散步迴翔。翳然林水。亦可追濠梁風味矣。野刻山圖附覽。敬專侍僧。恭候興居。臨楮瞻依。近作五首呈教。

名顚　俟考

前者承年兄見許魚鰾。幸付來手爲荷。弟顚頓首。

王御史九齡

前承老先生年臺軒車枉顧。緣僻處荒村。離城六十餘里。有失倒屣。隨廁名諸同人之末。奉邀大駕。又不獲趨陪讌笑。彌深耿愧。昨捧讀瑤篇。格律高渾。意緒淸深。直令盛唐諸名家。退避三舍。邇來古調不彈。蟲吟瓦響。爭鳴於世。今得老先生李杜文章。振起頹靡。眞風雅之極幸矣。服膺何已。不揣效顰。呈削。珠玉在

前。自覺形穢。如何。幸直教之爲荷。刻下擬輕舟奉謁。因賤體冒風。而家君又以年衰。憚於遠出。東道之誼。殊抱歉然。外具微物。聊供一箸。伏冀笑留。家君命筆申候。臨穎翹切。

張侍郎鵬

都門得奉教言。受益良多。頻年因鯉鴻未便。未能時候台祉。然馳想之私。實與日俱積矣。年兄讀禮之餘。著述必富。方今聖天子。延訪鴻儒。振興古學。其足應風雅之選者。不當爲年兄首屈一指乎。未知服闋何時。入春明何日。拭目望之。至令兄先生。文行俱堪楷模。金昆玉友。可方軾轍。機雲。便中幸爲道意。敝通家兩孔兄。近日學業若何。高賢在望。不當時爲就正乎。相晤間亦祈叱名爲禱。率此附候。臨穎神依。

此題捧讀年兄大篇。及令兄先生擬墨。使弟有覩止之歎。令兄先生作。如登泰岱。俯視一切。千山盡是培塿。年兄作。如游溟渤。目空萬里。百川皆屬支流矣。眞稱一代機雲。弟當爲之拜服。僭評不能盡佳文萬一。望教之教之。弟再拜。劃然二比。具大閎闢。化古文爲時文。妙直一氣卷舒。中有無限精蘊。非沐浴乎大家。沉酣乎先輩。未易臻此。即起文恪諸公於今日。讀之亦應頻首。弟南溟擬評。

張尙書士甄

久疎塵雅。顒企殊殷。使至接大翰。承注問慇切。極佩遠懷。向以至誼攸關。自應相照。何敢煩齒及耶。寄箋書上。深愧塗鴉。何日命駕來都。得一敍契闊也。顒望顒望。使旋肅復。并候新禧。餘未縷陳。臨池瞻切。

疎隔塵談。兩更裘葛。每懷雅範。時切顒思。茲拜大函。承老年親翁注問殷切。莊誦之際。殊佩遠懷。使旋。肅

述謝悰。并候孝履。餘容嗣布。臨穎瞻馳。期侍士甄頓首拜具。

沈郎中允笵

臨行承年兄諄諄提命。長途銘刻。矢之沒齒矣。今藉芘試事告竣。一時公論。頗蒙許可。僉云夙習頓淸。爲歷科未有。庶幾少副良友切磋之雅也。惟是榜發匆促。恐不無疎忽。仍未審足當大方衡鑑否耳。近詩三卷祈年兄逐句分疏。一有差誤。卽祈郢正。或再有未盡之言。容弟入都補作。刻下神疲心竭。一字難成。想知己定當慈諒也。不盡委曲。在麟兄代奏。百凡祈鼎力維護。統竣旋日。泥首以謝。率勒不備。臨楮籲切。別諭貴役。曾喚數次不來。當事處已細述臺旨矣。并復。

孫侍讀一致

知己不加譴責。重以回示。謬爲鑒許。足見吾兄原天性敦篤人也。乃以水旱輕棄其鄉。數年來違手足之恩。割兒女之愛。疎親族朋友之好。爲東西南北之身。縱放意於山水。山水果可樂饑。卽肆力於詩文。詩文又安可立命耶。君子立身有本末。制行有輕重。吾兄所云。白首他鄉而不悔也。果從其本且重者乎。抑從其輕且末者乎。兒女長大。婚嫁似當關心。田地荒蕪。差賦將誰撑持。種種未了難完之局。吾兄淸夜自思。恐不能不一作歸計也。尤宜念者。長公寄行踪於旅食。次君荒正業而嬉遊。媳不得以夫爲家。女安得以伯爲父。然則吾兄所云山水文章。夫復何用。而白首他鄉者。亦獨何心。吾竊謂不可必之功名。姑宜少待。不必濃之遊興。似亦索然矣。歸與之歎。其能已耶。其能已耶。唐之世兄王姓者。已北行矣。不肖時懷集木

臨谷之懼。不敢以片紙進都也。幸知我愛我。鑒之恕之。見惠壽山石。頗屬時尙。敢不登拜。其繭紬一束。仍便付令兒女爲衣。弟當之不忍也。草此謝復。無任激切懸望之至。弟致頓首。

鄧觀察旭

去春爲送三小兒江北完婚。遲留先人舊栖甚久。種種疎節。難以言盡。復聞老年世臺。陛還之信。買棹奉候。冀圖一申祖餞之私。不料台旌十日前。亦已欲行。悵惘無已。未幾承高足白仲調年兄見過。出老年兄留別珍貺見貽。捧對之下。益深感愧。茲因羽便。特此報謝。貴衙門改授之例。雖目下暫停。側見皇上破格用人。都非常情所能窺測。以老年臺世家鼎望。兼之才隆德厚。計不次之擢。當在指日。竚賀竚賀。但山中病骨。未審何日再奉天上清光。念之可勝馳結。晤呂錫老。乞切切致懷想之私。至洪谷老南綰淮關。生以意外牽滯。未獲造訪。迄今耿耿。都煩叱名道念。臨楮不盡依依。

撒進士木哈

報命北行。叨愛諒容附驥。招徠無術。底事正爾關心。捧讀來翰。眞不啻面領教言。卽欲遣人再往。第恐亦緩無濟於事矣。蒙諭銅觔之說。自是事出一轍。弟因錢銅買辦艱難。勉將銅板廢銅湊足。今裝運在船。以俟開行。貴關所欠無幾。惟尊裁酌收完局。蚤便起行。所云有不容已之事。弟詣省之日。當面商可也。並祈老親翁心照不旣。

田少傅種玉

隆施盛餞。稠疊有加。每一思之。感慚交集。十九日自潞長行。仰藉蔭芘。一路安驅。二旬內已竣兩河試局矣。此後局戶索居。毫無事事。勞人草草。何以消此歲月耶。窮愁岑寂。尚未深嘗。不敢預陳。以廑台慮也。率修短楮。用慰遠懷。臨穎依馳。惟有延竚。